

社會奇情
記實小說

紅梅

劫

上集

紅梅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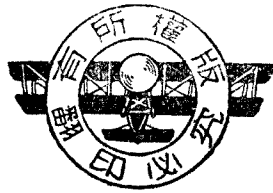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新三版

紅梅劫上集

洋裝一册 定價四元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紅 綃

出版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序文

我們深深的感覺到現在做小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為現在的讀者知識水準無形中已經提高了不少了。另一方面讀者的求知慾一步一步的較前也增加了不少了。對於讀品的選擇也隨之苛刻了。爲了這樣，我們持筆爲生的小說著者，是漸漸的感到說部的結構困難了。

同時，我們又感到讀者對於讀說部的目標，漸漸的也改變得多了。在十年前是歡迎虛張誇大的著品。現在呢却又斷然不同了。他們需要現實，需要有條理的動人著述。他們確已厭棄以前一般不切事理誇大狂的小說了。尤其是一般空中樓閣毫無根據的說部，是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了。

紅梅劫是一部完全以動人的事實爲根據的東西，在報章上登刊的當兒是受到一部份讀者的歡迎，他們並且屢以信緘來督促在下設法出版一種單行本。但又因爲內容非常的冗長須要上下兩集分頭出版。這是上集還有下集大約三四月後就可以問世了。不過有一點可以告慰讀者的，紅梅劫在表面雖然分爲兩集。但事實上你如果僅購買上集或下集，皆可以單獨看的，假使上下集同時買了那當然更覺到一氣呵成的好處了。

紅梅劫一稿在殺青之後，我便覺得是滿意的，因爲結構方面皆是注重於真實性的。因爲有若干段落皆是確切動人的事實。因此我敢向讀者保證讀完了我這一部紅梅劫。至少的限度是並不白費你們的寶貴時間哩……再會！

紅綉序於二十九年除夕前一日。

社會奇情
紀實小說
紅梅劫
目次
上集

- 第一章 鴻福里索債起風波……………一
- 第二章 涎美色院長設圈套……………九
- 第三章 抱不平英雄打出手……………一八
- 第四章 偷鷄人偷蝕一把米……………二七
- 第五章 佯病榻淑女報知音……………三三
- 第六章 明大義劍華拒亂命……………四〇
- 第七章 城門火殃及池中魚……………五三
- 第八章 捨身救父約法三章……………六一
- 第九章 設奇計裝病離虎口……………六九
- 第十章 多情女自願投羅網……………八〇
- 第十一章 金屋藏嬌春光泄漏……………九一
- 第十二章 鏡花水月遺恨無窮……………一〇一

社會奇情
紀實小說 紅梅劫 上集

第一章 鴻福里索債起風波

三伏天氣，熱得要命。太陽落山，鴻福里中，立即開人體展覽會了。大塊頭飯店老板塌鋪睡滿了一藤椅，一雙腳擡擱到半空。哈腰裂嘴的在拚命的挖腳了，旁邊長凳上的伙計們，受了阿摩尼亞的氣味，先後搶到上風去扯淡了，小皮匠阿四和飯作中阿德都袒着上半身在專心一意下象棋，賣糖粥的生意不做，却在搶手動腳的相幫小皮匠跳馬將軍，阿毛娘拎小雞也似將小阿毛拖到木桶中去忽浴，廂房間阿姨正忙着將電燈接到弄中來，因為八圈還沒叉完，說不定戶外風涼，再連上四圈，阿富和十多個孩子包圍一個小書攤，每人一本，在用心讀書，唯有三號的娘姨太不識相，將兩條不明「籍貫」的褲子，水淋淋在木盆中又起來，懸旗慶祝般的橫掛到弄中，一滴水可巧濺到了一位阿拉同鄉的頭上。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可一口咬定是女人家的褲子，結果由掃弄堂老李出來證明，是三號主人宋先生的衣服，絕不是宋師母的，又將娘姨申斥了兩句，阿拉同鄉信才勝利滿意，拭着額角上的汗珠兒，匆匆的走了，七號的面前，垃圾桶間壁，小桌高檯子倒有四五張，長幼老弱，都在進晚餐了，喝酒的豁拳的，亂烘烘熱鬧得一天星斗，七時三十五分，突然有五位不平凡的人物，挺腰凸肚的走進了鴻福里總弄，為首一人，豹頭虎眼，身材高大，頭戴藤皮草帽，身黑印度綢長衫，紗鞋絲襪，手執一把黑紙扇，滿透出一派斯文氣象，第二個雖也是一樣黑綢衣穿着，可是瘦骨嶙

嶙，登肩曲臂，一望而知其爲烟國人民了，但你不能小覷了他，因爲他與前頭的那位老大，是唇齒相依，魂魄互用。再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一狼一狽，至第三到第五這三位却是短衣階級，沒領頭的黑香雲紗短衫褲，袖子撈起了半截膀子，青筋暴露，刺花活龍活現，還有黃天霸十一郎一類的五彩刺像，這是他們唯一的有力招牌，彷彿在傲然的告訴人「十一郎卽是我也」。「黃天霸唯我可稱。」因爲這五位面生不熟的老朋友，雄糾糾氣昂昂衝進了弄堂，當然在無形中會引了一陣子驚視愕顧，交頭合耳，竊竊的私議，大家都已意識到，眼前僂有一幕不平凡的好戲演出了，因爲無論何時何地，一有了不平凡人物降臨，那麼，不平凡的事件，必然如影隨形，追蹤而至，這是大造地設的鉄律，大大小小，百數十道目光，一齊集中到這五個人的身上，當他們走近任何一個人的身邊時，這人必然要瞠目一噤，「弗要來尋着我！」他們很快的走進了支弄第四家的門口，立定了脚步，也不進去，乘風涼與吃晚飯的人們如蠅附羶一般爭先恐後的趕到切近來，等着看好戲，說不定，他們還希望有全武行帶打出手的好戲可看呢，但是這種理想，時常不能兌現，因爲不平凡的英雄們，除非到了不得已當兒，都是採用「開弓不放箭」的策略，「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又說「光棍軟如綿，洋盤硬似鐵。」有了這幾種原則，更加上四不主義，（打不過對方不打，沒錢不打，肯出錢的不打，自家人不打。）於是幸災樂禍的瞧熱鬧人們，當然時常要看到空雷無雨，「華容道」傑作了。因此鴻福里的「好老好少」明知又是那麼一回事，可是依然在希冀着能夠例外表演一下子全武行，爲首的大塊頭鐵腿胡四福先自咳嗽一聲，將嗓子裏清除一下子，然後朝裏邊大聲叫道：「喬老頭，喬阿德，走出來說話。一個五十多歲，佝僂着上身，帶來一面孔悲傷憔悴的神色，很快走了出來，打躬作揖的說胡先生和方先生等請到

裏面來坐一會，有話好說，若干雞熱鬧的人們，不禁大失所望了。他們都以爲屋內跑出來，也必是虎頭燕頤之徒，那才可以一言不合，立刻擺開拳頭，打一個天翻地覆，豈不妙哉？豈不好看煞人也麼哥？可是事與願違，來者偏是一個「鷄肋不足以當尊拳」的老頭皮，眼見沒有「打」的希望了，可是並不肯散去，「求知慾」却在催促他們務必將此事的根柢探問出來，否則連覺都睡不着呢，於是好管閒事的王家伯伯，與西鄰妙珍姑娘，立即向大衆義塾廣播了……這齣老頭是江西萬載的人，夫妻倆到上海來有二十多年，沒有兒子，祇有一個愛女，叫做喬紅梅，早年喬老手中還有些積存，女兒是一個什麼「醫生」學堂畢業，現在一家醫院中做看護，自從前年與人合資開店，被人套騙了乾淨，祇靠他女兒在醫院中當看護，拿點薪水來維持家用，生活是清苦得極了。阿德又是一個拘執慎謹的老頭兒，自從上了奸人的圈套，將一點老本弄光了之後，成日家書空咄咄，百不如意，幾乎成了個神經病者，喬奶奶是一個勤儉持家的賢明主婦，雖然已有四十七歲的年紀，身體却相當的結實，眼見丈夫由小康變成了赤貧，她一點都不埋怨丈夫，更可憐女兒日間在強華醫院中服務，晚間還要到霞飛路郁公館去，教授兩小時的英文和算術，十時後，能步行返家，疲乏到極點，次日早晨七時又要起身往醫院中趕去了，她想給女兒分去一點負擔，日間到弄口幾家認識的商店中去收些衣服來洗濯，夜間，又到香燭店去收些錫箔來，折成小鐲子，雖則是所得極微，但亦不無小補了，不料毛病就此也跟着來了，她是不動手勞苦慣了的人，一向都是使用娘姨大姐的，如今，親自動手，又逢到一個大冷的冷天，她又捨不得拿錢去泡一壺開水來摻和冷水，咬緊牙關，在滴水成冰的天氣，一大桶一大盆的老布褂褲洗出來，時常衣服掠到竹竿上，一雙手凍得好像不是自己的手了。日子一多，便成了一

種痛苦異常的筋骨毛病了，過了春季，爆發起來，呻吟床席不能動彈，她女兒爲了晚間要侍候母親的緣故，又不得不忍痛暫且停止到郁公館去教書，醫院中三天有兩天告假半日，所幸紅梅的人緣極好，若干同事都很同情她孝順母親，很有些熱心朋友預備在物質方面予以援助，可是一概都被她婉詞謝絕了。但老天弄人，她母親的毛病越醫越重，漸漸的到了真可救藥疾入膏肓了，她終日以淚痕洗面，一簣莫展，老喬呢，更是神經錯亂，魂不附體，到十二分無聊的當兒，就買一瓶高粱酒來，喝得天昏地黑然後，大哭痛喊一陣，發泄他的胸中惡氣，那一天，他的女兒紅梅見他清醒的當兒，與他商量了，母親的毛病，睡上去無論國手聖醫，也是回天乏術了。假使他老人家一倒下來，家中連一搭錫箔都沒有錢買，更不要談到衣服棺木了，却要先得一個辦法才好啊，老喬歎氣道：梅兒，我的境况你難道還不知道麼？我有辦法，就是打開頭也要先去想些錢來作醫藥費用呢，上海灘上人，百分之百是歡喜錦上添花，沒有一個肯來雪中送炭的。在你父親沒有失敗的時候，祇要哼一聲，立刻便有人會送錢到門上來，五百一千，祇怕你不受，現在呢，不要說五百一千，就是向他們借十元五元，都得一口回得乾乾淨淨，沒有置喙餘地，結果還要聽上一陣冷嘲熱諷回來呢，我想還是你到院中去好生將家中困難情況向院長說明了，自會得到一些補助的，梅兒，你要知道，事急無君子，這時候，我們便是顧臉面，環境不容你顧了，好在我們是不得已才告貸的，或者可以得到院長的原諒吧。紅梅兩泡熱淚，含在眼中，只能點了點頭，老老面皮，趕到了強華醫院裏，先見庶務主任宋大江，將母親疾病危殆家無分文的話，對他詳細的訴說一通，兀自說不出借貸的話來，可是宋大江這傢伙，是一個著名的勢利之徒，心眼兒八竅，十五擋算盤，當紅梅入院服務的第一天，他已經胸有成竹，想借重她的美麗活潑姿色，撈上

一票，及至後來見她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生恐畫虎不成，於是打消他的特殊念頭。今天想不到她會來自動上鉤，他當然具滿面孔仁義道德，十二萬分扼腕同情，可是他猾皮鬼臉的對她詳問道：喬小姐的來意，是不是預備多告幾天假。紅梅粉面一紅低頭說：宋先生，我的來意，一則是請幾天假，再則……大江故意追問一句道：再則什麼……呢？她的粉面越紅，頭幾乎要垂到胸前了，不得已道：再則呢，想請宋先生轉達院長一聲，請予幫忙……宋大江依然故意扯淡道：喬女士的意思，是不是要將令堂太太移到本院來療養……紅梅愈加窘急了。忙道：家母已是朝不保夕的人了，不能住院了，我所說的幫忙，却是希望院長在經濟方面，稍予貸借，以備家母身後之用。欠款在家母過世後，在我的薪金上按月拔還，決不有誤，她紅着臉說到這兒，可將頭低到胸口了，這位主任先生面孔上現出很為難的樣兒，停了半晌才說道：此事非常的討厭，因為本院沒有這種借錢的先例啊，可是你爲了母親生病，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罷罷，還是由我去和院長商量去，明天下午三點鐘，最好請令尊駕臨南京路桃園茶室來。與院長親自碰面一次，我自會從旁邊用言語來幫忙，多了也不會答應，三五百元，我以為總不致打回票的，只要令尊的話說得好聽一點，此事便有辦法了，今天你先帶五十塊錢回去，應付急用，紅梅感激不盡的拿了錢，辭了主任，趕回寓所，將以上的話，對他的父親說明了，老喬當然也是歡喜無已的了，不過她母親却就在這一夜與人世長辭了，紅梅哭得死去活來，昏厥了好幾次，到了次日天明，先到壽材店中去買了些壽衣來，給母親遺體穿了起來，到下午二時許，老喬就到桃園茶室中候着了，直到下午三時五十分鐘，才見主任先生與一位又黑又胖的老頭兒，走了進來。老喬是與主任認識的，連忙起身招呼他倆，一同到一個小房間中坐下了，主任連忙過來，先將院長的上裝卸下來掛到

板壁上。又掏出一塊手帕來，將椅子上揩拭一回，然後再請他入坐，回頭對老喬說：「這位便是做院院長韋洪德先生，老喬忙立起來點頭哈腰的說：「久仰，久仰，這位矮院長縳着一臉橫肉，兩道掃帚眉一皺說：「你便是喬紅梅的父親嗎？」老喬躬身唯應，他伸手對他一擺說：「坐下來說話，不要過份客氣了，老喬遵命坐下來。主任先生裂開一張蕨片嘴，對院長說：「這事又要院長幫忙了，喬女士在院中工作很認真，現在家中遭了這樣大的難關，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啊，老喬哭喪着臉，淒然對院長說：「我們內人已經在昨夜十一時十八分死了，主任首先詫異道：「噢，已經去世了麼？太苦了，既是這樣的說，院長非幫忙不可，可不是嗎？院長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也似的說：「要借多少，主任先生搶着答道：「大概有五百塊錢夠了，現在這樣賞得不得了，衣棺殮物，沒有三五百塊錢是應付不了的，院長且不言語，過了一會兒，才冷冷的說：「錢儘有，不成問題，不過，總要一個担保才行，主任到此刻將老喬的肩頭輕輕一拍說：「你且隨我出來，我有話告訴你，老喬起身隨他走到門外來，主任附耳對他說：「倒不是院長不相信你喬先生，可是從事實方面說，倒底是五百元一個不小的數目，要我担保，我也知道，你現在到那兒去尋担保呢，這却是一個絕大的難題，不過我倒有一個絕好的辦法，只是不知道你喬先生贊成也不，而且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老喬忙道：「只要主任吩咐下來，老朽無不遵命，主任又自疑遲了半晌，才開口鄭重的說：「喬先生，我的主張，你如果認為對的，不妨採用，萬一你以為不大妥當，也不能夠強迫你的，老喬道：「你還會給錯路我走嗎？請講罷，我決無異議的，主任道：「令愛今年的芳齡多少了？喬老頭道：「十八歲了，他又說：「已經訂婚沒有？老頭道：「還沒有，主任道：「好極了，此事再合式也沒有了，你們令媛在做院工作，深得我們院長的器重，巧得很，我們院長夫人，是今年三月間去世的，你想，我們院長的公館

裏離得掉一個內務主持人麼？若干的朋友，給他做媒，他都不滿意，因為他的眼界太高了，非要才貌雙全的姑娘們是不會看中的，有一次院長會在我的面前這樣的說：喬女士却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姑娘，我很贊成她。而且她很勤儉，誰討了她回去，倒能夠持家呢？你要知道，我們院長是一個不輕易讚美人的，如果……如果令媛願意下嫁與敝院長，真是一雙兩好，再適當也沒有了……老喬知道女兒是一個心高氣昂的新女性，她平時之所行所爲，老喬已經可以推測出她一定不會願意的了，但是眼前死人挺在床上，告貸無門，如累不答應，五百元當然不會到手的了，沒有錢……這怎麼辦？事已如此，祇有答應了再說，老喬在當時頗費躊躇，因為他深知他女兒的情性孤高貞潔，若干的公子哥兒來向她追求，還蒙不到她的青眼，何況這箇年已半白的矮胖得像一段冬瓜也似的老頭兒呢？但火燒眉毛，要先顧眼前呢，就不能打如意算盤了，而且他還顧着一種奢望，以爲女兒或者因爲環境的壓迫，低首服從了，那麼她自身固然是一生吃着不盡，就是本人，這晚年衣食用度，當然也由東床快婿來照顧了。想到這些地方，更不假思索的對主任說：此事能得先生從中作撮合山，再好也沒有了，不過老朽要回去與小女商酌一下，與大局無甚關係的，主任點頭道：自然要商得令媛本人的同意才能行事啊，現在你急需款項派用場，當然是等不到三天兩日的，可是話得說明了，我們先君子後小人，今日由我兄弟担保，向韋院長先借五百元，你出一張筆據與我，婚事在尊夫人身後事務結束之後，再進行一切，但有一層，我兄弟在此刻不能不預先特殊的聲明一下子，就是關於婚事如果不諧，你老哥也得先給一個可靠的條件與我。因爲我們院長是一個誠實不欺的君子，反覆無常的事件，他最痛恨，不要在洋錢到手，難關度過，忽然變起卦來，那麼簡直不是與院長難過，是在與我難過了。到那時，不消

說，院長當然要指我與你家父女聯起擋來，騙他的銀錢了，不獨要敲碎了我的飯碗了，不得還要請我去吃官司呢。老喬連聲道：「不敢不敢，那簡直不是人做的，我喬某癡長五十四歲，從來沒有幹過對不起人的事情，你主任這樣的熱心幫忙，我除非是禽獸，才能計算慫恿。他道：「既這樣說，也不必多講別話了，我們進去，主任對院長耳語了多時，只見矮冬瓜的臉上，露出一種難以描畫的笑容來，探手入懷，在上裝袋內掏出一本支票簿子來，隨即簽了一張五百元的卽期支票，扯下來遞與主任，再由他放到老喬的面前說：「這樣罷，來一個折衷的辦法，現在你且簽一張借據給我們院長，日期定爲一個月，如數歸償，老喬急道：「主任先生，要我們一個月歸還，是辦不到的事啊，院長在這兒，我老喬不敢說謊騙人……主任笑道：「你休要如此的着急，先將我的話聽到底，我說：方才對你說的那件事，如果得到令愛的同意，那麼，今日作定，今日便當面燬了這張借據，明天成功，明天便燬了牠，不過萬一此事發生什麼變化，那麼，院長是可憐你們慷慨借出的錢，雖然不會要你們分文的利息，可是一個人總得憑一些天理良心，本錢應該如數屆期歸還的了。你以爲我的話對麼？老喬一面在寫借據，一面來不及的說：「原是這樣的辦法，我們當然應該遵從的了，關於那一件，更請先生放心，她是我生出來的，我敢說這一點兒主權還有咧，不一會借據寫好了，主任先拿去看了一遍，認爲滿意，又呈于院長閱讀一下，也沒異言，主任抬頭一望，時鐘已經三點半了，忙向老喬說：「你快到交通銀行去將款子領出來，時間不早了，再遲只怕就領取不到啦，這你將尊夫人後事辦理完畢，再到敝院來談談罷。」老喬再三向他與院長稱謝了一番，出了茶室，跳上人力車，趕到交通去將五百元領了出來。

第二章 涎美色院長設圈套

匆匆的回到家中，紅梅哭得淚人般地守在母親的尸身之旁，一見老父回來，心中忐忑不已，祇恐借不到錢，那就僵了，她拭去了淚珠兒，搶到天井中來問道：「爸，借到了沒有？」老喬連連的點頭道：「院長真是一個菩薩心腸的好人啊，你放心吧，一切都可以解決了，紅梅聽得，在極度悲苦的壓迫下透了一口氣，於是連夜去買了一口一百二十元棺木，又買了兩套綢製的壽襖壽裙，也不用什麼儀仗，祇叫了一輛運柩的靈車，一輛出差汽車，父女倆將棺柩送到了馮西一家經濟寄柩所去，揀一個普通的位置，安放好了，紅梅大哭一場，經老父再三勸止，這才收淚返寓，可是令他父女倆驚訝的，一入門，便見客堂的當中懸起一幅淨白真毛葛的幃子，黑絲絨做成一個二尺見方的奠字，左右懸着一副白板綾黑絨字的輓聯，東西的兩面壁上，各自懸着一軸絲質絨字的素幃，和一副白綾的輓聯，仔細一望，却原來正中是韋洪仁院長送來的，東邊是強華醫院的，西壁又是強華醫院同人的當中的神台上安放着一大堆的名貴香燭，和大塊的錫箔若干方，估量代價祇少也得百元以外才買得到。紅梅的心中好生納罕，她暗自忖度道：「我在院中服務，雖有半年多了，僅僅在最近的三星期之前與院長會過一面，至於院中同人，向來是各做各事，漠不相關，更談不到什麼感情，看官，下走在這兒不妨將強華醫院的內容，略寫幾句報告一下子，這一所私人設的醫院，共有三個未入流的冒牌醫學博士，他們皆是某醫院的護士，搖身一變而成的，另有八名女看護，四名男護士，一個事務主任兼賬房，一個茶役兼掛號，一個飯司兼包車夫，統計起來，不多不少一十八名，外邊的招牌上煌煌大字，本院救濟

平民，診金不收分文，假使你有些兒頭疼傷風，自投羅網的撞了進來，那麼，準得做了被敲的大竹槓，要敲得你體無完膚爲止，一點不錯，診金分文不取，號金却要一元二角，少一文法幣也不行，待你忍痛熬了第一記重敲之後，第二記便變本加利，明明你是頭疼傷風無關緊要的小毛病，可是到這三位寶貝醫博士口中一吹，立即形勢嚴重，不是說什麼虛列拉，便是初期猩紅熱，說得心驚胆怕，肉跳魂飛，不得不向他們喊救命了，於是打一針大洋十五元，照一照，大洋若干，性命要緊，要錢做什麼，自家腰包裏挖不出，叫女人抱衣服到長生庫中去，假使連衣裳也沒有，的話，寧可磕頭下拜，去分請親友幫忙，性命要緊，諸如此類，你假使住院療養，那麼，待到出院時，尤其不得了而又了不得，程咬金回馬三斧頭，要將你砍得死半活，什麼房金，飯金，洗衣費，什役費，最後一票新院建築隨緣樂助捐，花樣繁多，不及備載，隨中的八位小姐，都是霧鬢雲鬟，煙行媚視的摩登人物，除却喬紅梅守身如玉，儉樸勤勵自成一格外，其他的皆是鈎心鬥角，驚艷爭奇，尤其每當月底院長到院視察時，打扮得加倍起勁，粉白黛綠，月媚花嬌，院長的辦公室中，簡直成了一個大型的走馬燈，來來去去，川流不息，倒茶的敬烟的劃火柴的，捧帳簿的，院長假使今天對誰多說一句，或多瞧上一眼，那麼，其他六人，立即醋心翻倒，背後詛咒就來了，「格隻寡老，頂頂弗要面孔，院長一來，伊個骨頭馬上就要輕得來，嘸沒四兩哉，儂看拉，今朝夜吳伊又弗告假出去，送到東方，讓矮冬瓜窩心哉。」院長是公平交易向不欺人，在院的看護，誰到東方飯店給院長「特別看護」過一夜或十夜八夜不等的，應該拿三十元薪水的，則照次數遞加，每一夜特別看護的代價是加薪五元，內中有一位王小姐，由十五元起薪現在已經加到一百十五元，可見院長是有限制的，薪水不得超出一百二十元，特殊看護的次數却沒有一定，有時他高興起來，

一百二十元外，還有特賞的，這是她所企求不得的，因為這個特殊的關係，高紅梅的薪水三十元，老是這個數目，另外還有一位胡女士，綽號叫做胡燒餅，因為她的皮膚生得粗黑，鬍兒又像一隻胡燒餅，甚不漂亮的程度，可以想見了。可是她仍然野心不死，居然也在東施效顰的塗脂抹粉，一張面孔，弄得像一隻紫蘿葡滾下石灰缸一般的難畫難描，她搭不到院長退一步去轉帳房的念頭，又告失敗，再退向終日在一起的四個護士身上用功夫，依然不濟，她沒有辦法了，只有自嗟紅顏薄命，難得人憐而已，至於男護士四人，尤其打扮得非男非女，油頭粉面，十二分難看，戍天價在吊膀子濫胡調上用功夫了，這其間女的男的去，爭風吃醋，醜態百出，絕非禿筆所能仔細形容的，且岔回本文再說紅梅的一寸芳心中，十分的奇怪，她以為同院的男女同事，一向是將她當一個外國人看待的，如今怎的忽然與自己這樣的客氣起來，真是測摸不透的怪事了，她又想到：忍不住就向她的老父問起了借錢的條件與詳情，老喬到此刻覺得此種事醜媳婦終有一天要見公婆面的，便吞吞吐吐的將主任先生從中作伐，將她嫁與院長做填房的話，發表出來。紅梅不聽猶可，一聽到這一個不良的消息，無異是半空中一個霹靂，簡直震得他發呆了，面色頓時慘白，低下頭去，半晌無語，老喬見女兒如此情況，當然內疚神明，似乎不應該獨斷獨行，叫愛女今天追悔驚愕，而柔聲對愛女說：梅兒，你不要焦急，更不必怨恨我老喬，你做事，要知道你母親躺在板上，與世長辭，大熱天氣，不能多延挨一小時的，如果不要這五百元，那麼，難道還忍心叫你母親斷施材麼？「不要說還有你這麼一個已經能掙錢的女兒，便是沒有也你不能的啊，好在是填房，不是偏房，這一點你要弄清楚，而且你為母親去世沒有辦法才下嫁與一個年歲相差很大的丈夫，環境逼你如此，不敢料得到，絕對是沒有人來笑你的。紅梅

拭淚對她父親說：我也知道這是一條必然逼走的絕路，可這我寧可負着不孝的罪名。絕不能甘心送給一個社會人魔去作玩具的，欠他的錢，最多不過還錢而已，們兩日來的一切用度，不過二百元罷，還有一大半，不妨先還給他，所欠的二百元。我每月拔還他三十元，預備給他白做了七個月工作罷，老喬道：好女兒，你可不能給老父受罪罷，你是曉得的，不但那個主任先生口似懸河不容置辯，尤其是你那院長，更難應付了，更何況我又立了一張筆據給他們了，要還錢一個月內，否則就要履行嫁女的諾言呢。紅梅忙道：這倒不必害怕，欠錢不是什麼殺人的罪惡，將來就是鬧到了公堂上面，也不過是還得出的照還，還不出的分期拔還，絕對不會吃官司坐牢監的，你老人家儘可將胆子放得大一些兒，先與他們情商，便道我有暗疾，正在調治，三年以內，不能結婚的，他可以原諒我們，則一了百了，否則他們如果狗臉生毛有什麼強硬的舉動，那麼，你老人家絕勿害怕，上海灘不是荒山僻野沒有法律的，公理自在人心，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你老人家不妨將此細情，朗聲告知大眾，進巡捕房也好，上法院更好，總之，我們欠錢，一點也不賴欠錢，錢，分期拔還，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法律還離不了人情呢，祇怕借錢圖賴，那才犯法呢。老喬給他女兒這麼一說，倒也壯起胆子來了，可不是麼，他立即拍胸安慰愛女道：孩子，到底是你新腦筋，講出話來，頭頭是道，爲父準依你的主張照辦就得了。父女正在談話間，郁公館的汽車夫手中捧着一隻送禮的小拜盒，走進客堂間，紅梅在後邊的小房間內，由小窗洞瞧出來，認得是王阿三，立即出來，阿三忙對她躬身說：喬先生，這是我們郁太爺送來的，一點薄敬，聊代楮箔的，他將盒子打開了，取出兩搭票子來，他又加以說明要：這二十元是太爺送給老太太買菓子香燭燒的，另外一筆二十塊錢，却是太太送來，給喬先生爲老太太做一些功德超度老人家早昇仙。

府紅梅唯唯稱謝不已，忙要拿兩元給車夫作酒資。那知阿三搶着說：「我們太太早已給我了，她還叮嚀我，不許收喬先生分文，真的。」換一句話說：「理應送一點紙箔來，才是道理，怎敢再收你老人家的賞賜呢？」再會罷，他說了返身便走，紅梅追出來叮嚀道：「阿三哥，煩你給我家父女兩代向郁先生夫人致意，我們是萬分的感謝啊！」老喬再也想不到聘請女兒未久的郁公館，竟會送來這一份厚禮，由此我們便可見紅梅處世的人緣極好了。老喬便對紅梅低聲說：「有了這五十元拚上去，祇缺少一百五十元了。梅兒，我問你，假如你到郁公館向郁夫人細訴苦衷困難，向她暫借百五十元，或者能夠邀得夫人的同意，慨然應允，那不是有恃而無恐了嗎？可是紅梅這個小姑娘，生性自愛，她以為人家這一份厚禮，已經是格外的優渥了，如果趁着這時去又向人家去借貸，這不只要被人家批評一聲好人做不得，善門難開麼，甯可另想別法，絕對不能動這念頭的。」老喬也不相強他，到了次日，主任先生親自降臨鴻福里，約老喬到大新去吃茶，順便告訴老喬韋院長已經決定在七月望日納采，八月中秋結婚了，想不到老喬竟會冷冷的回答他道：「對不起，主任先生，小女現有暗病，五年之內，不可結婚。」主任先生簡直是呆住了，冷下面孔來說：「你這什麼意思，你的話我簡直是聽不懂啊，你……」老喬索性爽快的說：「實不敢相瞞，小女不但有暗毛病，她並且不願意在生母死後的二三年內，與任何人結婚的。」主任的面色越發難看了，冷冷的說：「既然這樣，那麼，你為什麼不在借錢的時候說明了呢？現在錢借到手，救了你們的急難，竟預備食言毀約了，這是什麼話，你自己對得起自己麼？又叫我拿什麼話去對我們院長呢，不消說，一定要被他責斥我與你串通一氣，叫他騙取金錢呢，弄得不好，還得將我的飯碗要敲碎了。」老喬期期訥訥的說：「主任，請你放心，我們絕不會少掉院長分文的，明天我請你與院長到大華茶室當

面談話罷，主任一披嘴又朝老喬刷了一眼說：沒有錢，便是見面說，又有什麼用處。老喬道：到明天見面，或者
有錢，也未可知，我們絕不叫院長入財兩空的，主任聽得老喬的話因中，不是分文沒有的樣兒，當然也不便
回絕他的邀約，於是向老喬說：我當然希望至你能夠爲我掙了一口氣，沒有人，則趕緊將五百元分文不少的
還給他，他自然就沒有什麼話說了。老喬連連的搖頭說：不會，不會，斷然不會，請放心罷，至少也不會叫你受
累的。主任去了，到了次日下午三時，老喬將三百五十元鈔票帶在身上，先自趕到大新茶室在揀了一個僻
靜的所在，等到了下午四點二十分，主任和一個黑臉大漢，頭戴蓬草帽，身穿黑印度長衫，足上穿着一雙黑
皮鞋，壳通通，落步很重，一付大亨的神氣，老喬忙起身迎接，將他倆招呼坐下來，便向主任問道：院長今天
沒有來嗎？主任一面卸下了西裝上衣，一面含糊應道：是的，院長還有一點事情，今天沒有工夫來的，不過我
敢說：你有什麼事情，對我說好了，這一點兒小主我還可以作得的，老喬又請教同來的那位大亨的名姓，主
任鄭重的介紹道：這位是大中華義氣會的會長，兼新閩關帝會的會首，胡四福先生，他和我們院長是多年
相交的老友，韋先生請他來代表講話的，老喬連聲久仰，隨即倒了兩杯茶，送到他倆的面前，便對主任說：在
借錢的時候，曾經有過這麼一句話，如果婚姻的事情發生了什麼糾葛的問題，則限期一個月，將五百元仍
然還給院長，現在呢，我的女兒，她不願意嫁人，我勸得舌敝力焦，不發生一點效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啊，
爲今之計，祇有還錢給院長的一條路可走了，他說罷，在身邊探出三疊半鈔票來，放到主任的面前，陪笑說：
這裏是三百五十元，請主任先生轉交與胡先生，帶與院長，還有一百五十元，我有一個請求，務懇主任先生
幫幫忙，對院長說得婉轉一點，我想或者能夠得到院長的准許，好者，我的女兒，依然在院中服務呢，每月三

十元薪給，說給院長五個月不支分文，不是將一百五十元完全還清了嗎？主任既然幫忙在前，做好事做到底了，主任見他摸出這多鈔票來，當然暗暗納罕，可是後來知道數目不足，祇有三分之二，他倒反放下心來，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即滿口應承道：好好，這件事完全包在我的身上，就得了。好，我們明天給你的回音，老喬是一個老實人，聽說主任先生肯答應他出力幫忙，歡喜得不得了，立即向他倆道謝了一番，然後分手走了，老喬回來，紅梅早將晚飯煮好了，又給父親去沽兩毛錢白乾酒來，父女倆將一張小桌搭到天井中來，一面吃晚飯。紅梅一面就向父親問起日間接洽的情況來了，老喬便將以上的情形告訴與愛女知道了，紅梅忙問道：三百五十元交與他們會要他們的收條沒有，老喬忙放下了酒杯，兩眼白灼灼的如有所失的說：啊也……我真老糊塗了，可是依我看來，三人六對面的事情，不見得就喪心病狂的不承認收到這一筆款子罷，紅梅道：咳……你老人家當他們是衣冠人物呢，我却看透了他們都是衣冠禽獸，你等着瞧罷，他們至多在三天之內便有花樣出來了……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一時，強華醫院茶役來了，手中持兩封信，一封是撤了紅梅的職務，另一封是叫老喬立即趕到大三星茶室去談話，紅梅見老父的臉上顯出非常懊喪的神情，她只得向老人家勉強拿空話來安慰他，叫他不要因為女兒失業而担擾，有才幹不愁沒有人來請教的，老喬無奈，趕到茶室裏，說也不信，竟會上了紅梅的預料做夢也不會想到主任先生第一說法蘭西的話，推說沒有收他的款子，第二個胡四福正顏厲色的證明，說老喬信口開河，拿圖空詐，第三個是院長本人，高聲責罵老喬，若大的年紀，言不守信，並且還想反咬一口，詐人的錢財，真是渾蛋之至。老喬冤憤填膺，搥胸頓足，拍的一聲，自家用力打了一個嘴巴說：我是老得發霉了，現在什麼話都不說了，一切都是我這個老

東西不好，但聽院長吩咐罷。韋院長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有什麼吩咐吩咐，現在你家那一位公主娘娘將來一定要嫁與龍王三太子呢，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妄思附鳳攀龍，這才自討其辱的，這個且不去再說了，不過我是花花綠綠一大捲鈔票五百元一個小銅子也不少，借給你去安排死人的後事。現在呢，你家公主娘娘既然一定要毀約，我也不犯着濫賣交情在你的身上了，廢話不多說，限你三日內趕緊去將這一筆借款送來，我們說話。如白染皂，絕無反悔的餘地。胡四福挺起大肚皮說：院長生氣，是應當的，無論何人，遇着這種狗咬呂洞賓的尷尬事體，皆要火高三丈的，不過院長方才說的限期，我敢說已是賣足交情了，否則立在這兒就要斷沒一個人會出來批評你一句不是的，我是向來不管閑事的人，今天倒要向院長討一個情，好人索性做到底罷。你再將限期放寬了一星期，也好叫他去設法將款子湊足數，免得再多唇舌。院長一定要賣臉給我。韋院長起初不肯答應，後來又經那位主任先生從中轉圜，總算勉強答應了，最後院長向老喬說到：期缺少分文，你可仔細着準備去住外國棧房了，還有一句話，我得先向你點穿了，上海灘搬家避債，是通行的公例，你不妨依照這個辦法去實行一下子罷。主任冷笑道：他真敢這樣的做，那不啻是飛蛾投火，自惹禍災了。胡四福道：不必多說了，我們走罷。老喬一魂落魄的回到鴻福里，憤憤的將以上的經過情形告訴了紅梅，她不由的點頭歎息道：可不是麼，他們這班東西，皆是聯絡起來，專門敲詐爲生的，外表上瞧起來，是一個皇皇的醫院院長，實在却是一個著名害人的不法之徒，你老人家可不要害怕，上海灘上欠錢的絕對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至多他到官府去告訴我們，他最恨不過是以封閉動產作最後的武器罷。我們父女倆除掉一些破碎不值錢的什物，祇有兩木箱書籍而已，說到底了，他仍然不饒我們，那麼，我挺身出去，寧可坐

牢攔錢，絕不買他的窮帳……光陰如飛一般地快到了第十天了，主任先生與鐵腿胡四福一同到喬家來，向老喬取五百元欠款了。老喬不看見他倆還好，一瞧到便撩起了一腔情火，大聲說道：我已吃了你倆的苦，上了你們的當，不必說他了，現在要錢分文都沒有，要我我在這兒，祇有一條老性命，隨你們怎樣的擺佈就得了。鐵腿胡四福首先跳起來，向老喬說：老大哥，請你放得值價點，欠人家的錢，無論如何說，你總無法賴掉的。老喬冷笑道：一些也不差，我姓喬的借錢五百塊，絕對不賴，要我還出八百五十元錢，我却新學得你們二位的手段，不得不明目張胆的賴了。主任先生道：你賴掉錢，我賴不掉了，所帶憑據啊，老喬點頭道：對啦，像二位活生活活的吃掉我三百五十元的還債款子，因為沒有收條，我祇有漂亮些兒，閉口大吉了，這種地方不消說，是二位的資格老了，胡四福怒不可遏，起身對主任說：我們走罷，不必與這個老甲魚多廢嘴皮，明天他不在上午將款送到院中去銷冊，我自有的辦法來收拾他，他倆悻悻的走了，此刻有一個同居而且同鄉的少年，他獨自一人住在亭子間中，日間在梵王渡大學攻讀，夜間有兩份工作，五點到七點在中華國術會充當主任拳師，因為他父親祖父是滿清時代的武孝廉及四品游擊，家學淵源，國術具有鞏固的根基，另一份事，是申江日報的運動版主編，九時至十一時，稿子發齊了，才回來睡覺，刻板生活，祇有星期六及星期日的，一日半可以空閑，可巧今天是星期六，凌雲閣在家，在亭子間內聽得老喬與胡四福鬥口，他在他倆去後，很關心的下樓來，向老喬追問原由了。老喬便一五一十的將經過情況，完全對雲閣說明，這個英雄豪邁的青年，忙將這忠厚可憐的老喬安慰了半晌，才說：老伯不要害怕，等到他們明天到這兒來，你且客客氣氣請到裏面來，我自有的方法，勸他們回去的，他說罷，仍然回到樓上去了。誰知鐵腿胡四福受了韋院長的叮嚀囑咐，大

拍胸口，他預備以硬執三個六的手段來對待老喬了，特地將徒弟道中，挑選幾個貌相驚人的傢伙，存心來將喬老頭兒嚇倒了，他料知道是一路順風，而毫無阻礙的事情，便大胆來了，可是他的謀臣金牙齒阿元却在旁邊勸他不要將弓拉得太滿，白相人辦事，上等手段客客氣氣，二等手段，咕咕嘰嘰，三等手段，人命官司，便就是說上等白相人，無論辦什麼事，絕不「自稱三齊王」，人家非常的買帳，閒話一句，客客氣氣，至於二等白相人的辦事手段，就不及第一等來得漂亮了，但是事情終於賣他的面子，勉強了結了，可是對方在背地裏必將咕咕嘰嘰的念歪嘴經，說他不大寫意，談到三等白相人出來結人家了事，動不動的先要放出很勁來，天高皇帝遠，巴掌拳頭迎，一個不對動手，兩個不對也用手，結果事情時常了不下，倒打出了人命來，不是「坐八行書」（按指軍監之鐵窗頗似八行書也）便是三十五着加一着，脚底揩油，拖累大家，非常鴨尿臭，胡四福這個白相人，當然談不到第一等，也不能算是第二等，但更不是第三等，他却是二等尾巴，三等尖子，一位不二不三的白相人，結人家了事，十有五次是擺很勁的，不過他也有一種好處，你道是什麼呢？原來他在上台潑叫以前，例須領了若干小兄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但絕少動手真砍實殺的，至多不過空雷無雨，擺一次空場面，嚇得倒對方，那是最好的，嚇不倒對方，馬上看風轉蓬，鄭重其事的請教尊姓大名，啊也，我道是誰，原來是自家人，吃虧一點，有啥道理，但這一次他料定一個苦老頭子，和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姑娘，還有什麼還價不成。

第三章 抱不平英雄打出手

不消動手，只要一聲吆喝，那老頭兒還不是低頭服從嗎？所以他毫無忌憚的立在老喬的門口，逼着老喬將五百元交還出來，否則，他便要喬紅梅跟他到強華醫院或是揚子大旅舍二〇四號長房間中去開談判，手底下一班徒弟們，七嘴八言的說：「操那老頭子那能介壞，將人家銅錫騙到手用脫仔，還要講法蘭西閒話，大概骨頭是鉄做格，打不碎……」四爺叔弗要搭伊多講，拖出先排一頓三和土，五百洋錫是會排出格……此刻紅梅正在灶間裏燒夜飯，聽得胡四福等尋事的聲音，知情不妙，她那裏放心得下，不顧一切的搶到前面，她已打定了主意，如果他們萬一對老父有所舉動時，那就拚命奔出去喊附近的巡捕來，她衝到客堂內，一眼瞧見父親在低聲下氣曲腰打躬的請他們先到客堂中來坐定，胡四福起始還搖頭不允，倒是一個專做白花面的金牙齒阿元做神做鬼的勸大家且慢動手，有話好說，不必性急，於是胡四福與四名打手，一個軍師，一整走進了客堂間，四福往神台左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四腿八叉的，不住價搖着黑紙扇兒，老喬和女兒分頭倒茶敬烟，胡四福又自開口了，喂！老朋友，今朝那能說法？我是沒有多少閑工夫爲了這一點小事，在這兒久等，有錢還爽快的拿出來，沒有錢還，也爽快的給我們一句閒話。他說到這裏，忽見一個二十開外少年由客堂後面轉了出來，面貌非常的英俊，上身穿着一件白麻紗短袖反領襯衫，下擊一條黃番布短褲，平頂頭，足穿藍球鞋反口襪，在四福的對面立定了，很謙和的向四福說：「敢請教尊兄貴姓大名？四福將一雙牛腿攏起一點來，更將身體坐得端正，隨口很輕卑的答道：「你老大哥岔上來問，我敢是有什麼話說麼？」那少年躬身笑道：「是的，有幾句話要奉瀆老大哥咧。鐵腿冷冷的說：「我叫鐵腿胡四福，一向在八仙橋八仙茶樓白相，好老好少，還認得幾位，你姓什麼？你和老喬是什麼關係，是親還是友？那少年又自謙和的

答道：賤姓凌，草字雲閣。我與老喬不但不是親，二不是友，不過大家同住在一幢房屋中的，對於他的事，我是比較知悉得詳細一點，所以我斗胆下來，擋一擋老大哥的貴語，想以至誠至善的意思，來奉勸胡先生高抬貴手。胡四福冷笑道：照這樣說，我是與主任先生連起擋來，敲他的竹槓了。凌雲閣連忙向他解釋道：胡大哥，請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不過是問一問實在的情況，是否有沒有這一回事。胡四福立起來向他問道：老兄此來，是什麼意思，你如果是有心給我們叫開的話，那麼，爽快的擺一句閒話出來，要是沒有調解的意思，那麼請你不必多說閒話了。凌雲閣心想這個姓胡的怎麼這樣的彈硬。一些兒不客氣，真是白相人沒有結識的價值。凌雲閣笑道：老大哥請暫且息怒，要知小弟下來，並非一定要硬在中間，要調停此種糾紛，須知一件事無論鬧到什麼地步，終應該要有一個結束才對，這三百五十塊錢的一回事，我倒有一些知道的，因為他在還錢的那一天上午，曾經將這三百五十元鈔票，拿出來給我看的，他說，很對不起院長先生，現在只能夠將這三百五十元先行還與他老人家，然後再設法將賸餘的一百五十元預備叫他的今愛在院中工作，五個月不支薪水，這樣就可以將這一筆欠款完全償還掉了。胡四福板下鐵青面孔說：這是什麼話，你老兄也曾親眼看見他將三百五十元交還給我們麼？雲閣道：我雖沒有看見，可是老喬這人，我是知道的，是一個再也忠厚無用的人，他絕對不敢倒過頭來向二位無中生有，說這一句沒有良心的話，胡四福突然跳起來伸手向凌雲閣的肩頭一拍，冷笑一聲道：老喬不敢向我們行詐，這一定是我們向他索詐的了，是不是，凌雲閣道：胡老大，你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我們有話儘可好說，何必這樣動手動腳，像什麼樣子。胡四福大聲道：那能，拍你一下，是瞧得起你，話講得再不中聽，對不起，哼，生活都有得吃的。凌雲閣坦然笑道：這又

是奇事了，任憑狠到三十三天上，絕對不見得會到調解人頭上來啊，胡四福道：那個碰起來看，調解人是朋友，不但不能得罪，我們還要頂到頭上尊敬他呢，至有一班不識相的傢伙，硬要挺身出來打不平，那可就自尋苦頭吃了。我姓胡的提著兩條腿在外邊跑跑，大人馬，也不知道見過多少了……兩方面的話，越來越不投機了。可是凌雲閣却始終保持着簡默而又溫和的態度，但是胡四福是一個得步進步的朋友，他以為凌雲閣是怕他，他爽性不客氣的對他說，朋友此事與你毫無關係，還是不要軋脚的好，須知軋脚在裏面，絕對不會便宜的。凌雲閣忍耐不住了，冷然說道：有什麼便宜不便宜，老實說罷，我如果怕事的話，也不會出來調解事情了，四方檯子八面理，路不平，別人鑿……胡四福越發光火了，厲聲道：好，老朋友，你一定要給喬家父女強出頭麼？那四個徒弟，立在旁邊，早就瞧得目中冒火了，他們以為無論到那兒，一向佔上風佔慣了的，尤其是他們的老頭子胡四福，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不行，馬上就動手的，他們更欺負凌雲閣是一個人，還不是當着酥桃子吃麼？歪鼻阿毛第一個跳上來，將食指送到凌雲閣的面孔上，大聲罵道：一操那起來，神起活現點哈，阿是骨頭發癢……」老喬眼見雙方愈碰愈僵，雲閣是一個人，他們倒有五六條好漢，光棍不吃眼前虧，而且雲閣是為自己的事情，愈不忍讓他吃苦，立刻將阿毛擋住，打躬作揖的賠罪不了，誰知那個野蠻如牛的阿毛，抬起巴掌來，劈的一記耳光，可憐打得老喬雙手捧着下頰連聲啊也，蹲了下去。雲閣這才將一股無名怒火，高發三千丈，一時捺按不下，正待動手，忽見紅梅淚珠滿面的由後房裏奔出，一面扶起老父，一面向阿毛道：欠錢還錢，他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沒有打的罪過啊，便是我們欠錢不還，犯法也祇有犯到法院裏去，絕不犯在你們的手中啊，她理直氣壯的說到這裏，瞥見老父嘴角邊鮮血直流，不禁越加傷心，抱着

他大聲哭道：我們犯了什麼法啦，上海還有王法公道可講嗎……可是胡四福逼近一步，披着闊嘴向她說：「小姐，阿好勿要大驚小怪的，不過輕輕送一個信給他，依我們的性子，嘿……早就對不住他了。」凌雲閣插進一句道：對不住他，是不是將這個老頭子活活的打死了，我想沒有這麼大的罪啊。胡四福翻起了三角梭的大眼道：朋友，便打死他，你怎麼樣。雲閣厲聲道：如果有我姓凌的在旁邊，絕對沒有那麼便當。鴻福里又不是荒山僻野三家村，可以任暴徒們犯罪而沒有人出來干預的。胡四福將雙手往腰間一叉，搖搖擺擺的說：老兄如果不樂意就不妨約地方過來。凌雲閣爽快的接口道：約什麼地方，今朝就是黃道吉日，老兄有門生高足，好朋友，小可却沒這樣的資格，相罵一張口，打架一雙手，寫意些一對一，頑兩下子，不寫意的像一窩狗也似的，以多為能，我也不會買帳的，弄堂東邊有一個三角空地，正好試試手脚，他說到此際，喬家門外以及天井內盼望全武行早些開場的人們，不由的大聲喝彩道：對啦，凌先生的話，真漂亮極了，胡老頭也是法租界的老白相了，絕不會以多為狠的，他們雖然這樣的說，但是心中卻沒一個給雲閣担心不淺，不要說別人了，單講胡四福那種大死屍罷，就怕凌雲閣吃他不光了，何況還有四五個打不死的坏子在旁邊虎視眈眈呢。胡四福做夢也想不到半腰裏殺出一個程咬金來，話是十分的着硬，連迴避的餘地都沒有，而且白相人無論如何的下作，這一點急面子總要綳一綳的。他點頭道：好極，走出去。老喬顧不得嘴巴疼痛，搶上來，一把將雲閣拖住，央求道：凌先生，千萬請勿為老朽動氣，我吃一點虧，是不要緊的，雲閣坦然安慰他道：老伯請勿害怕，凌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大丈夫路兒不平，還要拔刀相助，何況我們是異地同鄉的同鄉人，我如果視若無睹，我不但內疚神明，並且是禽獸不如了。這是我尊重我自家的人格，你老人家更放寬心，打出

事來，絕不連累你老人家的，他還要苦苦哀勤時，不料紅梅的玉手在老父的腰間一抵，她實在有一股怒火冲上來，無法壓制下去，她以為萬一動手起來，左隣右居弄堂中站立善百數十人，絕不會一個都不出打不平的，因此她倒願意讓凌雲閣去動手，胡四福等六個人大踏步在人堆中先自出去，向東轉一個小彎子，便到雲閣所說的三角小空場了。有四五間房屋的地皮，那空場的西面安放著十多付的仙人担兒，最大的四百八十斤，最小的也有八十斤，一層一層的疊着，這是鴻福里中一班老朋友練武之場，凌雲閣跟着緩步到場中來，抱腕當胸，向胡四福道：「老大哥，還是你自家來賜教，還是令高足不吝教誨？」胡四福還沒回答，歪鼻子阿毛挺身而出道：「你有多大的本領，用得着我們老師下場啊！來罷，有顏色儘可在我的面子擺出來罷。」凌雲閣高聲說：「場外各位請聽着，這是我們自願動手較量的，無論死傷既不報巡捕房，更不說回頭話，兩相情願，各無異詞，歪鼻子冷笑一聲道：「來罷，這些廢話多說什麼，凌雲閣一個大轉身，後退三步，從容不迫的說：「來罷，阿毛老哥……歪鼻子阿毛，更不打話，奔過來，兜胸就是一拳頭，那知凌雲閣不慌不忙的一伸右手，閃電般的一把將他的手腕抓住，只一拖，阿毛踉踉蹌蹌的向前踉了好幾步，只聽雲閣冷笑一聲道：「打架的規矩，都還不懂，就想打架了麼？真渾蛋，滾你媽的，他說着飛起了一腿，將一個歪鼻子阿毛，只打到一丈二三尺外，死猪也似的擱到了地上，動彈不得。小鐵匠根寶，眼中冒火，不待師父吩咐，衝出來揮拳就打，接着還有兩個一齊奔上來，丁字式攢毆雲閣，瞧熱鬧的人們，好生不平，方才是約好了一人打一人，現在竟成三人打一人了，然而不平儘管不平，却沒一個人敢挺身出來說句公道話的了，說也不信，雖然是三對一的惡劣局面，可是雲閣略施手脚，不知怎麼一來，小鐵匠的右臂膊被他抓住了，來一個捧風車的黃龍大翻身，借用鐵匠的一

雙大腿，將那兩個幫手，一下子打倒了，他搶進一步，每人的屁股下，踏了一腳，他倆又像殺豬一般地狂叫起來，雲閣將小鐵匠拋去了，面不改色，冷笑道：「白相人吃價點，吃了一兩下子，大驚小怪的幹嗎？全場瞧熱鬧的人們，不由的一齊拍手叫好了，那個自命爲軍師的老槍阿元，一瞧勢頭不對，他是一玻璃架子，不用說打，一碰便要坍倒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於是決定逃走了，鐵腿胡四福到此刻才知道凌雲閣是一個具有真實功夫的人物，要在別處地方，便容易推到了自家人三個字上面去，可是在凌雲閣的面前，只苦推不了，又因爲若干觀衆大聲叫道：「徒弟打敗了，還有師父呢？」他是火上三焦，不得不拚着在鴻福呈今天丟面子了，他長衫脫下來，預備遞給他的軍師爺時，却早已瞧不見一些兒蹤影啦，他更是火起無名，將長衫就往地上一擲，走到場中來，他可不像幾個徒弟那樣冒失鬼也似了，首先抱腕窩胸，向凌雲閣說：「老大哥的拳足高明，兄弟十分欽佩，小徒們有眼不識泰山，妄想拿雞蛋去碰鵝卵石，無怪要在眼前獻醜了……嘻嘻……嘻嘻……」兄弟以爲此事與你老大哥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的，光棍不擋財路，一隻山頭一隻虎，豁開山頭數不到我，就像我兄弟是受了朋友之託，由法界斗胆到你老兄的地界上來路窺眼窄，腿短牙長……凌雲閣聽得有些兒不耐煩了，忙道：「我兄弟一不在幫，二不在會，既不懂幫規，更不解會例，請你不必多打切口，老實說，你願意與我打，立刻動手，誰打敗，誰便叩頭賠罪，乾脆一些，何必多說廢話呢，場外人們異口同聲的說：「對啦，打就打，不打算打，嚕噤不清做啥……胡四福自知不是凌雲閣的對手，光着塊頭大，實在他自從出道之後，儼然是前人班子，養尊處優，縱酒淫色，早將身子掬得空虛脆弱了，要是在十年前練仙人担的時候，還可以與雲閣對手打他一番呢，可是現在萬萬動不得了，胡四福頗有自知之明，可是眼前的形勢，又不容他縮回頭去，正

在想用軟功避免衝突時，猛聽得一陣脚步聲音，快速而凌亂，到了場外，就有人急切的叫道：讓開讓開，胡師父在那裏？又走進四個少年漢子，金牙齒阿元跟在後面，雄赳赳的喝道：操伊拉，買伊一條腿，開……開壞了育我們呢，此時看熱鬧的人們之中，便有一個白相人，叫冲天嘍老霍，他也是安徽霍山的人，與雲閣有鄉梓之情，他生恐雲閣吃了他們的暗苦，立刻排衆入場，一面知照雲閣當心他們的斧頭鐵尺，光棍不吃眼前虧，一面向後來的四個漢子說：諸位且慢一步，聽我兄弟斗胆一言，此地是兄弟的租借地，本來供里中的少年們鍛鍊體魄的，絕不是伊人在此打架的，方才聽得你們同來的那位在發下命令，是要動傢伙將姓凌的打壞了，老實說，以多鬥少，已經是白相人最坍台的事情了，更料不到會請帶傢伙的朋友來大攪一下子，這怎麼說得過去，下問紅門青鬚，羣衆不欺孤雁，這是非常通行的一個規例兒，難道你姓胡的不明白麼？依兄弟見解，大家都是爲了別人的事情，何苦來性命相撲呢，胡四福還沒有開口，那四個少年漢子一擁而上，早將雲閣圍在核心，等一個袖子鐵尺攙頭便打，第二第三各執一把藥水斧頭，先後向雲閣的腿臂砍去，可是雲閣毫不怯懼，他伸手將鐵尺接住，在間不容髮的當兒，趁着奪鐵尺的勢子，來一個脫袍讓位的解數，他騰身到包圍的圈子外邊，翻起來一腿，將執尺的傢伙踢了一個狗吃屎，那三個小亡命齊撲了一個空，王大龍的斧頭險一些兒砍中鮑阿土的腦袋，鮑阿土的鐵尺可險一點打中小湖州的肩胛，這來第一回合，三個被騙一個倒地，鐵尺已到了凌雲閣的手中了。冲天嘍老霍驚喜得說不出話來，他做夢也想不到小凌的身手如此溜滑堅利，情不自禁的大聲道：雲閣……好好的教訓他們一頓，胆放大了，鴻福里的面子，給人斫了去，那是能混嗎，一個都休想走……兄弟們抱一些義氣，此刻胡四福與金牙齒阿元都嚇得呆住了，不知如何下

台才好，尤其是那個老槍阿元急出一身冷汗，滿以為勾了碼子來，板回了面子，再也想不到依然佔不到一點兒上風，這不是氣數麼？猛聽得鮑阿土殺豬也似的狂叫一聲道：「啊！只見他將鐵尺恨命的向雲閣的三路擲來，雲閣正在對付小湖州與南京阿毛倆的藥水斧頭，眼睛一呆，左肩吃了一記，一陣痛苦，險一些兒將手中的傢伙丟掉了，不過鮑阿土却苦着面孔蹣跚了下去，再也立不起來了，原來他的後心被凌雲閣踢了一足，吃不消，祇有當場現醜了，不轉眼又見小湖州大叫一聲，一柄小斧頭由他的手中高高的飛到短牆外邊，煤炭堆上去了，左手捧着右手，牙齒痛得咬緊，咯吱吱的發響聲，裏有一個南京阿毛，已經心慌胆怯，撇下了小斧頭，掉頭往外就奔，那知給凌雲閣搶進一步，一把抓住了他的後衣領，只一拎，又自拎了回來，冷笑道：「朋友，要走麼？我想沒有那麼便當了。」金牙齒阿元與胡四福倆見失步到如此地步，還不算腳底帶油，等待何時，誰知冲天礮老霍見同鄉人掙了這麼大的面子，當然是樂得打落水狗的了，他一聲令下，十多個隨他練石担的小脚色一字兒排開，老霍大聲道：「誰敢走！先將他的雙腿留下來作抵質，否則，我看還是漂亮一些兒不必再撐硬頭船了。」金牙齒阿元首先向老霍鞠化了，聳着雙肩，鼻子一縮一縮的說：「你老大哥出來調解，我們能不遵從的，祇候你老大哥如何吩咐就是了。」冲天礮哈哈一笑道：「朋友，全上海白相人的面子，都給你們坍光了，敬酒不吃，一定要吃罰酒，方才假使悄悄抹納我兄弟兩句話，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麼？你們一定要大擺威風，將鴻福里中若干老朋友，簡直視同無物了，我們這裏說一不二，三個打一個，不添幫手，四個五個打一個，也不作與添一個人上去，說什麼，是什麼，以多為狠，是白相人最不要臉的頑兒，架已打過了，勝負也分定了，現在我們却要開始談判了，他說看，又對在場瞧熱鬧的人們大聲說：「各位好，老好少，

大家都瞧得清清楚楚，總計十個打一個，並且有斧頭鐵尺等喪人性命的兇器在這兒，你們應該得說一句公平話，不要怕他們，如果來報復，那有我們抵擋的，衆人哄然唯應，圈子縮小，大家看看胡四福等一班人低頭喪氣，又仔細的用驚喜的目光去瞧凌雲閣時，只見他右手撫摩着左肩膀，血迸流，肩窩骨已經被鐵尺擊破了，他是忍着痛對沖天礮老霍說：「老大，你且聽兄弟一言，無論如何，第一件事，先要胡四福與那個瘦猴猴二人寫下兩張筆據來，要蠻幹，大家不講道理到底，這兩張筆據，是五百元一張收據，另一張是三、五十元的借據，難得他們歡喜給人家包討賬，就請他倆墊付一下子罷，他們敢牙縫中迸出一個不字來，那麼，老實不客氣，每人一頓結棍生活吃過了，連兇器一同送到巡捕房，簡直就指他們強綁老喬之女，被我捉住的，好者，我的傷痕已甚深重，不怕沒有五、七年的牢監請他們坐的，此外的要件，則任憑老大開出來，我是不再加意見了，沖天礮連聲應道：「賢弟的話對極，我準照辦就是了，凌雲閣轉身對小湖州等一班人說：「今天的事情，根本是你們貴前人無風起浪，却不能怪你們的，」可是在事情沒有解決之前，却要各位在這兒稍安毋躁，以後去。

第四章 偷雞人倒蝕一把米

奉勸各位，不要動不動的拿拳頭嚇人，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總有像今天這樣飽受教訓的時候呢，一陣鼓掌聲，四面沖起來了，沖天礮一臺也不客氣的對胡四福說：「怎麼樣啦，到底答應與否，爽快一點，給與我們一個回音，你願意走那一條路，胡四福儘是躊躇沉吟着，金牙齒阿元，是一個渾身沒有四兩肉的朋友，

友，他最歡喜挑撥人家打架給他看，他却最忌別人打他，知道今天的的事情弄得僵了，他忙出來說：你霍老大的吩咐還會錯麼，我們一準照辦就是了。老霍回頭向雲閣含笑問道：老弟台，你瞧怎麼樣，可是凌雲閣深知這一班東西反覆無常，不幹則已，一幹就要幹足了，不能讓他們有還手的餘地，他立即說：大哥，你得仔細，你與我皆不是吃了自家飯專管別人的人，拖泥帶水，勸外生枝的頑意，我第一個表示反對，他們既然答應了，便一齊請到近水台茶樓上去將兩張借據……他說到這兒忽然一停，重又說：不，我們只要一張借據，另一筆老喬拿出三百五十塊錢，今晚便現款，少一文，那便對不起，眉毛拔下來，眼睛挖下來，總不算數的，別的我都請大哥作主罷。霍大噉點頭道：對極，對極，走，我們到茶樓去。胡四福等一班人，活像夾尾巴狗也似的，服服貼貼的跟着老霍出弄堂了，此刻紅梅由人叢中過來，拉住了雲閣的右臂道：凌先生，對不起你爲了我們的事，竟叫你受了傷啦，重不重？他忙道：不重不重，不過碰破一塊皮肉而已。她手中拿了藥水棉花紗布等說：來，且將傷處縛好了，不要吹了風，那可不是要，雲閣只得矮挫了身體，讓她先將紗布縛了上去。紅梅道：傷口不小啊，過一會，我再拿藥水給你洗淨包紮罷。雲閣應謝了一聲，連忙趕到近水台來，早見樓上樓下立得滿坑滿谷的閑人，都仰着脖子吊起了腳跟，莫不面呈得意之色，其中有十分之六七是門檻裏向的兄弟們，拿大膀子粗，刺花式樣多，努目揚眉的說：「操那……送排豆腐老大，眼睛也不生，鴻福里裏向阿有便宜給俺佔得去，真是人也弗要做了一個山東人說妹妹的，來了一大騷溜膿包，一個也不得勁，這樣兒還要出來打架，連他媽三代祖宗的面子都丟得光了，衆人這時見凌雲閣上樓來，大家零生一隻眼睛衝着瞧他了，你也讓我也讓，讓出一條肉夾弄來，給他走到裏面，只見霍大噉與胡四福坐在對面橫頭上坐着有一個戴

老光眼鏡的測字先生正在動筆擬稿子，雲閣便叫他簡直寫了胡四福收到喬阿德五百元正，憑中證霍正嘉，凌雲閣，金阿元諸人，照收無誤，此款係償還韋洪德所借之款項者，這一張借據寫好了，凌雲閣待胡四福與金牙齒二人簽字妥當之後，正色對胡四福道：時候也不早了，三百五十元，還是請老兄早一點摸了出來罷。金牙齒阿元說：凌老大，也好賞一些面子給我們，明天上午九時，派人送到了府上好麼？雲閣冷笑道：這是什麼話，冤有頭，債有主，送到我家幹什麼，我不早就說過了麼，今天少一個銅子也不行，快些想個變通的辦法，或得派人到府上去拿，或者請四老板將一隻採下來的鑽戒去當一當，也就得了。須知這一種錢也是好事的功德錢，啊？修子積德，少說廢話，快點拿出來，胡四福到了這時，還有什麼法兒好想想呢，唯有咬緊了牙關，將皮夾中的一隻獨粒頭的鑽戒拿出，叫一徒弟到牛莊路一家大典當去，當了五百元，拿了來，胡四福將三百五十塊錢安置到桌上，凌雲閣又向他問道：四老板，你這一些冤枉錢用得寫意麼，如果心中不舒服的話，趕緊拿回去，決不強迫，要在今天說一句寫意，那便得寫意到底，只當這幾個錢落下黃浦江去了，千萬不能夠，今天說寫意，明天就不寫意起來，那麼可不要怪我們以加倍不寫意奉還了，胡四福忙道：決不，決不，不寫意，好了，閒話擺開了，今天總算兄弟眼大無珠，無故來自尋沒趣，一切我都認錯，可是我們自家人，不打不成相識的，來罷，一同到對面同和成酒家去同飲一杯好麼？一則算我向凌老大與霍老師兄謝過，再則順便向喬老伯伯謝罪一番，凌雲閣本來不願意前去領他的情，可是他們這班人翻臉無情，動不動要自踐言的，他只得勉強一同到了對面同和成酒樓上去，共叫了四桌小菜，大家飲酒吃肉，談談說說，前嫌盡釋，霍老大反而與胡四福說出交情來了，散席時，凌雲閣見胡四福如此的服輸認錯，倒也十分恐惶後悔，上海灘上，提了

兩條腿在外邊走走的人，面子要緊，悔不該在方才一點面子也不留給他，這是自家非常的大錯，他所以在胡四福與他分手的當兒，再三向他招呼說，胡大哥，倒底不愧是在外邊走動的人，今天故意將面子讓給我們後生來掙，並且自掏腰包，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兄弟欽佩到極點了，從此以後，又是兄弟感到一種做人應有的禮讓美德，是非常的感激，過一天，趁老大哥有空暇時，兄弟自當設席還請，再來歡聚一番，霍大礮也自湊趣道，好極，我也這麼想，今天以主人的地位，伸嘴吃先人的，未免也太說不過去了，過天讓我先來請胡老師兄，金大哥與雲閣兄弟，大家合合義氣，衆人又都附和了一聲好，大家就此散了，喬老頭因禍得福，想不到五百元由管閑事的胡四福等去代還了，而且平空又得着三百五十元，他在胡金等一道的人走了之後，便將三百五十元拿出來，放到了桌上，對霍老大說：這一筆錢，我預備二百元送與凌先生去養治傷口，餘下的送與霍師父吃茶吧，凌雲閣變色說：喬老伯，你這是什麼話，我和霍老大因爲一時的義憤，才出來打這個不平的，如果說是目光落在錢上的話，老實說，也不會出來做這樣大的慫大了，這區區三百五十元，在你是可以作一點小本經紀了，父女的生活費，或者可以在這上面出產，我與老凌雖是一個沒有錢的光蛋，但還不需要這老虎口邊打落下來的肉吃，快休囉囉，拿去好生保藏好了，我的傷勢並不怎樣的重，不過是一些兒皮肉受傷罷，那個霍大礮本來無風三尺浪，掀起浪頭來到渾水中摸魚的傢伙，平時無論大事小事，不經他手則已，經了對不起，表叔娘舅，銀錢進出，兩邊「褪帽子」（註即俗謂拿拔頭）在胡四福答應五百元代還之外，又拿出三百五十元來，他心中早已打過了算寫了，二個「帽子」便是一百七十元，三個「帽子」那便要腿下二百五十五元來，當然他與凌雲閣二人對分的了，可是做夢也想不到凌雲閣是一個只

盡義務，不要利益的洋盤子鳥，他頓時覺得渾身有些不大舒服起來，口中雖然不說出來，可是雲閣是一個什麼人，他的眼睛多麼厲害啊！只消他雙眉一緊之間，就知道他的來意了，忙對他託霍大哥，你以為兄弟的話對麼？我們有本事在正路上找錢來用，凡屬有血脾氣的錢，我們是一概不收分文的。霍老大唯唯稱是，他轉而一想，知道錢是不禁根了，樂得做大好老了，便也跟着笑，可不是麼？喬老頭兒的錢多麼可憐，而且他女兒又失業了，將來全靠這一點本錢去做小生意混飯吃，只苦我在前月寄二千五百塊錢到故里去買田了，不然我情願再借一二百元給他湊一個數目，開一月小煙紙店也好啊，喬老頭兒連聲吟佛道：二位修福添壽，多子多孫，此樹此德，我老頭子縱然無力報答，我女兒總有一天要報答二位的。雲閣道：天不早了，將錢拿起來，一同回去罷，他這才將鈔票重又拿到手，塞到了衣袋中，與雲閣老霍一齊出了酒店，進了對面的鴻福里，霍大礮道了一聲再見，便到自己家中去。雲閣與老喬到了門口，早見紅梅立着等候，讓他們走進門，然後將門門上了，又去將客堂裏的電燈開了，搬出兩碗菜豆湯來，一碗捧與雲閣，另一碗却放在她父親的面前，含笑向雲閣慰問道：雲閣大哥累得疲了，臂上傷痕一定漲熱發痛了，這樣熱心照顧我家父女，叫我們如何報答你啊！雲閣忙道：妹妹快休這樣說，不要我是千里以外同鄉同里人，便不是同鄉里的人，只要無故受人凌辱，那麼，我天生這個抑強扶弱的直粗性子，傷口有點痛，但不甚要緊，紅梅又問到事情如何的結束。老喬搶着告訴女兒，又向雲閣稱謝不已。紅梅亦雲閣與老父喝菜豆湯的當兒，便到雲閣的身邊立着，伸手將他的袖子管攏了起來，輕輕的將紗布揭開來一瞧，不禁啊呀一聲道：創口怎麼這樣的闊大啊，竟有二寸多長，像一張小孩的嘴一樣的張開，破裂之處，四週圍發紫，用手指輕輕的一按，熱得發燙了，她更是慌了手脚，

立即在雲閣的口邊奪下了那一碗葷豆湯。他還當她是在與自家打糊的呢。老喬忙道：紅兒，不要和凌先生取笑。紅梅正色道：誰鬧笑呢？凌大哥的傷口不幸漏了風，空氣中的微生蟲鑽進了皮膚，現已發炎了，不獨不能即速全愈，而且有變腐潰爛的可能，那可就討厭了。這一會，或得他身上還要發寒熱呢，所以我將這葷豆湯搶下來，不願他吃冷物下肚，增加痛苦啊。老喬也自發急起來，忙和女兒說：這事怎麼辦呢？雲閣倒滿不介意的說：不甚要緊，去秋也是爲了路見不平，拔拳仗義結果，我的左腿被一個小流氓撻了一刀，逃了走了，我祇回來敷了一些大紅蠟的傷藥，不到三天就收口了。雲閣說話未完，紅梅鄭重的說：不對，不對，情形兩樣，傷口如果沒有受到了風，便是大一些也不要緊，反之，便是腳指頭踢破了西瓜子一大塊皮，也能發炎成癰，結果竟可以致命的。雲閣認爲是過甚其詞。紅梅沉吟道：未知凌大哥工作的機關能夠告一個星期的假麼，如果能夠，那麼我願你接受我的忠告，趕緊到愛文義路強民醫院中去，將傷治好，然後恢復工作，這是萬穩萬妥的事情，否則，也得設法走治，絕不能聽其自然，而且肩臂又是人生緊要的關節啊。紅梅的老父知道女兒是一個不說過分形容話的，所以他竭力主張他接納女兒的勸告，他們這樣閒談爭辯，大約有一小時之久，說也不信，紅梅的話，竟不幸靈驗了。雲閣在一時三十五分之後，不知如何忽然感覺到渾身不適，有一股冷從骨頭裏發出來，可是坐不住了，勉強撐持起身向他父女二人告辭，上樓去睡了。他去後，紅梅便對她的老父說：父親，你還沒有看清他的傷口咧，又漲又紫，確已發炎了，可是凌大哥的脾氣固執，他方才走的當兒，面部改色，必然是寒熱發作了，我今夜不預備睡了，我得燒一些茶水上，將他拌到了天明，隨後就送到強民醫院去，好者，這醫院的院長與我有相當的友誼，老喬插口道：他是誰，紅梅笑道：說也好笑，她不是別人，正是

強華醫院院長韋洪德的愛女韋劍華小姐，老喬道：那怎麼可以送去呢，不是爲了她家糾紛打架的麼

第五章 佷病榻淑女報知音

紅梅搖手道：她與韋洪德雖然是親生女兒與父親，但是她的母親魯濟平女士，乃是一位醫學深博的女中丈夫，又可以算得了一個女界的偉人，她手創強華強民兩醫院，她未死之前，兩院的醫務異常的發達，韋某是一個終年坐享庸福的東西，沒事還要無風起浪去呼朋引類，結納了不少的淫朋賭友，惹是招非，魯女士對於這種毫無人格的丈夫，簡直是痛心疾首，抑悶成病，她沒有兒子，僅生劍華一人，在高小畢業之後，便昇到醫科專門學校去研讀醫書了，迨到她畢業的當兒，魯女士的毛病漸漸的沉重了，在去世的前幾天，他忽然將丈夫與女兒一齊叫到床前，一手緊握著女兒，一手拉着丈夫再三鄭重的說：洪德與你夫妻一場，很對不起你，我要先你去了，你可要尊重我一句話，不能忘記，便是你與劍華，一人主持一所醫院，這是我一生的精力造成的結晶，你管理強華，強民就由女兒去維持一切，但在平時，你可不能無端的去干涉孩子的正當舉動，否則我在九泉之下，誓不與你甘休。她去世之後，韋洪德不敢不遵照她的遺言辦事，女兒就正式主持強民醫院的院務了。劍華與我結識之後，承她瞧得起我，時常叫我到強民去白相，她非常的同情我，而且對於老父是異常的表示不滿，她說她父親是一個目私自利極端享樂的社會贅疣，根本不配做一個福利人羣的醫院院長，尤其不滿意強華內部的腐敗情形，她在父親的面前曾經勸說過好多次了，可是韋洪德這人一向就是一個只有自己沒有別人的傢伙，他對於女兒的忠告認爲是多餘的，仍然我行我素，絕不

改善一點……這且慢表，再說紅梅將火油爐子點了起來，先燒出一壺好茶來，然後捧送到亭子間的門口，便聽得有呻吟痛楚的聲音由房中發了出來，他呆了一呆，心中暗忖：這不對呀，他是一個非常彈硬的人啊，他在發出了呻吟，逆料傷口一定已起了很大的變化了，她先用手推門，幸而門沒有關起來，電燈已關熄了，雲閣忙問是誰，她忙應道：是我，雲閣伸手一扭開關，電燈亮了，只見她端着一把茶壺，壺口上還套着一隻花磁的杯兒，慢慢的走到床前，先將茶壺放到了一張椅子上，徐舒皓腕，在他的額角上一按，不禁慨然嘆道：如何，我早已料到要發炎了，只好等到明天一早就送你到強民去治傷，可是雲閣却仍有些不服的樣兒，真是奇怪極了，這一點點的傷痕，竟會使得身體全部受影響，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怪事呢，她笑道，什麼怪事，一點也不怪，不過你是不知道這傷口的惡性變化罷了，你的身體熱度如此增高，要不給你吃一點發汗的藥，雲閣却搖首道，不必，可是傷口的四週圍，好像有不少的花針在刺搨的一般，你有什麼止痛的藥水先給塗一點，我倒十分感謝你呢，紅梅忙應道，知道了，你且忍耐一會兒，她下樓去取了兩隻小瓶兒來，一隻裏面放着白色的藥片，另一隻的裏面却放着一種淡黃的藥水，她用一根短鷄毛，瓶中濕了一下子，塗到他的傷口上面去，然後又將白色小藥片倒出三四片來，叫雲閣用水嚥了下去，雲閣便向她問道，這是什麼藥片呢，她微笑道，是止痛安神的藥片，這時你吃下去，不出十分鐘，就會酣然入夢了，雲閣十分過意不去的說，喬小姐，請到下邊去安息罷，我實在慚愧得很啊，費你的神，這樣的照應我……紅梅忙道，不要緊，不要緊，你請安心睡覺罷，我坐一會兒自會去的，雲閣道，你在這兒，我再也睡不着了，紅梅料知他停一會自能安然入夢的，於是便向雲閣微笑說，我去了，希望你能夠安心入睡……雲閣方要起身來送他的當兒，紅梅立即搖手止住。

他道：不要你下床來，你閉目養神罷，她很快的將房門反帶起來，下樓去了，停了半晌，雲閣果然酣然入夢了。紅梅回到自家房中來，她的老父，立即問她道：你到上面去，凌先生的傷勢如何了？紅梅道：的確是發炎了，怎樣的醫治，只好到明天送他入強民醫院去，再作道理了。紅梅因為憂慮着雲閣的傷勢，或者要發生什麼變化，又因她對於醫學是研究不久，尚無根底的人，當然不能斷定這傷勢到了什麼程度了，她一夜無眠，到了次日黎明的上午五時許，悄悄的起身，也不叫醒她的老父，先到鴻福里的弄堂外叫了兩輛黃包車，回到家，中且到亭子間中，將雲閣喚醒了，先伸手去一探他的額角，寒熱兀自未退，她不禁憂心如搗，將他扶下床來，說：雲哥，現在我預備陪你一同到強民醫院中去，傷勢是無論如何，不能夠容牠加重下去的，雲閣躊躇道：便是到醫院中去求治，什麼醫院不好去呢，何必定要到仇人所開的強民去呢。喬紅梅立即向他解釋道：關於這個，我是應該向你二次申明的，就是劍華女士不獨是我的知音好友，而且她的行動，是十二分與老父反對的，強民的一切主權，均操在她的手中，她父親是無權過問的，有時便是有什麼要事待商，都是劍華先回去，或者直接趕到強華醫院中去見她的老父，她所主持的強民醫院中，却不要她父親降臨，因為她深知她老父有一個饑煞雄狗的壞脾氣，見不得女人，尤其見不得漂亮的姑娘，所以她不要他來的，你隨我去罷，不要多所疑惑了。雲閣只得隨她下樓，一同到弄口，坐上了黃包車，直向法界拉去，到了霞飛路畢勳路一轉灣，就到了強民醫院的門外，紅梅下了車子，先將車資付了，然後去將電鈴一撥，一會兒有人來開門了，便向她問道：爲什麼這樣的早到此地來，是不是時疫毛病，紅梅對她說：不是時疫，乃是傷重發炎，形勢十分的不利，院長在院中麼？那個二十五六歲的守門娘姨含笑答道：在院中，小姐敢是與她認得麼，紅梅道：不但是認得，

而且是很要好的朋友，煩你進去通知一聲，就道我是泥城橋鴻福里來的，我的名字叫喬紅梅，她自曉得的，那娘姨聽得是院長的好友，當然是不敢怠慢了，於是一溜烟進去，不到三分鐘，又從裏邊出來滿面堆下笑容來說：好極了，院長知照請喬小姐和病人，先到會客室中坐一會，她穿好了衣服，立刻就出來了。她說着便將喬凌二人引到了裏面的會客室中去，落坐不久，早見一個十七八歲的漂亮女郎，祇穿着一件軟綢的圓衣，趿着一雙繡花拖鞋，匆匆入室，先向紅梅笑道：抱歉抱歉，我這兩天，真是非常之懶，日間的事務多一點，做不了，就分到了夜間做，都得熬到了兩點多鐘才睏呢，所以早晨五六時就無法可以提早起身了。她說話時向雲閣望了一眼，又注視了一下子，然後向紅梅問道：一同來的是喬女士什麼人，紅梅立即將昨天的事件一字也不肯隱瞞的告訴與她了，劍華微微的嘆息了一聲，却向雲閣說：凌先生，實不敢相瞞。我與家父一向是如同水火，格格不合，關於在外面所幹的一切事件，荒謬絕倫，我是他的女兒，祇能立於婉轉勸導的地位，可是他枉自活了五十多歲，唉！家醜不可外揚，不說罷！她將桌上的小鈴一拍，一個看護婦進來，她就向她吩咐道：樓上的大房間如果一齊給病家住全了，那就不妨將我的第二會客室收拾出來，十分鐘必須辦妥了，那看護婦唯唯而退了。劍華很不放心的又向紅梅說：你因喪母用了他五百元，而大起糾紛，現在是究竟如何的解決呢？紅梅便又將胡四福等在鴻福里受了雲閣一番嚴重教訓，偷鷄不着，倒蝕一把米，潑源本本一齊告訴與她，劍華不禁眉飛色舞的贊揚雲閣快人快事，義俠過人，她又含笑對紅梅說：似這般的人，也祇有這一種手段來最為適宜的，她們互相閑談不到一會兒，看護進來覆命說：樓上的第二會客室已經佈置臨時療養的病房了。劍華便請雲閣與紅梅一同到樓上去，紅梅走進房間，便對韋劍華說：院長凌先生自從傷勢

起了變化之後，就發了一場很重的寒熱了。最好要請院長先給他請一位傷科專門的醫生來治療。一下子才好呢。劍華好像分外當心也似的，立即答道：當然，當然，我就打電話給黃榮厚博士，請他就來，我可以說他可算是上海的傷科第一人，尤其我十二分欽佩他的開刀經驗。真足當爲華陀再世，這人對於西醫的學識，固然是非常的深奧，就是中醫學識也非常的精通。當雲閣在病床上躺下來的時候，紅梅便對劍華說：現在呢，我應該先向你告一個罪，然後將我近來所遭遇的不幸事件仔細的告訴你罷。她便將母病不起，向院中借錢起首，一直說到了昨晚大演全武行爲止。劍華不禁對雲閣更浮起了一重尊敬的念頭，喟然慨嘆道：不要說了，我們那位愈老愈糊塗的老子，真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才爲止呢。我是他的生女，豈有不明白的道理，爽快的說，強華醫院是那一樣夠得上資格稱叫醫院呢，真是不開也罷。多開一天，他就多加一層不可饒恕的罪惡，可不說別的，院中的男女看護，他們與她們皆是淫娃浪子，稍爲束身自愛一點的人在裏面一天也住不下去的。我早有此意，預備叫你過來，到我這兒工作，想不到竟鬧出這許多事來，可不是坍盡了祖先的臉面，我總有一天，要登報與他脫離了父女的關係呢，尤其令我瞧不上眼的，就是胡鐵腿，焦大頭這一類馬路上的流氓。他老人家在前世不知道欠了他們多少債，到今生還不清了，所以注這一點上，我對於凌先生見義不快的俠義行爲，拯弱抑強爲公理正氣，立下了光輝的一頁，使那一起毫無人性的野蠻東西，受了一種教訓，深致同情與感佩。雲閣却有些兒不好意思的，回答道：率性粗魯，凡遇不平事體，必不能稍忍須臾，以致時常幹出憑贖的舉動來，過後思之，未嘗不惕然自悔。此次對於尊翁大人的間接的不遜，非常的不安，劍華立即正色答道：雲閣兄，快請不要作如此想，你方才不是聽見我說過了麼，環境還沒有准許我，

否則我早就與他斷絕父女的關係了，說不定就在最近我要實行此事了，這樣下去，要活得我也將不能夠在社會上立足了，他們在談話不久，黃博士榮厚拾了一隻皮包走了進來，劍華與紅梅先後起身相送，黃博士給雲閣的傷勢仔細一瞧，創口的四週，已經有碗口那麼大一圈紅腫的凸了起來，他又用寒熱表放在雲閣的口，然後用聽診器聽了好一會子，便對雲閣道：創口雖然發炎，可是你的抵抗力特殊的強旺，尚不至有什麼重大的變化發生，不過在退熱之後，最好是留院一星期，勿要性急出院，更不必早日恢復你的武術練習，要知道傷口發炎，對身體肌肉方面要受到絕大的影響呢，雲閣點頭稱是，到了黃博士將藥方開出來時，已是上午九時許了，劍華與紅梅互相商議了半晌，在劍華的意思是要將紅梅留下來為強民服務，可是紅梅却非常的踴躍，她的理由是如果沒有這一回衝突，倒沒有什麼關係，在衝突之後，就到劍華這一邊來服務，似乎是在道理方面太拙，說不過去了，但是紅梅却有一種表示，便是她要求劍華准允她在強民醫院住到雲閣傷愈出院為止，她來擔任他的看護職任，劍華當然表示同意的了，因為她與紅梅好像前世有緣，由第一次見面到現在，真是一見如故，非常的表示親熱，紅梅却又請她嚴守秘密，不要將她住在強民醫院的消息透露出去，免得引起了節外生枝的誤會來，劍華深自體諒她的苦衷，知照院中的一切人等，共同守口如瓶，隻字不提，劍華對於院務非常的認真，由晨至暮，辛勞勤苦，不稍怠惰，她每天到晚餐的當兒，必然到雲閣的房中來，與紅梅三人同進晚餐，談得非常的投機，劍華這位小姐頗不輕許他人的，尤其是異性朋友，她的交游雖稱廣闊，可是得到她青睞的，至今還沒有一人呢，紅梅本是一個聰明透頂的女孩子，她對於凌雲閣，在過去的若干時，大家雖然同居在一家，可是彼此見面的機會太少了，所以認識不清，自從他這一

番見義勇爲，將自己從極危險的環境中救了出來，他一種豪俠義勇的誠懇精神，早已使她芳心寸寸，感激萬分了，是的人類是感情動物，只要發生了感情，在無形中便自親近起來，久而久之，大多因情而生愛，更進一步，由愛而互訂婚約，好合百年的，不過，紅梅總感覺到自己太寒酸，似乎還不夠資格作雲閣的敵體，因爲她已看出雲閣這人眼高心熱，却是一個落落難合的純潔青年，他的文章，他的品行道德，皆足使他驕傲，然而他讓抑謙和，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她感覺到雲閣非常的偉大，他將來必然會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同時還有一個值得她欽佩的人，那就是強氏醫院的院長韋劍華，她對於劍華的才識品行各方面，都有自愧不如之感想，從這兒倒使她得到一個結論，她個人在暗忖着，像劍華這樣能幹的女性，如果嫁了一個庸俗的丈夫，或是一個褻袴子弟，那才是一朵鮮花插在污泥中的，她又想到像凌雲閣這樣一個奇男子，大丈夫，如果娶了一個沒有智識的女子，或是某公館中的摩登小姐，那又是一種天大的冤枉，由此她便漸漸的想到，如果叫他與韋女士走上了戀愛之路，那才是一雙兩好天生一對呢，這是雲閣住院已經三四天以後，紅梅個人的感想，可是她又又有兩件可慮的事情，那便亟須要在無意中，探問他倆一下子，她在默禱着，雲閣沒有訂婚，劍華尚無對象，在這一天，雲閣身上的熱度，完全退去了，他在日間已經問過黃醫生，他對於酒一向是很歡喜吃的，尤其在抑鬱無聊的當兒，得到黃先生的准許，便請紅梅給他辦兩瓶茵陳牛莊來，劍華在傍止阻道：難得到做院養魚幾日，這一個小東道，我難道不能做麼，不須賢妹煩神，一切我自會知照，廚房預備，近一週來，院中醫務紛忙，我本來也歡喜在公餘之暇，飲一杯以爲消遣，因爲俗事太多，已有好久酒不沾唇了，可是我還沒有知道凌先生歡喜吃一點什麼下酒的菜餚呢，我可以到八仙橋小菜場去挑選

一些新鮮的來烹煮，雲閣忙搖手道：「韋女士，切勿如此客氣，轉使兄弟慚愧不安。」她立即向他笑道：「我們拉開了喬女士不說，彼此還有一個大同鄉的關係呢，你如果不肯坦然一些，那麼，我不獨要懷疑你這人過謙懷詐，我更不需要你這樣一個虛偽的友人。」雲閣聽得，倒不好意思再客氣了，便笑道：「恭敬不如從命，什麼小菜我都吃，只是唯一的希望你不要當我是個客人。則我以後去或者時常來拜訪拜訪，最好燒幾式故鄉風味的菜肴。」劍華欣然笑應道：「這個便當，我們這裏的廚丁倒也我們同鄉人，他做出小菜來，很配我的胃口。」

第六章 明大義劍華拒亂命

「我想你也作興吃得慣吧。」紅梅笑道：「真是能者多勞，一位堂堂的院長，還要坐包車去買小菜麼？」劍華正色答道：「妹妹這是你沒有深悉人情的緣故，才有這樣的論調。要知道一個家庭的主持人與一個公共的機關是同樣的負責重大的，大事小事，非得親自主持不可的，稍稍鬆怠，便弊端百出了，可不是麼？像我前一月因事多叫廚司去買小菜的原料，不到一星期，院中同事便噴有煩言了，你說怪我多事麼？說着，佯出玉腕瞧一瞧手表，已是八時十分了，她便匆匆出室，到小菜場去買小菜了。停了一會子，她回來了，攜了一大籃魚肉菜蔬等，交付廚司去辦，到了中午十一時，劍華特地親自到廚下去辦了兩隻小菜，一隻是清燉鯽魚，另一隻是荷葉清蒸肉圓，兩隻炒，一隻是椒絲炒鱈背，一隻是藕粉炒蛤肉，這些都是他們家鄉的上好小菜兒，一會子，劍華叫一個丫頭到雲閣的病房中，將吃飯的檯子搭了開來，她攜了一大瓶紫葡萄酒笑吟吟的走進來，對雲閣與紅梅笑道：「好了，我們今天小聚一回，不准阿誰客氣，更反對空說客氣話兒，是吧，大家都是置身

異地的旅客，所謂他鄉遇故知，是一件最快活的事情，所以我是十二分的不贊成虛心假意的短命客氣，令人掃興。紅梅與雲閣同聲說：好極了，我們今天絕對不再和你客氣，這樣的說笑了兩句，廚司已將四色小菜送上來了，他向劍華笑道：真沒有想到院長有這一手，這四色小菜，便是一等一的上海廚子，也沒有這樣的本事可以燒得出這幾樣菜看來，可不是麼？方才我嚐了一點味兒，確是鮮美絕倫啦，佩服佩服，紅梅向她笑道：你真個親自動手的麼？文武全才，我對於煎炒就沒有什麼經驗了，祇能燒粥煮飯，應付一些尋常的下飯小菜，還可以勉強的弄出來，她微笑說道：好了，這又沒有什麼深之大義，做出來，祇要用心的看一遍就行了，火候看正了，譬如炒菜的火要燒得十分旺，清嫩的小菜，便須文火，她一邊說一邊倒了三杯葡萄酒，在雲梅俯的面前，自己在主位坐下，一面談及家鄉方面的風俗屑事，一面低斟淺飲，三人都感到十二分的高興，各自打開了話匣，關於故鄉的逸事瑣譚，彼此縱談不已，他們談逢正健時，突然有一個二十多歲穿西服的瘦長子走了進來，劍華忙帶笑起身招呼道：游先生沒有用午膳呢，就在這兒隨便吃一些好麼？那個瘦子却搖手說：不要客氣，請罷，我是吃好了中飯來的，劍華笑道：總院開飯，沒有這樣的早啊，客氣自願餓肚子，我可不能負責任的，那瘦長子笑道：到這兒還不是與總院裏一樣的麼？為什麼要客氣呢？這兩天院務忙碌得異常，所以特殊提早半小時開飯，他說罷，又自回頭向紅梅望了一眼，不禁有些兒奇怪的說：喬女士為什麼這許多的日子不到院中去銷假呀，紅梅粉頰上浮起了一陣紅暈，勉強答說：這一向我的身體不大好，我已經向院長辭職不幹了。游效周又向雲閣說：還沒有請教這位鄉兄尊姓？雲閣道：不敢，小弟賤姓凌，草字雲閣，轉請教他笑吟吟的答道：游效周，安徽合肥……雲閣笑道：又是一位不遠的同鄉了，劍華道：游先生今天有什麼見

教麼？他道：韋院長午前打電話給我，叫我到畢勳路出診時，到此地來，知照你今天下午六時回府一行，大概韋先生一定要有要緊的事情要和你商量，他並且再三叮囑要你一定回府一次……劍華沈吟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要我回去，沒有什麼事情啊。游效周笑道：不管有沒有事情，你回去一次，便得了。她點頭道：好的，我准時回去，游效周也不多留，就起身走了。雲閣好生奇怪的向劍華問道：突如其來的叫你回去，莫非爲了我住院就醫的事，給他們知道了麼？萬一我言不幸而中，女士爲了我們受到令尊的譴責，那麼，我們可就十二分的抱嫌不安了，劍華忙道：不見得，不見得，便是爲了此事，他也沒有理由可以來責備我的，須知開設醫院的目的，就是爲人羣謀幸福，治傷醫病，是我們的天職，不論何人，祇要入院，除非是時疫，或瘋癲等無法容納外，一概沒有理由可以拒絕人家的。雲閣道：話雖如此，可是我們總覺得對不起，代人受過，她正色答道：請不要說這些不中聽的話，我想來是不會代你們受過的，更進一步說，我父受懲，與紅梅女士弄出那一套不幸的事件來，是他自己與你倆不對，我與二位則不能因爲我父也與二位立於對敵的地位啊！越是如此，我倒越要與你倆就從今天起彼此訂交，所謂物以類聚，我們絕不可因此而發生隔閡，總之，我的性情紅梅女士是十分稔悉的，父親與我，平時的情感早同冰炭了。紅梅點頭說：這些皆是肺腑之談，我祇希望令尊叫你回去，不是爲的我們的事情，那就好了。雲閣道：橫豎現在我的傷口已經完好了，身體也已復原了，何必多在這裏逗留呢？我想今天就出去了。劍華忽然臉色一沉，忙道：爲什麼這樣的忙，不遵黃先生的囑咐，與你的健康方面有害無利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我開醫院，你來治病，不是什麼曖昧犯私的事情啊，何必這樣遠避……你不能走。紅梅道：既然是這樣，凌大哥倒不能出院，你留在這兒，讓我回去罷。劍華搖手說道：你也不

可以走的。等到後天一回。紅梅只得答應了。就在他們談話的當兒，韋太爺的電話來了。劍華將聽筒抓起來，第一句就聽得她父親說：你是劍華麼？快些回來一次，因為我有要緊的事情，要和你商議。汽車開到，不可延擱。劍華皺起雙眉，很不快的將電話掛上了。一面在翻閱着一本新藥物的目錄，一面自言自語的說：有什麼事情，這樣的緊急……三分鐘後，汽車夫阿貴進來了，她將身上的外蓋衣脫下來，也不易衣裳，隨便穿了一件華而紗的旗袍，連皮包都不帶，出門上車了。回到家中，上得樓來，便見父親滿面不快的神色，獨自騎在沙發上，像一頭北國黑熊，兩眼露出憤怒的光芒，釘着劍華，一瞬也不瞬。南窗下立着一個垂頭喪氣的胡四福。劍華此時心中已經明白了大半，偏作不知的問道：父親今天叫我回來，有什麼吩咐？他在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有什麼事，你自家心中還不明白嗎？劍華道：什麼事？他大聲道：別人坍了老子的台，你竟與人家分外的熱絡，到底是什麼玩意兒？你說，劍華冷冷答道：這真是奇語，天外飛來了，誰坍了你的台？我又和誰陡然熱絡，沒頭沒腦叫我無從回答了。韋太爺道：難道你不曉得我與喬家父女的一回交涉麼？那個姓凌的雜種給喬老頭子硬出頭，打傷了我好幾個徒弟，還逼着他們請酒賠錢，大失面子，你竟會給姓凌的治傷，而且今天還得請人家吃飯，自家到廚房去辦小菜，便是對於你的老子也沒有過一次像這樣的孝順呀。他這幾句話說得劍華無名火起，忙道：你和喬家父女發生什麼衝突，事前事後，也會告訴我一個字麼？老實說，所謂辦菜請人吃飯，這是我誠懇待人的光明舉動，絕不是做了什麼沒臉的事，玷辱父兄的顏面，你爲了什麼事，與喬紅梅父女衝突，不妨將事實告訴我，我認爲應該衝突的，那麼，從今以後，我便不要再見喬氏父女，與那個好管閒事的凌某了。韋太爺倒說不出什麼來，只有怪自家女兒不應該和他走反門，纏了大半天，依然沒有什

麼真正的道理說出來，胡四福只得說好說歹的將韋太爺的火氣說得平了下去，可是劍華的態度依然十分二的倔強，一任他父親大發雷霆，她總是據理力爭，一句也不肯讓，可是韋太爺今天叫她回來，倒不是爲了她爲雲閣治傷的這樁事情，却另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須要女兒來幫忙，才能夠有左券的希望，游效周回來，將凌喬與劍華同桌吃飯的事情來告訴與韋太爺，他這才知道，所以氣得急不能待的叫她回來了。韋洪德偶而回過頭去，向胡四福丟去一個眼色，四福會意，和另一個傢伙，搭着訕走了出去，好讓韋家父女開始談判，韋洪德一聲長歎，伸手將沙發旁邊的椅子輕輕的一拍道：劍華你且過來，我有話要和你說。劍華便立到椅子的旁邊，一手攔在椅子背上，就聽得她的父親低聲下氣，和顏悅色的說：孩子，方才的話，本來是我的不是，怎好怪你呢，不過以後去你爲老子掙一口氣，與喬家女子斷絕往來就是了。劍華含糊應了一聲，又問道：還有什麼事麼？洪德愁眉苦臉的向她說：劍華我兒，你也不小了，我沒有三男四女，如今祇有你一人在我的膝下，你母親又棄我先去了，我有了什麼重要心事，除到你，還有誰來商量呢，我兒，你知道，爲父不出一星期，就要坐長年，說不定要吃衛生丸，和你永別了，孩子，你是我生的孤單一個，我怎麼可以不給你事先知道呢。劍華吃驚不小，立即皺眉問道：你老人家又自闖下什麼禍來？他搖頭歎息道：也是一時氣憤，不加思索的叫入暗殺了一個律師，如今血案重翻，我竟不知道這律師有幾個高門貴府的親戚，現在他們都出來要給死者伸冤，昭雪了。而且結我去執行行兇的正案犯，已經不愜被捕了，你想此事，我還逃得過門麼？劍華問道：打死的律師又是誰呢？韋洪德道：三年前，我的徒弟牛腿阿興不是在法界犯了一件搶劫殺人的大案麼，待到事情發生了，阿興的女人和母親到我這兒來，硬要借我三萬元，否則那狗子就準備咬我一口，我

當時手頭又甚拮据，一時無銀應酬，不料他竟咬了我一口，硬指我是主謀人，而且過去會有若干的綁票案子，坐地分贓呢，我不得不上下活動，四處托人，只不容易保釋出來，可是我已弄得精疲力竭了，在兩個月之前，又是一個徒弟，名叫小火龍阿胖的，又在閘北寶山路犯了一起結怨殺人的案子來，照例他的妻子到我這兒來借錢，一開口就是兩萬，我答應給他五千，仍然是不答應，而且內中有一個狗蛋律師名叫包打書的，在五年前落磊時候，曾來向我借貸一千元不遂，他就懷恨於心，自從他混到一張法學院的文憑到手，掛牌做律師之後，就時時刻刻的要來計算我，可巧這一次小火龍的父親請到他了，他便叫小火龍的女人先來向我硬借，繼則親自去教小火龍的口供，死命咬着我，不放鬆，非要弄得家破人亡不止的，我這次受害險一些，又要坐穿了牢底兒，終算後來得到李大鵬先生之力，沒有跌倒在他手中，可是依仗着司法機關中有不少的認得他，竟在一家浴池中口出浪言，非要韋某到大監中坐上十年八年，才消他當年的胸中惡氣呢，可是有若干的友人來勸我與他將難過消除了，我倒十分願意，那知中間人去對他說時，他竟冷笑一聲說，要我和韋某言歸於好，除非他在日昇樓前的五岔路口跪下來對我磕上二個響頭，我們就算了，還有一條路，可以給他走的，便是當日借一千不願，今日我却要借他十萬元了，還要他情情願願的拿出來，如果打了一句擱頭，或是什麼不寫意的話，那麼，我倆的怨氣，便是到一百年後，做鬼都消不了的，孩子你給我想吧，我除非回倒鄉下去，不再在上海住了，如果還想在上海撞撞門面的話，那還能忍受下去麼，於是一時氣憤極了，當即將我的大徒弟馬阿榮叫來，給他一千五百塊，叫他相機行事，務要在一個月內做掉這個混蛋，有了他便沒有我……這樣一來，阿榮又去叫了兩個幫手，在新閘路的西端，候着他從寫字間回去的當兒，砰砰

兩槍送了他的性命了……不料他有兩門勢力很大的親戚，現在一同出來追詰兇犯與主謀了，一個表兄姓王的，還容易應付，只是那個姓張的母舅，據說做過好多年局長廳長的。劍華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是一個五十以外的典型官僚式的人物，四方臉八字鬍子，頭戴瓜皮小帽，紅瑪瑙的頂子，身上穿着八盤龍對花的玄緞馬褂兒，古銅色素緞皮袍子，臂膀上還套着一根司的克，他的名字叫做張萬發，曾經因腳氣病到強民醫院住過一星期，她便問他的父親是不是此人。韋洪德點頭道：「就因為他到你的醫院中去醫過病，這才橫路殺出程咬金來，硬要扳我的差頭了。」劍華詫異道：「這話又是奇怪極了，我又不曾開罪他，而且叫着護們分外的當心爲他服務，她老子頓足說對啦，就因為你待他太好了，他才有這一次花頭出來的。」劍華聽得簡直如墮五里霧中了，嘖嘖稱奇的說：「怪事，怪事，真是天大的怪事，世間竟有這樣不知好歹以德報怨的東西，可見得天下之大，真是無奇不有了，可是你老人家的意思預備怎樣呢？」韋太爺歎了一口氣道：「事已如此，你如果不來資助爲我一臂之力，這一回準是擱了下去，不得復生了。」劍華皺眉說：「要我怎樣的幫助你老人家呢？」韋太爺緘默了半天，才又開口說：「劍華，你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這位張太爺自從在你的院中，就對倘若干的親友極力贊揚你的才貌能幹。章說：『辜蓋世無雙，前天你的義父苗勃興到我這裏來告訴我，要想我脫了殺人的干係，除非你的女兒下嫁與張廳長做側室，除此之外，別無門路可尋了。』」劍華陡然變色，默默不答，他又搖搖頭說：「事情真要急死人呢，據說不到一兩個星期的功夫，張廳長就要接任上海的警察廳長了，大權到了手，要殺個把人，還不是像割雞那樣的便當麼？好孩子，你受一些委屈罷，好者張公館有財有勢，你是一生享受不盡的，雖然在名義方面稍稍推扳一些兒，這是推扳在自家的父親的身上，又有什麼辦法呢？你總

不能眼望着爲父上斷頭台呀！劍華此刻一顆芳心簡直是碎然欲碎了，又是氣，又是憤，又是切齒痛恨着老父暴戾，狠自食其報，死不足惜，可是一想到自家父女的關係無論如何，當然沒有坐視不救的理由，要救了父親，那麼就非犧牲了自己的一切不可，怎麼辦呢？她左右爲難了。最後的一刹那，智理在隱意識中告訴她，犧牲了一個爲社會爲大衆謀福利的青年女子，去救活一個陰險毒辣，擾害社會安寧，戕殺個人生命的老魔頭，兩兩相較，無論在人情世理以及法律各方面，皆沒有允許他的理由，如果自家老父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好人，平白的遭了冤枉，爲兒女的當然有設法援救的責職，義不容辭的，可是她的父親實與以上這一種人完全相反。她毅然決然的對她的老子說：父親，你方才的話，恕我不孝，我是不能應命的了。要我去替代你老人家砍頭或是槍決，我倒是十分的願意。要我去給軍閥官僚作玩物，這不獨將我一生的名譽地位掃地，這簡直是沒辱祖先荒謬絕倫的舉動。不孝的罪名，只希望你老人家另設他法了。她說罷，也不等她父親回答，怒冲冲的起身下樓走了，只將一個章老爺氣得幾乎將腦門炸破了，連連說：這個小東西，這票小貨色，生全了翅膀會飛了，就連這般緊急事情都不能夠允許我，竟忍心瞧我送性命了，唉！養男育女，有什麼用處？到了現在我才明白這一回事情，真是滿盤都是假，什麼父子兄弟到了生死關頭誰也不來顧誰，倒不及交幾知音的好友有些義氣呢！胡四福在下邊瞧見劍華滿面怒容，下得樓來，他還認識相走上去，搭着訕兒說，大小姐走了麼？她忽地柳眉倒豎，指着他的罵道：還了滾麼？大樹一倒，猢猻就散了，這是上海灘的天演公例，我們老子給你們總算領上了一條殺人犯法的大路上了，深恩大德感激非常的，胡四福被罵得啞然笑道：小姐不要錯怪了人，你們老爺向來是獨斷獨行的，事無大小，絕對不准別人多說一句話的，劍華切齒道：好了，

胡先生，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好人了。不過我們那位糊塗爺子丟了腦袋之後，我想你們至少也要感覺到少掉一個衣食父母了。老實說，此番我們爺子沒有什麼關係便罷，萬一有了三長兩短，老實不客氣，我總有辦法和你姓胡的算帳，你等著罷。她說罷，憤憤的走了。胡四福識得劍華雖是一個少女，可是性如烈火，凜不可犯，他一句也不敢回答，一任她掙排了一頓，直待她去了之後，這才重行上樓來，只見韋太爺哭喪着臉見了四福，只是搖頭嘆氣道：我早就知道這事是沒有希望的了，這丫頭的脾氣，執拗得寧斷不彎，她一點兒也不給老子打算，早知如此，悔不當日在水桶中，呱呱墮地時，一把揪住了，勿消一分鐘，便得淹死了，那便不會到今天同我淘氣了。咳！言之痛心啦。四福也是束手無策道：依我說，人心都是肉做的，令媛此番不加考慮，便直截了當的回了你，這其中一定是受了那個姓凌的小子唆使的了。如不然，無論父女的感情壞到什麼地步，一聽到這種危難的惡耗，絕對不會置了不理，掉頭就走的道理。老韋在沙發上霍的跳了起來，說：對啦，對啦，停一會我親自前去逐出那個野小子，他媽的他存心與我作對了，我饒了他，我就是一塊「磚頭」啦，他越想越氣，砰的跳起來，走到寫字台邊，一撥號碼，電話打到了強民醫院。王曼博士聽電話，他便道：你是王先生麼？我是韋洪德……我請問你強民院中現在是不是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皖北口音的少年在醫治傷痕……有的，他的名字叫做凌雲閣……好，我正要找這混蛋算帳，他幫助姓喬的賴了我一筆借債，又將我的朋友與小脚色打傷了。你們難道不知道麼？還會收他入院醫傷，真是荒謬已極，趕緊給我擡他立刻滾出去，兩小時後，我就要來院調查，如果發現他在裏邊的話，那麼我可要與你說話了……王博士是位年近花甲的留德醫博士，是劍華聘來擔任強民醫院的主任醫師，他老人家接到這一個電話，異常的震怒，拍的將

電話掛斷了，大聲嚷道：「混帳，混帳，真是豈有此理！他家家事關到我們什麼？誰又去打聽來人的根底？與他家有沒有難過，然後再收納呢？太也瞧輕了人啦！他是什麼東西，敢在我王某頭上發混帳脾氣，不是他的女兒感情難却，再三邀請，要十人扛，八人抬，我姓王的絕不會來的。」雲閣在隔壁的房中聽得清清楚楚，正待過來安慰王老先生，猛可裏便見劍華帶着一面孔的怒色，走了進來。王老先生氣吁吁的從主任室出來，將方才電話中的話告訴了她，然後說道：「我姓王的痴長五十八歲，也會服務了許多的衛生機關，却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令尊這樣的一個人，真是笑話！他將我姓王看着什麼人，不幹了，請小姐另請高明罷！」劍華忙陪笑勸慰他道：「好了，好了，請伯伯瞧姪女兒的份上，家父是一個不識字的粗人，根本就談不到資格，他得罪了伯伯，只怕他自家還不會知道呢，可不是麼？我這強民醫院是亡母獨力創設的，與他是毫無關係的。他絕對不能來橫加干涉的，他越是如此蠻幹，我只有以蠻的手段對待他了。伯伯寬懷大量，你老人家還是瞧姪女的面，上罷，你老如果真個動怒離開此間，那麼強民醫院固然失去了重心，而一般公館幫中，必然得顧而之他。我這醫院還開得下去麼？一千一萬，請老伯伯多瞧姪女一眼罷。」她說罷，沒好氣的一個電話搖到家中，對她的老子道：「須得請你老人家自重自愛一點，強民強華兩院皆是我母親茹苦含辛的半生心血，好不容易創立下來，在她老人家臨危的當兒，不獨當面對你說，強民指明給我來主持，而且有母親的遺囑，有你的簽字，遺囑上面什麼話，你大概沒有忘記了罷。你昏天黑地的將一聽強華醫院鬧得變成了淫娃浪子的行宮，聲譽狼狽不堪，自家不思反悔，又要來干涉強民的內政，便是將強民鬧得關了門，我想來，也不會減輕你目前危難啊，老實說，談到家庭關係，你是生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女兒，可是你如果要來在強民醫院的本身，橫加

搗亂，那麼人是父女，道理不是父女，我有全權應當護衛這強民醫院的，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對不起，我祇有請捕房來維護院中的一切秩序了。我不希望你來，更不願你來拿我出氣，你有精神趕緊用自救道途上面去罷，不能夠再來校外生業，便是將女兒主持的醫院鬧得關門了，你也沒有一點感風向子可言啊！她氣呼呼的拍撞一聲，將電話忽的掛斷了，雲閣在旁邊聽得異常的清晰，十二分不安的向劍華說，韋女士，請勿爲我傷父女的情感，好者，我的身體，早已復原了，操早一天，終於要出院的，不如就是今天讓我出去罷，她搖頭說，家醜不可外揚，雲閣兄，切勿胡亂誤會罷，須知我與家父發生糾葛，另有他事，與你毫無關係的，但是雲閣，再也不肯住下去了，當晚便正式出院了，劍華將他送到了霞鏡路口，叮嚀至再的關照他在公餘之暇，時常來走走，不說雲閣返家，且寫韋太爺接到女兒的電話，只氣得活像河豚魚撞橋樁，幾乎氣炸了肚皮啦，然而他無論怎樣的發怒，却沒有勇氣真個打到女兒的院中去，只好在家中亂跳亂罵不已，一班用人真是前世不修，受盡了他的骯髒氣，大家都在背後大罵山門，老不死的……就在這一天的晚間，在警察廳充一個書記的王家強，他是韋老頭兒的得意門生，在他沒有工作做的當兒，一向是住在老師的家中，吃喝頑笑，有時還得老老頭兒伸手拿個一百八十去花。老頭兒得寵他的當然也因為他的「頭子活鹿」，嘴來得，手也來得，現在他混到警察廳中去幹公了，雖則是一個小小的書記，然而韋洪德却認爲「老師與有榮焉」，更加瞧得這小子，像韋家門下的一根擎天王柱，駕海金樑了，不過小王却有一種過人的本領，那便是吹拍與鑽路手快脚快，誰都及他不來的，就是這一次勸老頭子趕緊使用美人計去消滅了自家的罪惡，也是出乎他的主張，他進警察廳不到三個月，不獨一班科長區長二路角色的馬屁給他拍上了，就連前任的吳某和

現在就要接任的張太爺，門子都打通了。他在夜間八時左右，很匆急趕到了老頭子的私寓中華路銀河里去，韋太爺見他一頭大汗，一顆腦袋像出籠的饅首一樣，立即叫娘姨絞手巾把子，阿姐開冰凍西瓜，特別招待這個高徒，他一面抱着半片大西瓜，狂啖一回，一面却正色的向韋太爺說：你老人家的事情弄得妥當了麼？風聲不妙啊，在最近的兩星期中，如果沒有切實的答復，只怕就挽回無方了，可不是麼？今天的消息越加不好了，那個包家裏的小孤孀，竟到廳長太太的面前哭訴了，晦氣真晦氣，想不到廳長還是一個怕老婆的專家呢，我正在他家西廂房內膽抄他接任的宣言底稿，清清楚楚的聽得張太太說：你上任第一件大事，先將那個姓韋的抓了來，押到偵緝隊中去，用大刑一拷，不怕他不將實情招出來，然後你便下令槍決，好給我的外甥報仇，千萬延挨不得，更不要他分文的賄賂，你如果不給阿書報仇，我可問你將來還要什麼面子在�上海混事呢，你自家想想罷，阿書給那個姓韋的害死了，差不多已經成爲公開秘密了，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張太爺只是唯唯的答應，從今天起，我可以說，你老人家又多了一個性命交關的死對頭了，你老可會與大師姐互相商量一下，他連連搖頭歎息道：不行，不行，這個死貨，她完全在要我看，一口回絕了我，還不算，並且還要說出若干氣死人的話頭來，小王不禁失色道：真是如此的話，簡直是完了，除這一條較有希望之外，別無他途可走了，韋太爺哭喪着臉問道：除了這個小賤貨難道我們就不能另想一個變通的辦法麼？他搖頭道：你還不知道張太爺的脾氣呢，他的年紀雖然是很大的了，可是一顆心，倒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呢，還記得我在前天遇到他的學生胡區長告訴我，關於張太爺的一件趣事，他說：張太爺這人的脾氣是任何人不同的，他愛上了一個女人，千方百計都要設法弄到了手，否則終日要坐臥不安，神志不寧，甚至寢

食俱廢，那一種狗不得渡河乾急的神情，真是難畫難描，假使他認爲不足取的女人，無論她是天姿國色，閉月羞花，却始終引不起他的興趣來，甚至連正眼也不屑一瞧的，以前會有若干巴結他老人家的朋友，在青樓北里揀選些如花似玉的小子，生作爲禮物，送到他的義母孔太太的公館中去，十有九個是原封不動，鼎惠懇辭，你想誰，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你要去使用桃爛李代的辦法，還能夠收效麼？依我的主張，仍請你老人家與大師姐去商量才有生路。否則別無他法可以解此重圍的，韋太爺反向王家強說：我已經弄得癩了，你的口才比較我來得，你可能幫幫我的忙，給我去一次，勸勸那個賤東西，你不妨告訴她，她如果不答應我的話，那我便不客氣要以手槍來買他的性命了，我橫豎是走投無路了，不如打死了她，我挺身出去，同樣的犯法，不如犯得大一些，我不讓她在世上享福的。王家強忙搖手道：太爺的火氣，依我說還是捺一點的好，何苦來要這樣的決裂呢？憑我三寸不爛之舌，且去勸說勸說，或者小姐能夠聽我的話，那便再好也沒有，他便自告奮勇的向強民醫院出發，他到了強民醫院，投刺請見院長，劍華在樓下會客室中接見，家強與她寒暄之外，遂漸漸的談到她與老父反目的事情了，家強對她說：小姐，你是位絕頂聰明人，此番的所以來求你的，不是別的事情，實在因爲我聽得令尊告訴我，事態實在嚴重了，對方面已經下了決心，非要將令尊撤到地不可的，除了你實在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解這個圍的，劍華不禁冷笑一聲道：家強先生的見教，我實在有些兒不懂的了，我是一個弱女子，什麼事情獨需得着我呢？你說罷，即如我父親平時一向就以孟嘗君自居，門下食客如雲，難道這一點點的事情，還要弄壞了沒有辦法麼？這真是笑話了，家強忙道：小姐，你可不要這樣的說了，彼此皆是自家人一樣的我，王某深蒙令尊的照拂，大德不敢復忘，不過如今他老人家既已

出了這樣的事件，我們當然要表示關心的了，如果不給老人家再走設法，想解掉這個厄，那便不能算人了，但小姐你也得想想啊，這可是義不容辭的事情呀，劍華變色而起，冷笑一聲道：「王先生的話，說得太也滑稽了，義不容辭是父母的治命，不是亂命。而且我們太爺身上的事，只有他自家肚皮裏明白，要我多說什麼，你王先生也是一個明白人，老實說我父親如果平白的受了他人欺侮，那麼，我雖然是一個女流之輩，總得法外設法給他老人家圖謀報復的，只苦我是一個天良未斃的人，不忍幫助他去胡行胡幹，廢話多說也沒有用，只請王先生回復他一聲，要什麼都行，要我去甘心去送給那老官僚作玩物，那是不行，不行，十八個不行的事，縱然就是砍下了我的頭，我也不會承認的。」王家強道：「小姐可勿要見怪，依照你們令尊那樣的切齒痛恨，說不定要鬧出不幸的事情來咧！他而且會這樣切齒的說：她如果不答應的話，那我一定會用手槍將她打死了的，那時我倒來不及的勸他消消氣，熄熄火，千說萬說，總是自家的父女，何必如此決裂呢。」劍華冷笑一聲道：「好啦，不必多說了，我橫豎只有一條性命，沒有兩條性命，與其送給那個老官僚去開心要子。」

第七章 城門火殃及池中魚

倒不如他老人家用手槍將我打死了來得快呢，我絕不因爲他這樣的恫嚇，一下子遂即屈服，他越是想用野蠻的手段來對待我，我是越不買帳的。家強見她越趨越硬，知道事情沒有挽回的餘地了，不得不快快的回到了銀河里去，將此情形約略的告訴老韋一遍，這一來，可將一個韋洪德氣得三尸神爆炸，七竅孔生烟，連連冷笑道：「事已如此，還有什麼話可說，難道我還能去給她跪下來磕頭不成，好了，自有辦法。」

……在他這一句話沒有說完的時候，忽地由外邊走進了四個人來，各人手中都緊握着一把新式的手槍，他們先，後擁到了樓上的房間中，四枝槍對定了韋太爺與王家強二人，大聲喝道：舉起你們的雙手，不准動！就見一個人走到韋太爺的身邊，拿出一付手銬子來，將他緊緊的銬了起來。韋太爺慌了手足，連向他們打招呼道：各位不妨客氣一點，我兄弟不是半吊子。他一句話沒有說完，拍的一聲，一個老大的耳光打在他的面孔上，這個暗探高聲罵道：閉上你的鳥嘴，誰和你是自己人，好不知恥。知道你的那事犯了麼？走走！韋太爺出身出世以來，吃人家耳光，今天祇算第三次，前兩次耳光却給大亨打的，倒還氣得過點，今天竟被警察局中一個暗探着力的敲了一記，只打得他耳朵裏開飛機，眼睛裏放燄火。險一些兒氣得昏厥過去，可是犯法身無主，都怪自家的脾氣不好，如不幹了殺人的勾當，阿誰敢來碰倒他身上的一根汗毛呢。王家強在旁邊瞧不過去了，起身對動手的那人說：老田，瞧在兄弟的份上，不必再動他了，叫他跟你們去就得了。田標在局中認得王家強的，他冷笑一聲道：王先生也是一位老公事了，姓韋的與我們無仇，無恨，爲什麼要如此的，不客氣，這緣因你是一個聰明人，也不要我多說了。不奉上司的命令，就好這樣的做了麼，實對你說：打一兩個巴掌，是瞧得你在旁邊已是十二分的留面子給你了。如果依照上峯的吩咐，這個韋老頭子，不到局中先得死了一大半，你還不明白上司的頑意兒麼？王家強實在無力庇護他的老師了。只得又對田標說：田大哥，我有什麼不知道，不過這事還有轉圜的餘步，並沒有到絕路咧，你們燒香燒在苦廟中，送佛送到西天去。做師也是一個照招滿架的大朋友，大家見面日子正多，得饒人處且饒人罷。他又對韋太爺說：你老不必憂愁，坦然隨他們去罷。我再來設法。韋洪德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忙對田標說：田先生請你稍留三分鐘，讓我與

女兒通一次最後的電話，田標總算答應他了，他說出碼號，田標給他撥好了，叫他聽，那邊一個女子口音說：……強民……阿是叫倪院長聽電話……等一憩……換一個女子來答話了，他聽得出聲音，是女兒劍華，他立即對她嗚咽訴道：女兒，我現在已經上……上了手銬腳鐐……和你最後一次通話了，事已如此，還有什麼可說，我如果被判槍決，你可爲我盡最後一次義務，將我的尸骨入殮，運回原籍與你母親合葬……他說到這裏，自家固然是泣不可抑，更聽得劍華哽哽咽咽的暗泣聲音，可是她竟沒有一個字回答。拍禿一聲，就將電話掛斷了，韋太爺真是心如刀絞，含淚對四個偵探一聲道謝，起步便走，他的管家婆昌二嫂哭得淚人也似的，繞在樓梯的旁邊，還有兩個少女一個少年姑娘，也自流涕痛哭，如喪考妣，一片價的太爺走了，丟下我們怎了啊！田標等還只道是他的二個女兒，一個媳婦，一個填房夫人呢，他還自俏皮的向昌二嫂說：韋太太不要哭，光哭不拿主張，是毫無用處的，只消和你們的大小姐去商量，就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可是壓那位少奶奶也不要哭了，趕緊打起精神來，勸你們的大小姐火速去叩見我們廳長，你的老公至少也得受一些兒活罪呢，真好笑，田標說了許多話，她們竟會一聲不答的紅着臉走開了，田標是個什麼人，他還不明白嗎，立即朝徐必勝笑道：這是什麼頑兒，一聲不答的大家走開了，奇怪……：那知徐必勝的阿弟就住在這住宅的對面，韋府的醜事橫德他完全知道，早就告訴給必勝，他說老韋簡直是一輛垃圾馬車，不管三七二十一，皆要幹個明白的。終於韋太爺在一羣非妻非妾的女人哭聲中，出了大門，上了警察局的捕盜車，嗚的一聲，開得走遠了。家中留下了他的賢徒王家強，趕緊再打電話給劍華作最後一次的呼救了。可是接電話的不是劍華，乃是一個看護女子，她回答是院長已方才出去了，原來劍華在表面上雖然是恨父親行爲殘

暴陰毒，可是現在真個到了郎當入獄的時候了，她心非鐵石，倒底有父女之情的，方才她接到父親的電話，芳心欲碎，實在無從置答了。她真是難住了，如果答應了罷，當然非她所能忍受，否則便眼睜睜的望着父親上斷頭台去，乘風涼了。在這無法可以解決的時候，她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此公有極大的來頭，不過目下以環境的關係，隱居滬上，既門不仕，不獨政府的軍政要人，都與他有非常的友誼，他姓李，台甫維摩。是一位五十多歲的人，文章道德，世所崇欽，他對於後進的英俊男女，極喜誘掖獎勵，使之走入光明的大道。劍華的母親在日，是他家的醫藥顧問，得李太太黎還珠女士是非常的好，有一次領着劍華一同到李公館去賀年。李先生一見就愛，要求魯女士將劍華給他作為寄女，魯女士當然忻喜無似了，入後每逢星期六及星期這兩天，劍華總是給他召到公館去，教授她的詩詞歌賦，可是劍華又是一個絕頂敏慧的女子，無論文學上那一種玩意，經她用心一研究，立即進步入門，不久便登堂入室了。因此李先生愛之無殊自出的掌珠，入後劍華因慈母棄世後，主持強民的院務，終日忙碌，除非李家大小有人不調，她是無暇再到他家來習詩學畫了。尤其是最近的兩三個月來，她的足跡竟沒有到李府，現在出了這種不幸的案子，她是沒有他法可想，便到李公館來尋找義父，請求設法了。李公館在靜安寺的東邊一所大洋房中，門前是一個極大的花園，靠馬路旁邊有一道短牆圍護着。入門處，一路葡萄架兒，沿着東牆下直達洋房的東走廊下，這一天李老爺正自開一個以文會朋的園游宴會，四席酒擺在花園中，月色皓明，樹枝花幹間，綴着若干盞紅綠電炬，五色繽紛，蔚為奇景。微風陣陣，花缸中的蓮花，清香撲鼻，與會的前紳有學，更有幾位朋友，特地從蘇杭兩地搭乘快車來滬，參與此盛，主人維摩居士，光頭跣足，趺坐拖鞋，漂白細夏布衫褲，古色古香，別具神彩。他老人家方在招待

來賓入座時，忽然瞧見許久未曾晤面的心愛義女來了，這一喜非同小同，忙對她說：劍華，今天是西南風緊，吹送你來的。你倒底忙得什麼樣了，我們這兒簡直給你遺忘了。劍華連連致歉道：李賓是院務紛繁工作體雜，一點工夫休想分騰出來，幾次番番來，給老人家請安，可是結果總是被事情纏住了，不得成行，真是抱憾極啦，不過你老是能原諒我的，我的人雖不來，心却不曾有一天忘了你。李太爺道：好好！我知道你是真忙，不會罪怪你的，今天來得正巧。我先來給你介紹幾位當代的大詩人大書家……這位是大書家米田共先生，這位是大書家樊類犬先生，那位是大詩人方鹿荀先生，劍華一一的與他們週旋一下，然後由李太爺叫她到西邊第一席去入座，因為那兒有七位女賓，合她正成了八位，劍華心中有事，那裏有興緻吃酒呢，可是又因李太爺與興會會的，不領情一定是要招他怪的，沒奈何只得快快的坐下了，傍一位年華二九丰姿綽約的少女，就與她請教姓名，迨劍華說出自家的姓名，這女子對她忽然飽看一番，然後才對她說：賤姓張，小名慧珠，說到這裏，李太爺的愛女明珠女士，却為她介紹道：這位張女士便是現任本市警察廳長張大吼先生的第三女公子，她是國立東南大學的校花，也是該校唯一優級高材生，她又是一位天才的音樂家，她的梵華鈴拉得好極了，任何人都及她不來的，停一會子，我們當然要請張女士表演一幕哩，大家一齊拍手贊成，劍華在一邊正自不斷的拿着主意，猛可裏聽得張大吼的女兒坐在她的一席上，頓時瞧見得眼前一亮，發現了一條光明之路，她便摒絕萬慮，一心一德的預備來和張小姐接近了，她有的是一種長於交際的手腕，更兼着動人聽聞的口才，宜乎無往而不利啦，她拿起了一瓶可口可樂，在她的面前酒杯中倒了大半杯，三小姐連聲謝謝，劍華借此機會便與她開始談話了，三小姐是一位端莊而帶着活潑的女性，她很歡喜與

同性的知識份子締交，她倆偕談之下，真是相見恨晚了，看官這位張三小姐並不是廳長的親生女兒，她母親王氏是一個白門的富室少年孀婦，析產之後，領着三個女兒移居在夫子廟的後邊，那時張廳長還沒有高昇發達呢，在南京某機關內當一個小小的差事，因為他有寡人之疾，生平以漁美獵豔爲拿手好戲，這也是五百年的風流孽窟，他和王太太在飛鳳閣忽然碰頭了，彼此一見鍾情，一個是久曠的旅人，一個是新寡的少婦，移乾柴近烈火，當然是一拍即合的了，於是一雙兩好，逕赴同居之愛，張大吼得了王氏這一份的遺產，有了錢，便容易活動了，便是在外邊交際上等客也不會沒辦法的了，社會上的百事百物根本就離不了一個錢字。有了錢，便可以謀到官做，有了官做，則又可以大批的收回已失權利錢越多，官也越做得大，起初是一個小小的書記官，一跳跳到區長，局長，再進一步，更跳到了縣長或是什麼主辦了。官運亨通的下聯，當然是財源茂盛的了。他遷家到上海來，才將另外兩個娼婦一個黃氏，一個汪氏，三分天下歸一統，王氏太太雖然也會氣得死去活來，可是毫無用處的。他們只消輕描淡寫的回上他一句話就可以堵住她的嘴，開口不得了，大家都是一隻襪統管裏的出身，能夠說誰呢？於是由爭吵而終歸於平靜了，這三位太太當中，如論歷史，當是黃氏最深，若談功勞，則以王氏爲大，若談情份，又以汪氏爲深，各有專長，所以廳長祇能夠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了。所幸她們的醋心還不甚重，所以三馬同槽相安無事，汪氏與生了兩個兒子，黃氏拖過來一個女兒，至於王氏呢？除拖過來的三個女兒之外，本廠並沒有重出貨物，可是她的三個愛女大的十九，叫靈珠。二吉珠，年十八。三惠珠十七。都出落得如高花秀發光艷無儔啦！且道張惠珠與韋劍華相見之下，彼此都極投契，更加上李明珠小姐從中附和，她三個當筵即易換了小手帕互題句於巾角，正式訂交了。

酒後劍華向三小姐問道：你現在住在學校裏，還是府上呢？她忙道：我雖然在平民國學專修校當校長及樹德中學教務主任，可是很少到校的時候，因為近來我正編作一部以音樂為中心的文集，大約還須三四個月才能脫稿，你要看我，那就不妨到我家去，下午二至五六時，我準在家的，說罷，起身向明珠笑道：阿姐明天來，或者陪劍華姐一同來，我恭候你們的大駕光臨，現在因為還有一處應酬，恕我不再奉陪了。她便匆匆的走了。劍華却等人客都散去了，她到東邊的會客室中來，才將老父被捕生命危殆的一番事情，對李太爺說明了，李太爺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道：你們令尊被捉的實在情況，你可知道嗎？倒底爲了什麼事情呢？劍華嘆了一口氣道：事情發生得已是很遠的了，可是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直到此事像火一般地已經穿過了屋頂，然後自知彌縫不了，然後才來逼我想辦法去營救他，你想罷，我是一個年輕的女子，外邊平時又不活動，教我怎樣設法呢？她便將他父親打死了包打書律師的事情，仔細的對李太爺說了一遍，李太爺搖頭嘆息道：江山好改，本性難移，去年爲了小甯波的搶劫傷人的盜案，引談到他在內，當時我會再三勸他早一些翻過身來做一個好人，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不獨沒有改，而且變本加厲，這真是不可救藥了。不過我可以斗胆說一句，憑我歷來與張廳長的往來友誼，要保他不致喪失了性命，這是辦得到的。但絕不能老鼠窟中去倒拔蛇，要硬自賣面子救了出來的！劍華，你是一個何等聰穎的人，你以爲我的話如此，我敢說，絕對不是敷衍你的話，還有一層，那便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人，最好讓他跌兩個跟斗，受一些教訓，然後才有幡然改圖的希望，否則他一生一世就不會再有悔禍改過的機會了。劍華聽得便向他說：老人家的話，我是接受的，不過我要懇求伯伯，能否設法使家父少受一些狂狴之苦，早一些出獄，恢復身體上自由，李太爺搖頭道：看來，

此事很不容易着手的，如果存心要他的性命，那麼便有我去全力營救，死罪可恕，活罪難饒，縱使完全賣我的面子，越過了無期徒刑的一關，有期徒刑，至少也在六年以上的。劍華淒然說：伯伯對我，真可以算是無微不至。仁至義盡了，可是立在我們做兒女的地位上看起來，當然是只有引咎自責，最好能於替代他去坐牢才好，我不敢過份使你老爲難，但願伯伯能進一步爲家父開脫，則此恩此德，自當沒齒不忘的了。李太爺對她又勸道：小姐你方才的兩句話，完全出自血誠，使老朽感動極了，你放心罷，我雖不能援救令尊立時出獄，我必法外設法，儘量減少他的罪名便得了。劍華又自向李太爺禱謝一番，告辭返院了。那知一進院門，就見喬紅梅女士的雙目，哭得紅腫如桃，迎上來便嘖嘖咽咽的告訴了她道：院長，你知道麼？我的恩人凌雲閣在一小時之前，被警察廳派來的暗探八人捕去了。在捕捉他上了鐐銬之後，你一拳，他一腳，你一耳光，他一銃頭，也不知他犯了什麼法，在沒有動身，已經被他們這樣的蹂躪了，試想，到了局中，還想活命麼？我實在瞧不下去了，跪在我家天井裏哀求他們不要這樣的惡打，一個姓周的探目一把將我從地面上拉起來，冷笑道：姑娘，你應知道犯了王法身無主，亂黨強盜，人人得而打之，我便問他，恩公犯的是什麼罪，另一個三光碼子混名叫油炸槍的說：問罪名那便請揀重的猜，告訴你吧，包打書律師被人暗殺一案，聽說正是他與一位馬老大一同幹的，現在姓馬的已經先一星期已經在崑山被捉到案了，招了他出來啦，不是砍頭便是槍決……：你想這不是災濇無妄麼，我想你外邊的头道衆多，或者者營救的辦法，請瞧在同鄉人的情份上，無論如何要請代爲設法……：劍華這一驚，非同小可，呆住了，對她皺眉木立，半天才說一句道：真個有這等的事嗎？紅梅道：這是何等的不幸事件，還能用以取笑麼？劍華默然的緊握着紅梅的玉手，一同走到了他個人

的辦公室中，忽然止色對她問道：「梅妹，現在是彼此極度不幸的緊急時期，我現在有一件繁重的職責，要請你來給我全權代為責担，你不能推却紅梅雙手加到她的玉肩，面面相對的說：『華姐，你儘可以說出來，只要我能勉強擔任的，沒有不為你效勞的。』劍華慨然說道：『妹妹，我現在決定犧牲我一己了，我預備請你來為我担任強民醫院的院務，一切請你代拆代行，好者你對於院務的應付，已是熟手了，決不致格格不入的。』紅梅吃驚道：『你到那兒去呢？』她憤然道：『單是家聲遭了姓張的計算，我倒不會為他屈服的，至多我四處活動，設法營救他老人家得便了，如今雲閣無緣無故的被捕了去。』

第八章 捨身救父約法三章

在表面上看來，或許另有文章，可是我對於此事再清楚也沒有了。這完全爲了我的關係，他是一個池魚受殃罷，而且據你說，來勢已經如此兇惡，捕到廳中去還得了嗎？非刑逼供，雲閣就將犧牲了半條生命啦，說不定成了殘廢啦，我愛雲閣出乎至誠，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從此我寧願斷送一生的幸福，我但願妹妹能將我的話告訴與他，請他忘了我的肉體，但不要忘了我的精神，紅梅愴然淚下，半晌無語，她趕到了辦公室中，拿起電話聽筒來，搖一個電話到張公館去，可巧張廳長回來晚膳，親自接得電話，他立即問道：「是那位……是我……你是誰……我是強民醫院韋劍華……哦……你是韋女士嗎？久會了，你好，你很快呀，打電話給我真是不勝榮幸之至，有什麼見教嗎，女士……我有一個同鄉，名叫凌雲閣，今天晚上給貴廳特派探員在鴻福里中捕到廳裏去調查，有這一回事麼……有的有的，不過不過……不過這事很討厭。」

他是一個暗殺機關中的首領，證據皆被我們調查明白了，你問他幹什麼，劍華道……廳長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不知道能不能夠賞一些面子……只要辦得到那是可以的，她道：我在明晨九時到廳長的辦公室中來求見廳長，面洽一切，不過由現在起，廳長可以打一個電話知照偵緝部，慢的動刑逼供，他聽得便躊躇道：不動刑……劍華忙道：如果已經動刑了，則我明天也不必來見廳長了，死活由他去罷，橫豎動了已是半死啦……他來不及的說，韋女士，請勿誤會，只管請過來，我立刻就會打電話去關照偵緝部的人員，無論如何是不可以碰倒他一根汗毛的……你明晨一定要來啊，我到八點鐘於到辦公處來候你駕臨便得了。劍華咬着牙齒拍的將聽筒擱起，悶悶不樂的重回到臥室中來，只見紅梅坐在沙發上，正自出神，見她進來，忙起身問道，打電話去怎麼樣呢，可能得到那老賊的應允麼，她點頭道，不用問了，果不出我所料，老賊的眼光確然是落在我的身上了，可不是麼，一聽到我不去，便立即答應我了，咳……這真是五百年冤孽，不過我此番前去，能否依照我的願望能夠安然歸來，還是個問題呢，所以我得拜托妹妹，爲我維持了一切，能夠安然回來，那便是邀天之倖，否則也祇有賢妹爲我一直維持下去，不要中輟，至要至要，可是我也料到此去兇多吉少，紅梅不住的用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任性，惟英雄能屈能伸，可是劍華却默然不答，紅梅道時候不早了，姐姐早點安息罷，明天清晨一起身還要去與老賊辦交涉呢，劍華搖首道，你且先在我的床上睡罷，此刻我是睡不着的，紅梅也不肯一個人去安睡，只得陪着又閒談了一會了，天色漸明，劍華與她各自和衣躺到床上去打了一回朦朧，已是紅日滿窗的時候了，劍華有事在心，那裏睡得着呢，一骨碌起來，時計上一步，已是七點三刻，將近八時了，她略自梳洗，進了一大杯濃茶，就打電話到警察廳去，張廳長已經到廳辦公

了，她便與紅梅密談了良久，這才乘車向警察廳而去。且說劍華出了強民，乘車趕到了警察廳，將自家的名刺交付與門上的警士，拿了進去。不到一分鐘，便見他很快的由裏面出來，陪着笑面，很客氣的說：「我們廳長請小姐進去說話。」劍華也不答話，只隨着他，逕到廳長的私人會客室中來，到了門口，她留住一步，朝裏邊一望，早見一個大塊頭，八字鬍子，張廳長躺在沙發上，他一見劍華到來，並不起身，只笑嘻嘻的向她一招手道：「韋女士請進來坐罷，恕不相迎，還請原諒我，胖人怕動，哈哈……」那一面孔的橫肉，炯炯有酒杯那麼大，光碌碌翻來翻去，煞是怕人，一個年輕俊秀的長隨，隨即入室倒茶敬煙，待劍華入座，連忙退了出去，他知道他們的主人有一種特殊的脾氣，凡是在接見女賓時，任何人都不准亂往房門中闖，誰若不留心犯了這個毛病，那麼輕則罵得狗血噴頭，重則打得渾身的鱗傷。且道劍華和張廳長打了幾句例行的寒暄以後，劍華就毫不隱瞞的向他提出了要求。請在一小時內開釋無辜的凌雲閣，又要求張氏將她父親的罪刑減輕了若干，這一種人情，任憑廳長需要多少酬報，必然照辦不誤。可是張廳長却深深的呼了一口烟捲，仰起頭來，對着天花板吁的一口噴了上去，又自停了半晌，這才冷冷的露出他那狡猾的微笑，先朝她望了一眼，然後說：「女士，你對於我張廳長的估計未免太低了一點罷，你問我要什麼酬報？這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祇有問你了，你說罷，你預備拿什麼來酬謝我，你所要求的兩件事，我准予給你效勞，可是……劍華道：談到酬勞，當然是不是鈔票，就是物品了，張廳長來不及的向她搖手說道：「韋女士，你根本就猜得全盤都錯了，談到錢，我家產說多不多，還有三五百萬，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身外之物，要那許多幹什麼呢？至於物品，不說別的，英租界羅天百貨商店是我獨資創辦的，要什麼沒有呢？劍華又何嘗不明白老傢伙的用意呢？她是準備犧牲來

的，所以一切倒也坦然，她有心要逼着老賊自家說出來，便嫣然一笑道：「這個可就難了，我又不是你廳長肚皮裏的蛔蟲，那裏能夠知道廳長的真正要什麼呢，哦……我知道了，廳長方才說的錢物皆不願接受，想是可憐我失去了父親，不能在上海謀生存，所以願爲我義務幫忙一次麼？」張廳長大笑道：「姑娘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我真佩服得極了，我的心事，被你一猜就對了，天才，天才，我怎能不……哈哈……不過天下事，義務是與權利平行的，盡了一分義務，便應到手一分權利，如今我只盡義務，不要權利，事後，我只要小姐對我也稍稍的盡一番義務，彼此帳目兩訖，豈不乾脆麼？」劍華依然佯作不解的說道：「那是當然的事情了，廳長要我無論盡什麼義務，只要在環境理由方面許可的話，則我沒有不樂於從命的道理。」張廳長忙道：「韋女士，我希望你說話能負責。」劍華道：「和你老人家說話，還敢不負責任麼？」張廳長道：「那就行，我請你爲我所盡的義務，不是別的，就是有一種不大好的毛病，須要你來醫治才能痊愈呢，易了一人，就不會好……劍華不禁暗自問道：「如果真個請我給他治病的話，只要注射一針毒液體，也好爲萬民除去一大害呢。」張廳長又笑道：「小姐你得知道我的毛病很奇怪的不獨需要女人來治，而且不是漂亮年輕的女子，又是治不好的。」劍華至是，也不願和他多兜無謂的圈子了，她便正色道：「廳長，你的意思，我已完全了解了，不過我先告訴你，你的反要求，在原則上，我已經同意接受了，先決問題便是請你立即先將姓凌的放了，然後我們再談細則，你如果不能放心的話，那麼，在未得到你的同意之前，我絕不離開此間一步。」張廳長做夢也不會相到她會這樣的爽快。喜出望外的說：「好好，我立即下令釋放姓凌的。」她忙道：「廳長，我需求的便是眼見姓凌的開了銬子腳鐐，從容離著，才能放心，並且要廳長給我一個確實的保證……」張廳長早又是賊忒嘻嘻的一笑道：「小姐，你盡可

以放心罷，我答應你的話無論怎樣是要給你辦到了的，絕不空言來搪塞你的，劍華道，廳長的話，固然不比常人是，不顧信用，沒有價值的，不過我今天所以自動來謁廳長者，也無非是，大半爲了良心方面，譴責得太利害了，不要說他與包律師的案子毫無關係，就是我父親是怎樣一個人，他也沒有見過一面的，怎麼能青石上栽花呢，不過，此事廳長的心中雪亮，我也十二分的明白，彼此心照不宣，老實說，廳長所以要硬將姓凌的捕來着，當然也是爲了我，恐怕我不肯就範，其實我却認爲是廳長在小題大做了，更爽快一點說，廳長既不以蒲柳之姿見憎於我，則亦何妨光明磊落的請人向我說合，以廳長的地位才識，以及種種的一切，難道還怕我不肯答應麼，我嫁到像廳長這樣的一位當今顯要，又有什麼理由要拒絕你呢，如果說年齡不符，這更是膚淺之論，冬烘口吻，自古來老夫少妻者，真是數不一數了，尤其多膾人口的莫如柳如柳以破瓜年紀，下嫁於行將就木之錢尚書牧齋，二情感篤，莫可言宣，我常說，夫妻的結合，完全以精神爲中心，在我沒有知道張廳長的意思之前，縱然不能說一定要妄想嫁與你作廳長的夫人，可是最少也可以說絕對沒有嫌惡廳長年老之心，是可以自信自明的，現在說來說去，便是今天的先決條件，還有廳長姑念我年幼量狹，不必故意延游其詞，我更爽快的說一句，廳長必欲見仇於凌雲閣勢必殺之而後快，則劍華拚將此身與黃浦江潮爲伍，亦不願下嫁一任意殺害良善之臧官，如果已將雲閣動刑，或者成殘廢，那麼也請廳長爽爽快快的即日槍決了他……張廳長見劍華的情詞迫切，便又笑道，我真不解，這個姓凌的倒底與韋小姐是何等的關係，便累得你這樣的奔走呼號，放着生父在死監牢，不提隻字，我真有些兒不懂呢，她冷笑道，這又有什麼不懂呢，假使姓凌的與我是親屬，或者是關係深切如未婚夫之類，那麼我絕不會如此着急的，女婿爲丈

人受冤含屈不足爲奇，我所以如此急遽不可終日者，當然是爲了他與我是一個風馬無關的朋友啊。劍華年紀雖只十幾歲，可是我向來沒有做過虧心負友的事情。張廳長拿起電話來，撥到偵緝大隊部去，將凌雲閣提調來廳，一直帶進了他的辦公室，廳長指着凌雲閣對劍華說道，你瞧見麼，他渾身上下，你不妨去檢視一下子看，有什麼傷痕沒有，雲閣忽見劍華坐在廳長的辦公室中，就是一愣，可是劍華却若無其事的走過來對他說，凌先生，現在廳長是知道你確實受冤了，現在網開三面，放了你啦，我請你在出去後，先到我的院中去一次，知照喬女士，叫她不要擔心受怕，事情已經是很順利的解決了，雲閣會意，脫下了帽子對着張廳長行了一鞠躬，退了出來，劍華立在大廳的廊下，目送他走出了大門，跳上人力車動身了，這才放心重又回到室中來，只見張廳長將右腿擱上了左腿口中含着雪茄烟，兩眼朝劍華上下打量不休，半晌才笑道，韋女士此刻可以放心一半啦，還有什麼條件一齊提了出來，好讓我來照辦。劍華道，先決條件已經圓滿的解決了，再有條件，當然更加好解決了，雲閣果然沒吃到冤枉的刑罰，這點我尤其十二分的感謝廳長的，現在還有三個重要條件，請廳長賜允，第一人世上沒有自家的生父下獄，自己還有興緻與捕捉父親的官吏結婚的，廳長也該給我想一想罷，至於談到身份的問題，據我所知道你已經有了三位太太的人啦，而且你們的大女公子還比我大上兩歲呢，廳長存心愛我，當然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雖然不希望什麼結髮夫妻大老婆的位子，可是廳長要我去給你的三位太太去作了頭使女的服侍她們，那麼我寧死也不願幹這勾當，你必須想一個適當的辦法，叫我能夠與環境諧和安逸的勉強糊混下去，至於第三件便是我的先母半生辛苦，創設強華強民兩所平民醫院，雖不能說是活人濟世，功大用宏，可是自信得十數年來已經爲社會盡過

了若干的力量，我本人雖然下嫁了廳長，算爲廳長太太，似乎不必再去管這些閒帳了，可是，我母臨危之日，再三囑我，無論如何，必須我維持下去，縱然兩所沒有功夫照應，那麼一所也得保存一所呢，所以我得要求廳長格外方便，不能干涉去管理生母的產業，那麼我就感激非常了。張廳長倒有些兒奇怪了，當即含笑對他道：「怎麼樣，還有附帶條件沒有？」她搖首說：「沒有，祇就這三件事情，其餘便是有也好商量的。」張廳長道：「第一、第二兩件我也可以勉強辦到，祇就是第二件你要讓一步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呀。你要嫁我那不用說了，當然住到我的公館中去，我的私寓的地方很大，預先給你收拾出一個大房間來，而且貼靠在後大花園邊，空氣新鮮，景色美觀，至於你說要你去服事三位太太，這簡直是笑話了，府中的丫頭婢女，不知有多少，各房至少也得十名八名，要這些人在府中吃飯做老太太的麼！而且我是個最講平等主義的人，我對於任何一個自高自大的人，都口表示非常的厭惡的。三個太太大家平權，誰也不能往誰的頭上爬，誰更不能夠在誰的面前尊大，她們皆以姐妹稱呼，就是了頭使女們叫起來也都一樣的稱爲太太……劍華對於此點非常的不滿，對他說：「廳長能夠答應我種種的條件，爲什麼單是這一條倒留難起來呢？要知道她們皆是上了年紀的人了。獨有我一個是未滿二十歲的黃毛丫頭，怎麼能夠與他們合得來呢？還有一點，令媛與令郎等均非三歲孩提，萬一因了母親的拮据挑撥，以大不敬的態度來對待我，那麼我連跳黃浦都來不及呢。」張廳長笑道：「這一點你又是誤會了。須知我家子女雖有不少，可是在我的嚴管之下，沒有人敢做出以小犯大的說到我那三位太太，可以說是好到不能再好了，百事皆由我來作主，她們根本就不知醋爲何物，十多年來過去我也會收納青樓作小妾者，先後共達五六次之多，她們不獨不吃醋爭風，而且與後來的太太，都

是十分的气。因為她們自知年老色衰，難免有秋扇之捐了，爲了鞏固自家的地位起見，便不能夠不與我的新寵曲意結納了。你直放一百二十個心罷，到了我家，我準得有辦法叫你的地位高於一切，任何都受你指揮。你以爲如何？劍華來不及的搖手說道：好啦！好啦！謝謝罷。我沒有那麼大的福氣，只消她們不來歧視我就得了。老實說要我像一件玩物一般地藏着供人玩弄，那是辦不到的事。張廳長道：這個要請你原諒我啦，什麼都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則是這一層恕不通過。可是在平時你的進出自由，我却格外的優待，不與以上三人同樣，聽你自便，不過我又要告訴你，你如果能夠安安逸逸的聽我的主張，在府中試住二年，如果沒有什麼意外事件發生，在情況良好之下，我會來給你在外面尋找房屋的。或者依照你的意思，在法租界的西區靠近你的強民醫院買一宅房屋下來，你以爲如何呢？劍華搖頭說：這一點我是不能同意的，廳長你應該給我一方面設想一下子，我想你無論如何是不願意見到家庭中時起諍譁之聲罷。我雖然是一個小人家的兒女，却自知生就了一副大小姐的脾氣，誰都不能夠拿勢力或是言語來壓倒我的。張廳長道：韋女士，你是一個明白人啊，我倆所談的先決條件，都已同意了。原則毫無反對之點，何苦來爲了這種題外的文章互相爭執呢？罷罷罷，我再讓步一下，入府二年的期限，你認爲太長的話，那麼便不妨再改爲一年罷。劍華道：這樣罷，完全依照我的意思，條件當然無法訂立，我也知道你的用意，不過我所以不肯在府上住者，當然也有我的苦衷，凡事知己知彼，才可以談到合作同居呢，我可不得不以人格來担保，向你特殊的聲明一下子，我與任何男子，截至今日爲止，向來就未曾談情說愛過，尤其是被你認爲是我唯一對象的凌雲閣，真是冤哉枉也，真是有冤無處伸了。我們一則是同鄉的關係，再則是因爲一個女友的紹介，同鄉摯友罷了。張廳長笑

道這還用得一個摯事嗎。劍華陡然變色，霍的立起身來道：廳長這樣的咬文嚼字，分外的懷疑我，恕我放肆了，如果你對於我人格方面，並不表示信任的話。那麼，府上的三位千金，那一定久非……張廳長忙向她搖手招呼道：不要動氣，坐下來，坐下來，我一點也不懷疑，方才不過是說一句笑話罷了。我們這班老頭子，依照道理早就不應該再與青年姑娘們纏不清了，這是你生得太好了，太漂亮，太可人意兒了。我才不服老，古井重瀦的。你既然這般的表明心跡，可以見到你對於我的印象並不十分惡劣，你說罷。我祇要可以接受得了，無不樂於接受的。劍華討論的焦點，依然是住的問題。我想出一個折衷的方案來了。不依你也不完全依我，在結婚之前，不妨大中國飯店的十三樓去訂包一個月長房間，密月之內，我預備每天晨起，坐車回到你們的府上吃了晚飯，再和你同車回到大中國飯店來讓我一個月試下來看，如果我認為可以與她們同居下去。那麼一月之後，再到家中去居住，你以為我這個辦法圓通麼，張廳長縱然一肚皮不高興，可是想不出什麼辦法再表示反對了，何況這老甲魚是一個急色的鬼。五時等不到六時的，他恨不得今天馬上將條件講好，可是這位小姐實在不容易收伏她的，只得答應了。劍華道在密月期間，我依然要去照管強民的院務，祇少每天得去院一次，廳長只得連連點頭道：好啦，好啦，一切條件都依你，都依你……這有什麼可說麼，我祇有一個對面要求。

第九章 設奇計裝病離虎口

就是從此以後，不准你再與那個姓凌的小夥子再做什麼『摯』友就得。如今我與你得談到結婚之

期了，劍華道：「那何用問，我只消向你自家便得了。」廳長笑道：「這又奇了，你問我自家，我最好是在明天就結婚，那才好呢。」劍華朝他望了一眼，也不說話，祇在鼻子裏笑了笑，說：「幸虧你是個廳長，如果是個沒有娶過妻室的小夥子，那麼簡直要變成一個色情狂了，好罷，不必多說了，我既答應了你，那麼一切也就隨你尊便了。」不過明天的期限太也短了，能否展緩了三天。廳長點頭道：「也好，但你一定要遲了這三天，又是什麼意思呢？」劍華道：「有什麼意思不意思呢，你能夠答應我，也須我將身邊瑣事一齊理得清楚了，此外還有一個要求，就是你預備何時釋放我的父親呢。」廳長笑道：「小姐，你爽爽快快的依從了我，我當然也得爽快的依從你的，停一會子就先放了你的父親，好讓你們父女倆去商量一下子諸般家事，你道對麼？」劍華欣然點頭道：「對啦！廳長以後去，無論對我什麼事，我皆希望像今天這樣的推誠相與。那麼，我敢料得定你我之間，決沒有什麼不幸的誤會發生了。」廳長又拿起電話來，打到了偵緝大隊部去，叫人以汽車將韋太爺恭送到本廳的後署來，廳長與他面晤談話。大隊部內的弟兄們在事前多數是知道此一齣把戲的內容，副隊長一接到這一個電話，立即向大隊長笑道：「事情一定成功了，否則絕不會如此客氣的，倒便宜了這一個老傢伙。死罪改爲活罪，活罪又改爲無罪，他媽的，今天回去，什麼事都不幹，先得知照我們太太快些多生幾個女兒，將來便有意想不到的偉大力量。」大隊長笑道：「得啦，老郝，你又來做夢了，便是你們太太的肚子掙氣，生下三五六名千金小姐來，可是也要她們的臉蛋子生得標緻，一張小嘴，還要來得一對手還要寫得，郝隊副一披嘴吧，嘻嘻的，笑道：「這個嗎，有何難哉，只要咱的太太有了肚子的時候多啖幾隻鵝蛋就行了。」大隊長笑道：「你且去用鏡子照照你的尊容，支牙裂嘴的一張包脚布面孔，還想生得下漂亮的千金來，也等於老母猪想生玉兔兒，呆子

想天坍罷咧……哈哈……妹妹的，小閨女竟有這麼的用處，郝隊副笑道，你說咱生就這一張斗臉兒，沒有希望養到漂亮的女兒，像你這樣，這樣英俊的老嫂子，雖然三十開外打扮起來還是一枝水蔥管，一般地的愛人，怎麼也生不出俊的女兒來，你可不要動氣，就生了一位做種的千金小姐，還是一個豁嘴兒，哈哈，老嫂子在帶肚子的當兒，是不是吃了小狗肉（按指兔肉因兔子爲缺唇動物）真可惜，要不然，今年已經十四歲，再過二年，只要廳長瞧得順眼兒，那麼，拿她去換一張局長委任狀，真是易如反掌咧，只是可惜，不那麼着……他倆正在說笑的時候，兩名警士已經將韋太爺由八行書的房中領了出來，立在了房門外面，垂頭喪氣的，渾身打戰，一個呵欠鼻涕眼淚，十分的狼狽了，他道，調他拷問的哩，嚇得索索的亂抖，大隊長這時就敢小覷他了，忙叫茶役先絞一把手巾來，給他將面孔上滲淚一齊拭了去，然後向他說道，老先生，恭喜你，恭喜你，不獨罪名洗清，沒有官司吃，而且還有老丈人做呢，韋太爺心中明白了，這才暗暗的感激自家的女兒，真是一個好孩子，他上了汽車，大隊長還向他說，你老到廳長的面前可要照直的說話，在局中咱們可沒有碰過你一碰，韋太爺連聲諾諾的說道，這個我當然是知道的啦，二位幫忙之處，我姓韋的不是一個不知好歹的人，將來如有機會，定當補報二位的，大隊長道，不敢不敢，只求你老能夠在我們的廳長面前多講幾句好話就得了，再會了，韋太爺一逕趕到警察廳來，走到後面廳長的辦公室中，果然瞧見自家的女兒與廳長對面坐在沙發上談話呢，他這一樂，也好算是生平從來沒有過的一樂，簡直比中了頭獎還要開心萬倍，此時，他還有三喜，腦袋兒不會搬家了，一喜也，女兒嫁得了當世的顯宦，二喜也，自家做了顯宦的老丈人，三喜也，劍華不看見她的老子還好，一瞧見了韋太爺便按不住的一股無名火起了，立刻站起來向韋

太爺冷冷的說道：你可以放心了，纔算拿女兒的真操皮肉來換下你一條性命，不過我得向你警告了，此一番得了性命出去，能夠安分一點，還是安分一點吧，不要再幹那些辱祖宗傷陰德的兇事了，要知道你只有一個女兒，一副皮肉只能夠抵消你一條性命，取消了一次死罪，如果你依然怙惡不悛，再開下什麼亂子，就沒有第二女兒給你利用了，我沒有別事懇求你，但請你回去以後，對於強民醫院的一切事務，你可管不了，我希望你將這一月醫院忘記了，只當沒有這醫院的，你如果一定要去橫加干涉，那麼，你可以父不父，我便可以女不女了，要知道我對於你的方面做兒女的義務均已盡到了，此後我便要無所用其客氣的維護我亡母的心血結成的強民醫院了，去吧，父女之情已告中止了，她怒沖沖的說到這裏，霍的轉了身子，往朝裏的一張沙發上一坐，再也不開口了。韋太爺給愛女埋怨得滿面羞慚，開口不得，心中也未嘗不感到一種歉仄，太也對不起女兒了，待要去安慰她幾句吧，可是劍華的性子他又不是不明白的，愈是瑣瑣不清，愈將引起了他的反響了，倒不如自家識相一點，早點開步走，向後轉，省得撐在她的眼睛前頭惹她生氣，於是垂頭喪氣的說：劍華，你勸爲父的話，爲父的自當切記在心呢，但願好生服事廳長，有暇就回來走走，你不要我這不成器的老子，我却不能不要你這孝順的女兒啊，孩子……我可去了，爲父只有一百二十個對不起你，謝謝廳長活命的大恩，來生變驢變馬，當然要報答你老人家的，張廳長不忍再見他父女多說下去，而且劍華不開口則已，一開口便話語有理，所以他忙向韋太爺搖手說：去吧，迫我與令媛結婚之後，你再來我的私寓見我，已成了親戚，便也用不到怎樣的客氣了，韋太爺還不滑腳更待何時，他走了之後，廳長又笑道：細玩你方才的語氣，你簡直是在指我強迫你來的麼，劍華道：廳長請勿誤會，對付我的老子，不得不以此種口吻

的，可是你要仔細的爲我一想，便不會怪我了。廳長笑道：「這個當然我也知道你的屈納之處，不過我得向你特別聲明，此番事却絕不是我故意設出圈套來，事實昭昭在人耳目，便易換他人來作警察廳長，也要辦理此案的呀。」劍華點頭道：「對了我何嘗不明白呢，你可聽到我方才向家父提出的警告麼？」老實說，如果他是真夠沒有那回事，那麼我也不會這樣容易低首就範來毛遂自薦的了。廳長抬頭一望時鐘，已經到了十二點一刻，忙向她說：「韋女士時間已是過午了，我倆一同去用些午膳吧，你歡喜中菜還是西餐呢？」劍華皺眉道：「中菜西餐倒沒什關係，可是我的脾氣不大好，最怕上酒館飯店去進餐的，廳長你最好去叫茶房打電話叫一些飯菜來隨便吃吃罷，我反對奢侈，我更反對無謂的糜費。菜着不能多叫，直要足夠你我二人吃的就得了。廳長聽得便笑道：「過於儉省，那也未免寒薄相了，不管他點兩隻可口下飯的小菜來吃吧。他親自拿起筆來想了半天，仍然沒有寫出來，依然打電話到外邊的庶務科去，不一會，一個庶務主任獐頭鼠目，一面走，一面來不及用手巾揩自家嘴吧上的油，到了室中恭而且敬向廳長行了一躬道：「廳長有什麼差遣嗎？」張廳長道：「你給我寫下來清湯翅，紅燒雞，荷葉清蒸肉圓，火腿冬瓜湯，白燉鮑魚。」他說到這裏，回頭向劍華笑道：「吃什麼酒，要不要再添兩隻素的來。」劍華忙搖手道：「好了好了，我現在已經算不得客人了，我反對糜費，兩個人吃一頓飯，根本就不需要這許多的小菜兒。」張廳長又向她問道：「要不要喝一點酒？」劍華搖頭道：「不瞞你說，我是一個滴酒不飲的人，你請自便罷。」她說罷，也不和他多客氣的拿起了筷子撥了一碗飯先自吃了，廳長今天實在高興得極了，叫當差的拿一瓶三星老牌白蘭地來，自斟自飲，喝了四五杯，劍華生恐他喝醉了糾纏不清，那可不是玩的，立即勸止他道：「廳長，你的公務如此的忙碌，還能多吃酒麼？而且這是猛烈的白蘭地啊，我

說還是少喝一杯的好呢。廳長不好意思違拗這位新夫人的善意勸告，只得放下杯兒笑道：韋女士，你還不知道我的酒量麼，還記得我在你們的醫院中毛病養好，某一天晚上我高興起來將用人送去的白蘭地一口氣喝掉了一瓶，你還對我下了警告說：如果這般的濫飲，無度說不定將來要復發風濕的宿疾，你這兩句話，說得清脆入耳，使人永遠不能忘記，想不到你現在竟是我的人了。哈哈……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劍華見他這種陋俗的腔調幾乎將方才吃下去的午飯嘔了出來，她忙向一個當差的說：還不拿飯過來給大人吃麼，當差的唯唯答應，在廳長用飯的時候，她退到了一張沙發上躺坐着，因為昨夜沒有睡覺，十分的疲倦，清晨到這一會子，又沒有吃過什麼點心，現在用了一餐午飯，便覺到頭暈目眩，支持不得，只得倚在沙發的背脊，在打盹了，一入了寐，便一直睡到黃昏時分，室中的電炬通明，她一覺得身上沉重異常，忙張目一望，便瞧見一條駱駝絨的毯子，蓋在她的身上，她伸了一個懶腰，正待起身時，那知一陣子頭暈天旋地轉，喉間作癢，哇的一聲，大嘔一陣，此刻廳長在裏邊一間的烟榻上，吞雲吐霧，大過且厥癮，忽聽劍華大吐的聲音，立即將烟槍放下，很快的穿着鞋奔出來，只見劍華伏在沙發的一頭，直着喉嚨，嘔吐不休，他立刻過來托住她的額際，低聲問道：劍華，你覺得怎麼樣，要不要送你回院去，劍華強自點點頭道：快……快……些，只怕是霍亂，張廳長忙叫當差的去叫兩個丫頭來，將她扶掖起來，又命汽車開到弄內來，將她由邊門送到車中來，廳長擁着她車子動身了，又向她仔細的問道：怎麼樣的，你另外還覺得有什麼難過的地方麼。劍華這一次大嘔，嘔得渾身都軟了，又感到頭痛異常，她便知道自家的病症不輕了，立即向張廳長說：不好，我已經患了真性的霍亂了，頭痛如劈，心胸裏面又感到火辣辣的難過，這是……中午的小菜一定不清潔，有了

霍亂的媒介吃下去……聽長聽得不住的勃然大怒道：這鴻運飯店真混帳，竟敢拿不新鮮的小菜來給我們吃，明天吊銷他的營業牌照，還得請那個混蛋老板吃官司呢……劍華待答話，可是口噤難言，幸而就在這時汽車在強民醫院的門前停下，軍夫一溜烟的到裏面去報告與門房。紅梅與雲閣止在辦公室替代劍華的工作，猛聽得這一個不幸的消息，他與她不當在頭上打了一個焦雷，一路滾也似的奔了出來。趕緊將劍華擁抱了進來，幸而時疫專家劉博士，正在院中檢視一個虎列拉的病人症候，忙向來給劍華施以急救的醫治，因為她已經四肢抽搐，口噤不開，危險到間不容髮了，他忙施以急救的辦法，總算化險為安了。張廳長在會客室中背着手踱來踱去，陪着他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張廳長的眼中芒刺的凌雲閣，請教他如何的不氣。雲閣倒是一個直心爽快的漢子，口沒遮攔的和他東談西扯，這並不是雲閣要拍他的馬屁，正因為劍華的關係，他不能不敷衍他一番的。可是張廳長却不脫他的官僚架子，他坐在辦公室的椅中，兩目仰視神氣活現，半天沒有一句答話，雲閣見他如此，却不再尋着說話了。室中的空氣沉寂如死，一會子雲閣索性背着手走了出去，給他一個不瞅不睬，老頭兒巴不得雲閣早一些走開，因為他對於他，簡直是仇人相見分外的眼紅呢。可是自從他出室之後，不到三分鐘，却來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少女，手中捧了一杯茶，另一枝雪茄烟，一同送到了他的面前，俯首擦了一根火柴，與他將雪茄點上了，張廳長真是一個見不得女人的人，尤其見少年婦女，更見不得年青貌美的女人，他好像泥菩薩落到湯罐中，渾身的骨頭都酥了。將一枝雪茄點着，兩眼合成一線的向他問道：你姓什麼，怎麼上一次我在貴院養病的時候，沒有遇到你啊！紅梅含羞答道：我姓喬，我本來是在強華服務的，還是最近才到這兒來的，因為院長韋女士是我的要好朋友，我是臨時照應

的性質，張廳長賊忒嘻嘻的笑道：「好一個漂亮來些的姓氏，大喬小喬，是千古絕代的美人，你們喬家的美人獨多……」紅梅微笑着，她不願意和他多搭訕。廳長忽然又想起劍華來了，便向她問道：「韋女士的病勢怎樣了，經過了急救的手續，可會好一些嗎？」她點頭道：「多謝廳長關注，她已稍見安好一點了。」廳長笑道：「那可好極了，不要叫她有了三長兩短，那我可沒有性命啦。」紅梅聽得險一些，笑出聲來了，可是她努力的壓制了自己的情感，不讓她笑出聲，可是已經給廳長瞧出來了。忙向她說道：「你爲什麼苦笑？」紅梅忙斂住了笑容，說：「並沒有什麼好笑，我生來歡喜發笑的。」張廳長聽得非常高興道：「好極了，我有一個脾氣，便是歡喜看女子的笑容。」紅梅不願意與他多說廢話，她稍稍敷衍了他幾句話，便對他說：「廳長，韋女士的病症回頭了，你也該到病房中瞧瞧他才是。」張廳長給她提醒了，立即說好極了，你爲我領路罷，我是不知道病房在那裏的。」紅梅笑道：「便在樓上第三個房間裏。」廳長笑道：「你可不要推三阻四的了，領一領罷。」說一句笑話，我不會吃掉了你的，兀自羞縮縮的幹什麼呢。」紅梅笑道：「好！走罷。」紅梅便先起身走了出去，廳長剛剛走出了客室門口，瞥見一個白衣看護由樓上下來，向紅梅說：「你去告訴廳長罷，就說，韋女士的病勢好得多了，現在正自安睡了，請廳長回去罷。」紅梅只得回過身來，向張廳長笑道：「不巧得很，韋女士現在已經睡了。」廳長且請回府吧，明天再到我們這兒來罷。」張廳長聽得，便向紅梅說：「韋女士在這危險方才過去了，最要緊的就是今天的夜間，要請你們特殊的當心一些才好。」紅梅點頭道：「關於服侍她的事，儘請你放心罷，我們當然要用心看護她的。」張廳長乘車回去了。可是他的心中，非常的不高興，如果不是劍華忽然的生了毛病，則吉星在望，又可以嚐到一次新婚的滋味了。這麼一病，又不知道病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將身體休養得復了原，才好履行同居的義務呢。再

說紅梅在他走了之後，便到樓上來，到了三號房間門首，突見劍華坐在床上，神氣十分的告訴劉醫士，日間所經過的各種情形，十分的憤憤，紅梅至此才知道劍華的毛病，完全是假裝出來的。她明白了她的用意，走進房來。劍華先向她問道：「那個老不死的走了沒有？」紅梅道：「已經乘車回去了。」劍華切齒道：「他在那兒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呢？我爲了雲閣遭受了無辜的纏綫，不抱着一個犧牲自己之決心，先將他與我那不稱氣的老子救了出來，然後再設法脫去了他的圈套，可是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較善的辦法來，只得咬緊牙關吞了一粒反胃丸，真巧，這一種丸藥是我帶給一個朋友去化驗的，却不料竟會成了很好的脫身武器呢。」紅梅道：「現在固然是脫身了，可是以後他就肯甘心放棄了你嗎？我想是絕對不容易辦到的事情啊。」劍華道：「且渡了眼前一兩個星期，再設他法……」於是在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時，張廳長來了，首先向紅梅問道：「韋女士的病情怎麼樣了，好一些麼？」紅梅搖頭道：「不靈，不靈，昨天晚間的情形尚好，到了十二時後忽然又翻了，不獨嘔吐得厲害，而且四肢發冷，搗又加甚了。」據博士說：「這症候在十二小時之內沒有大轉機，那就會變成秋瘟了。」他是一個精通中醫學，西醫，所以他絕不用西藥來爲韋小姐治病的，依然用中藥來調治，他希望她能夠在今天的夜間不要發熱，那麼，毛病就不致怎樣的糾纏不清了。張廳長急切要看看劍華什麼樣子了，由紅梅導他到樓上來，進了房，便見劍華蓋着一條毛巾被，面孔向裏，正自睡着，紅梅輕輕的附着張廳長的耳朵說：「廳長，她神志昏糊鬧了一夜，沒有合眼，直到了今晨六時，這才因服了中藥的效力，能夠酣適的睡去呢。否則，一定要鬧到現在，不知要成了一個什麼樣子了。」廳長連忙退了出來，與她一直走到下面的會客室來，紅梅一面捧茶過來，一面道：「這毛病多半由於她平日只知操勞辛苦，一些兒不肯注意自家的身體休養才累。」

得生病的，此種症候，只要在三天之內治不好，那可就要糟了。拖下去，一個月兩個月皆要拖的，廳長聽得不由的皺起了眉頭半嚮不語，紅梅却又說道：廳長不必十分的憂慮，我聽得劉先生說：此症的危險時期，已成過去了。雖然身體上受到一些影響，可是生命有了保障了。張廳長並不答話，翻着一對透神大眼對着她，釘着飽着不休，紅梅真個給她瞧得有些光火了，板下臉來說：廳長爲什麼不說話啊？張廳長笑逐顏開的說，因爲我很歡喜你，你真一個可人兒。挺會說話的，我倒不願意多岔嘴，打斷你的話頭了，劍華的毛病如此的討厭，我想我既然動了凡心，常言道得好，我是一個蝦兒下鍋等不得紅的人，她既然是病重了，老實說就應該早一點尋覓一個全權代表去陪伴我，否則我豈不是白白的放了兩個惡徒，讓他們逍遙在法網之外嗎？這種呆鳥幹的事情，我是不會幹的，張廳長說到這裏，又向紅梅將鼻子一縮，口中咕噥道：這可不成，我要收回成命了，請喬女士去對她說，她這一場病不知何時可好，我是等不得的，我急切需要一個像你這般可愛的代表，不妨先替她幾天，然後等她的毛病好了，你再退還，讓她來伴我，或者你如果不討厭我這個老頭子的話，則可不妨代表到底，我也很歡迎，因爲你的品貌與她比起來，可說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各有各的好處，但不知道你的意下如何？不過依我想來，你既然與她是很要好的至友，這一個提議，或者不致拒絕不受罷。紅梅粉面紅到了粉頸，咬緊牙齒，半晌才冷笑答道：廳長，請放得尊重些，古人云：「言出如箭，不可亂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更請你稍稍尊重我們女子一點人格，要知道，我們既不是青樓的妓女，更不是歡場的淫娃，什麼事情皆可以代表，獨於這個事情，我不獨沒有看見過代表，簡直也沒有聽見過呢。張廳長笑道：因爲你沒有聽見過，所以我才來說一些給你聽聽的，還要請你在明天此時給我一個答覆，否則可休說我反！

覆無常了。他說罷又向她發出一聲險惡而又淫蕩的無恥的猶笑，這才出院而去。紅梅在他走後看實費了一番的躊躇咧，暗暗想道：如果不答應，他這麼辦。那非劍華挺身而出，才沒有事故出來呢，否則可以料得到的。雲閣與老章的兩條性命抓在他的手掌之中，生死之間，僅在反覆手而已，可是雲閣是我父女的唯一恩人，沒有他出來，文的武的做出一大套來，則我早就要逼於環境的跟着老章作妾了。現在雲閣已到了危急的關頭，他對我們那種義無反顧的精神，實在使我們永不能忘的。現在却臨到我義不容辭的時候了，如果去確實的報告了她，那麼我可以斷得定，她必然是不答應的，不如這樣罷。且……她打定了主張，便到前邊的事務室中來尋找雲閣，想勸他悄然回籍，避一避風頭。那知一個帳房谷先生說：雲閣昨晚九時對他說要到金神父路一家浴室中去洗浴，至晏在十二時以前必然要趕了回來的，可是出去了一夜又半天依然還未回來。紅梅大吃一驚，立刻打一個電話到自家廂房間大富業紙號，轉接他的父親，接通了，她忙問父親，由昨夜九時到現在，雲閣也會回來過沒有？可是父親回她說：沒有，沒有，她立即掛斷了電話，重行打到他教授拳術的體育會中去問詢，可是那邊的回答是凌先生傷愈之後，祇來一次，已有三四天沒有來了。她更加急了，不得已又打電話到他帶課的華光中學去，却又與以上兩種回答是不約而同的，紅梅一顆忐忑不寧的芳心，不由的卜卜亂跳起來。她暗自說：不對啦，不對啦，怎麼這樣的巧呢？這一定又有意外之事發生了，她悶悶不樂的回到了辦公室中去，呆呆的望着壁上懸掛的一幅並蒂蓮花，觸動了她的心事，險一些流下淚來。她又回想到那個老傢伙曾經這樣的說：「否則可休要怪我反覆無常了。」這是一句多麼可怕的話啊，如今雲閣又自失蹤了，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麼？不管他這一次我却不願意劍華出馬作回湯豆腐乾兒啦，

我去罷，且將什麼人格羞恥攔在一邊罷。

第十章 多情女自願投羅網

而且老父跟我這樣的過度下去，他老人家便不餓死也要愁殺，拚了我一身名節，只要能夠救了雲閣兄，維持了老父的桑榆暮景，也算不枉了，她打定了主張，又自等候了一天，仍不見雲閣回來，她在次日上午十時，張廳長又來探視韋劍華的病勢時，便正式向他詢問起雲閣失蹤的事情來了，那知那位張廳長却不死不活的笑道：「這事非常的討厭，你來問我，我又去問誰呢？」紅梅只得強作笑容說道：「好啦，張廳長請不要說笑話了，你不知道，又有誰能知悉呢？」張廳長搖頭說：「老實告訴你，現在我便是知道了，也不願告訴你的，你又不肯做劍華的代表，還有什麼可說？」紅梅粉面通紅的答道：「這是什麼事情，可以用代表嗎？」爽快的說，廳長如果嫌蒲柳之姿，一定要收爲側室，則亦不必代表不代表了，不過我也有三個條件要求廳長接受了，我才能夠下嫁於你，張廳長聽得不由的呵呵大笑道：「天下老鴉一樣黑，豈是一點也不差的，劍華是這一套什麼先決條件，緊要條件，你又來了，說呀，是那三件……」紅梅道：「不瞞廳長說，凌雲閣是我父女的大恩人，你不放他自由，那我寧死也不從你的意願，其次是我祇有一個老父，現在失業在家，生活非常的窮苦，要請廳長津貼一些錢給他，至少使他在下半世的日子不要再受罪，第三我嫁了你，請你不要動氣，我是一個黃花幼女，你已是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頭兒了，誰能料得定，活了幾歲，因此就要先存給我打算打算，你們府上的少爺女公子很多，到了廳長百年歸西的以後，那一個要被他們驅逐出門，人老珠黃了，不要作街頭的乞丐麼？」

無論如何，先要給我一個確實的保障，使我安心隨你生活，這不是什麼意外的苛求啊，張廳長見她說得委婉柔順，入情入理，而且在態度方面，又是和藹可人，並不像劍華那麼桀傲不馴，像一匹不羈之馬，因此他便一口的答應了，紅梅道：何時可以實行呢？他忙道：立刻可以實行的，張廳長在一品香是包有兩個長房間的，終年時常來在這裏住的，若干接洽廳中私事公事的朋友，也都集中到這兒來，所以無論張大吼廳長不在這裏，兩個房間中的熱鬧情況，簡直是難以描畫的，有人將這兩個房間，比着兩個垃圾桶，未嘗有些太也毒辣了，然則仔細的一想，並沒比錯，因為只有垃圾桶中，才有那許多的蠅蟲蚊蚋，專門吮血為生的東西，驅之不去，揮之復來，嗡嗡成陣，還有一句古訓，是物以類聚，腥穢動物是慣歡喜與不清潔的東西為伍，這兩個大房間中，有米蛀蟲，黑的螻蛄，馬路政客，茶館英雄，上而至於挺胸凸肚的省長議員，中而至於買辦總理大賤賈，富貴雙全，羣賢畢集，不過當廳長一到，他們立即由一號掃數搬到了二號中去，以示尊重主人之意，可是張廳長對於上等賓客反而沒有中下等來得歡迎聯絡，這是什麼理由，仔細一忖度，便可以明白了，不談別的，來者如果是一等紅員，那麼不但歡迎，並且表示頭痛，因為只有大魚吃小魚，沒有小龜騎大龜的，是他的老上司，一旦降臨，則猶若瘟神下降，不燒香化錫箔，是不肯動身的，蝕本生意，誰又願意幹呢，更有一種火腿繩子，也使大吼痛心疾首，毫無辦法，除悼燒錫箔之外，還須禱祝一些好話，此輩大都為顯要的小阿舅之流，亞，依仗着姐妹的皮肉力量，便可以狗仗人勢，到處招搖撞騙了，一伸到手，三千五百還不在他們的眼中，稍有不到之處，對不起，立即栽你的花頭，小則丟官，大則送命，至於廳長所最歡迎的一班人呢，那便是以上所說的米蛀蟲大賤賈之流，亞，因為他們對於廳長一向是必敬必恭，廳長只要放了一個屁，他們立即捧

着仰長了頭頸，個不已。並且還要沒口價的誇讚道：好香來。還有一輩馬路政客與茶館中英雄，雖然是人微言輕，不足登大雅之堂，可是他們皆是給太爺賺錢進來的孝子們，說不定一萬八千三萬五萬的大批鈔票，送到張公館去，因張太爺也瞧他們得順眼的，閑話休提，且說他將紅梅領到了第一號房間中來，叫她在沙發上坐下，他本身先到外邊應酬一番，當日的賓客，重行又自回到房中來，在她的身傍坐下了。紅梅忙要立起時，却被一把握住粉臂，拉着道：做什麼要這樣裝腔作勢，已經承認了嫁給我，當然的一切屬於我了。你千萬要學韋女士那股勁兒，撩得人心裏發癢，她却死人不關的，一忽兒冷，一忽兒熱，冷是冷得來要命，好像沒太陽的北冰洋，一熱又熱成一塊湯手的年糕，使你靠都靠不得她的。紅梅到了這時，也只能想到老父將來的生活舒適，雲閣的性命自由，犧牲了自己，似乎不是不值得的了，可不是麼，由他怎麼罷，她坦然的放大了胆子，與廳長說說笑笑，不過她依然脫不了天然的處女含羞態，如此越叫那位老于風月之場的張廳長，愛極喜極了，她再三叮囑道：太爺是不能夠食言的，明天不要踐約，將姓凌的恩公放了，我才能安心跟你度日。廳長不禁笑道：要是不放的話，那麼你的日子一定度不下去了。她正色道：廳長請原諒我年輕不會說話，請注意凌先生是我家父女的救星，說一句老實話，如早沒有他出來打不平，不會來嫁給廳長了。廳長聽得，忙問她的原因。紅梅便將自家與韋洪德的往事訴說了一遍。張廳長聽得，不由得點頭笑道：我道你與那個姓凌的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呢，原來還有這一回的故事在裏面呢。好，我很贊成你，你是一個不肯忘本的人，有情有義，你儘可以放心罷，我決不使你失望的，他與她倆談了一回閒話，天色漸漸的晚了，紅梅向他問道：廳長，我們老人家那兒可曾派人去知照他不成，張廳長點頭道：已經有人去關照過了，他說着便朝

自家手上望了一望手錶，然後說：還有十五分鐘，他便要到此地來了。紅梅點頭道：我希望在家父來的時候，廳長暫且到前邊的一間中去，讓我與家父多談一會子，然後廳長再來與家父面談好了？張廳長並不表示異議，只是點頭道：這個應該讓你先和你的老人家預先商量下子，比較妥當一點。一會子，他的聽差拿了喬阿德的名刺進來通報道：外面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要見廳長，我見他穿得像一個測字的先生，已經給我回掉了，廳長勃然大怒，立即罵道：混帳東西，狗眼看人低，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呢，快一些給我追了回來，停一會子再來和你算帳，嚇得那個聽差的連連應了幾句是字，趕緊到樓下去追趕，幸而喬老頭兒走得慢，還沒有走出了大門，只見跟的氣急敗壞的，奔馳到他的身後來說：老太爺，老太爺，恕我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你老人家，我們廳長大人請老太爺到樓上去談話，務懇老人在廳長的面前，轉一個彎兒，千萬不能說小人辱罵你老人家的，請罷，請回到樓上去，喬老頭兒是一個好好先生，什麼事情皆不歡喜與人爭執，何況他又是廳長的親隨，當然更不願與他們這班人多所較量的了，他回到樓上的一個房間門前，聽見他的女兒坐在這房中的沙發上面，吃驚不小，暗自猜度道：不對，不對，我的孩子，怎麼會到這兒來呢，這其中必有其他的緣故了？他止步不前的當兒，她已瞧見了，立即起來迎接道：阿爸到裏邊來坐罷，老喬一面答應，一面撲撲身上的舊夾衫，走進房中。回頭向她問道：張大人就住這個房間麼？她點頭道：是的，你坐下來，我有幾句要緊的話來告訴你的，老喬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紅梅倒一杯茶，又拿了一枝烟，遞給她的父親，然後緊緊靠着，他坐了下來道：父親，今天請你老人家來沒有別事，却正爲了孩兒現在爲了凌雲閣先生被捕再度下獄，危在旦夕，不得不來向老人家徵求同意，據張大人的表示，他很愛你的女兒，只要女兒嫁給他，則不獨可釋

凌閣雲，而且還要拿出一票禮金，至少是五千元，致送與你，此外還要給我，在一家銀行中立了一張摺子，存了三兩萬洋錢在我的名下，以防日後他變約毀婚，再則他的年紀已經和你老人家相仿，疾病意外，誰能料呢？孩子倒不是慕戀虛榮，要嫁與他，實在是因為恩公的性命以及你老人家後半世的生活問題，兩付重擔兒，一齊壓上了我的肩頭，逼得我不得不走這一條路了。不過我依然等候你的示下，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女兒絕對不敢自專的。紅梅說到這兒，一雙眼，眶中含着一泡熱淚，禁不得直流下來。老喬非常的詫怪說道：你前一次回來，不是強民醫院長說韋女士下嫁與院長，以抵救她們令尊，與雲閣先生一同出牢的麼？怎的現在又忽然的弄到你的頭上來呢？倒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簡直有些兒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了。紅梅又將劍華生病雲閣再度被捕的話，對老父說了，他這才明白，忙道：我兒，你要知道，人生在世，有恩必報，真君子，有仇不報，濫小人。不要說張大人有如此的優越條件，對你便是沒有，只要他肯將凌先生放了，我兒也要嫁與他的。我一向是聽隨你的主張，回來便沒有阻撓過你任何的事件，你儘管依照自家的意思，作去罷，絕對不會錯的。紅梅道：停一會兒，廳長來與你談話，你千萬不要顯出突快的樣兒來。說到我婚嫁的事情，你不妨這樣如此的對他說便得了。老喬點頭道：我知道了。紅梅起身走到門口來，向一個吃噴頭的隨差說：煩你給我到二號中請張大人過來罷。那人諾諾連聲的去了，不一會兒，張大吼由二號過來了，進門就恭而且敬的對老喬，竟來一個四十五度的鞠躬大禮，慌得老喬也自還了一躬，他笑嘻嘻的向紅梅說：喬女士，這一位便是令尊大人麼？紅梅欠身答道：不敢，正是家父，她說着又回頭對他老子說：阿爸，這位就是廳長張大人，老喬又自來了一鞠躬，口中道：久仰，久仰，張大吼與他對面坐下，普通應酬了一番，漸漸的談到了本文了。廳長笑道：

請你老人家來是沒有別的事情相商，只因為我接任此間的警察廳長，還沒有一個月呢，公牘非常的繁忙，可是這一類文件檔案，必須要一個心腹的人來管理，既不能交與祕書，更不能依託下員，因為文件中時有關係非常要件，不要走泄一點風聲的。祇有用自家人才能勝任，不過我的兒女都在校中讀書求學，當然不能來，還有兩個小妾可以用，只苦他們都是沒字碑，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夙仰令媛的才華學識超羣絕倫，鄙人預備娶為側室，關於老丈方面，做人已經令媛當面商談妥當，先送五千元供老丈作任何生涯經紀，如果資本不足，鄙人自當繼續奉贈若干，並無限制。不過屈納了令媛，這是異常抱歉而沒有辦法的事啊。喬老兒立即說：小女的生母去世太早，少受教訓，各事嬌養任性，只恐不能服事廳長周到，那便要請廳長特殊的原諒了。張大吼初猶以為老喬單從中作梗，現在見他一口不阻的答應了，當然是高興得了不得，立即拿出一本支票簿子來，立即先簽了一張五千元，的即期支票，蓋了印章交與老喬笑道：你老不要嫌惡菲薄，先請收下了，以後只要需錢用，只要打一個電話來，便直接的奉上了不誤。老喬謙遜了一番，這才收下來。張大吼一轉身叫了一個聽差的來，便吩咐他道：給我到廚房中去知照一聲，在半小時內，給我送一桌酒席來，要最上等漢席，便道廳長專招待特客，快些給我辦得來。廚房間的人們，當然是唯唯稱是的了，他們在半小時後，就將各色辦到整齊了。張大吼叫他們將這一台酒席，擺在房間中裏，請這一位年齡相等的老泰山上坐。他又到二號裏去邀了幾位陪客來，給老喬介紹，這個是馬科長，那個是牛局長，還有那個是羊幫辦，老喬一時也認不清楚，只是點頭稱是，可見老喬出世以來，就沒有像今天如此的風光，心中十二分的得意。雖然心中也會想到女兒的地位問題，可是一個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只要生活安適，穿的吃的一些兒不要動惱用心，那

些虛空的名譽，又有什麼用處呢？還不是騙騙人的耳朵麼？他想到這兒，心中也就覺得泰然舒適了。又想到女兒在明天起，就要過享樂的生活了，廳長不死，固然是更好，便是不幸大限到了，她也有一筆豐厚的生活費用，一世也吃着不盡的，他越加快活了，接着又想懷中的五千元支票一紙，明日九時一刻，便會換到十元鈔票五百張，五元鈔票一千張之多，這許多的票子預備派什麼用場呢？雖則過去也曾做過了一番商業，摸過了不少的鈔票，無如近來好幾年晚景不佳，每況愈下，好多時沒有摸到過這一大批整批的現鈔了，他不住的轉着念頭，連席上過幾道菜，喝下幾杯酒下肚，他都不知道了。一會兒，席散了，老喬多喝了一杯，已經有些踉蹌的醉意了，那些科長幫辦之流，待到知道他是廳長的泰山時，當然是都來拍他的馬屁了，這個時候不早了，老太爺不必回去了，到隔壁去又上八圈，就在這兒宿吧，那個說老太爺不要回去了，要洗浴這裏有洗浴間，你老假使需要呼兩筒的話，那便不妨到二號的銅床上躺一會子，這個恭維，那個討好，可是老喬是一個道地的忠厚老實人，對於他們的一大圈「香檳」票兒，唯有打躬作揖，原璧歸趙，概不領情。他笑嘻嘻的說：謝謝諸位老爺的感情高誼，老朽不能吃酒，吃了一點酒，那麼馬上就要頭暈眼花，我可不能奉陪了，改一天再來奉訪各位老爺們罷，張廳長倒也不願意他留下來，因為他與紅梅雖不是紅燈花轎，明媒正娶，可是究竟不便在定情之夕，將丈人阿爸留在兩號，一牆之隔，未免太也覺得那個了。他便說道：好的好的，就讓老太爺回去睡覺罷，明天下午六七時，再請過來談心罷，於是馬牛羊三公也跟着順風兒打槳道好極了，當差的快點過來，扶住老太爺下樓，關照車夫將他老人家送到府上扶到房間內，小心爲要，當差的激應一聲，便過來扶夜老喬了，他回頭又向他的愛女笑道：我的好孩子，在這兒好好的服事大人，他又向張大吼

道：小女因離娘太早，差不多全是我一手摩摸這麼大，若干女人應做的事情，他一些也不懂，這個祇有請廳長原諒原諒她了。張廳長笑道：老太爺放心回去罷，她很好，沒有什麼不順眼的地方，你可不要掛懷，不會做事，打甚麼緊，我家不要做什麼事情的。老喬一面走，一面說：那就好極了，廳長歡喜她，還不是她前世修來的福氣麼？各位大人再見了，他說罷，下樓而去。羊幫辦與馬科長耳語道：每天我們都可以在一號中多留談一會子，獨有今天我們可要識相一些。還是到中央去找李祕書頑牌九去，好不好？老張今天最好我們全體退出才對啦，牛局長却搖頭說：我說老馬是一個全本外行，今天我們最好在二號裏又麻雀，高談闊論，才好讓他倆鬧中取靜呢。小姑娘的心理是難猜測的，有時害怕，有時却又含羞。如果房外沒有音響，反而會愈加引起了他的羞愧與恐畏來的，於是他們就決于打牌了。馬科長又是一隻著名的小喇叭，談笑起來嘩啦嘩啦，一個要抵三五六個的鬧猛，起首是兩個下棋，兩個抽烟，還有四個便添成了一局，後來他們爽快的又叫茶房搬一隻桌子來，又一個對檯好戲。張廳長在老喬動身之後，便走到了二號房間中來。牛局長早已將烟給他燒成了若干的小泡兒，安放在一着玻璃瓶中。廳長一到，來不及的橫下來拿起煙烟槍吸了十多筒，這才喘了一口氣，又喝了兩口茶，然後又拿起了槍來，繼續的又呼了近百筒，總已過足了，也不和屬下諸人多說話，很快的回到一號房間裏去。作他的第二十七次新官人了。牛局長等兩棧馬將一直打到了日上三竿，望堂時鐘已經敲到了八點，因為是星期日，機關照例都是停止辦公的，他們回去的回去，躺在床上，歪在沙發上的冬尋好夢，獨有牛局長却不敢回去，却又不肯睡覺，因為他知道廳長有一個老脾氣，便是到了天明，還是像鬥敗了的雄鷄一般地睡不穩，老癮發作，可是牛局長又是他指定的裝煙專家，非他裝，那就不能過癮。

尤其是在洞房花燭的當兒，所以牛局長在馬將一停手，趕緊做他的重要公幹，因為他是一個天津人，裝起煙來當然也是北派的裝法了，他有一種絕技可以將煙捏得像賣糖人兒似捏出一條龍來活靈活現，有頭有尾，一眼也勿差，因此廳長便重視他甚于機要秘書。這完全靠着我們新太太的福氣，我們應該要將新太太高高的捧上了九霄雲，是一位大慈大悲的送子觀音娘娘下凡，廳長一生就歡喜聽人家這種吉利的口彩，一聽到牛局長說下了這一大堆的吉慶語，不由的心花大放道：老牛你真是一個可人意兒，你家廳長如果依照你的話上來，我做國務總理，那財政總長一個肥缺，先得挑給，只是有一件事，你可不能因為身價高了，便不給我裝煙，那可不行。牛必善笑道：那裏，那裏，我吃的是誰的飯？我無論身價高到了九霄，在你的面前，還敢搭一點架子麼？如果我搭，那便是一個半吊子混帳崽子啦。廳長一面吸一面却連連點頭道：對，對，所以我歡喜你也就是歡喜在這個上面的，不過我現在倒有一些為難了，這個新太太怎麼安插，倒是一個問題，那個生病的姓韋的，我因為她是一個不易收伏的孫悟空，我想在成婚之後，推納的老公館去，不問她們和她如何，好者我已嚐過鮮頭了，就一直擱起不用也沒什麼要緊的，但是現在這個姓喬的女孩子，怪可憐見的，太討我的歡喜了，她什麼都要羞人答答的，因為這樣我便格外的愛惜了，別人都好解釋，他說到了這裏，伸出手來，將小拇指一豎，低聲說道：就是這一道關，我可沒法通過的，老牛是一個主意計兒，也好給你的老上司想一個安全的辦法來了，老牛也自皺緊了眉頭說：對啦，我也在躊躇着，她無論是誰，到了她的手下，還有好顏色看麼，真是想也不要想了，但為今之計，你可決對不能夠再像前幾年的辦法了，既然要了人家，便不該將人家關在老公館中，度着活守寡的生活咧，依我說，不如在法租界的西區秘密的賃了一

個小公館，你隔了一二天去一次，不必過夜，早點回去，他不是就不會啓疑了麼？張廳長點頭道：「這個我也想到，可也是權宜之計罷，瞞了一時，絕不能長久瞞蔽了的。而且還有一種弊端，便是由單身一人在那兒，一個年輕姑娘，正如一朵鮮花，才蒙雨露一般地，怎能夠度那寂寞無聊的歲月而不起花頭呢？牛局長笑道：「我認爲這是廳長的過慮，其實這有什麼關係，只消由學生叫內人去陪着她就得了，表面上是陪她熱鬧一點，實際上却在暗中監視着他的行動了，只要稍有不計，還怕你老人家不曉得麼？這真是……張大吼聽得連連點頭贊許道：「好極！好極！我便將這件事交給你去辦便了，越快越好，我們還要提防着家裏那一個一頭撞了來，那可不是要，我倒沒有什麼不方便，可是害了這可愛的女孩子，我實在捨不得的，牛局長滿口答應道：「知道了，你儘可放心罷，一切有我，我本來預備睡一會兒養養神，今日是星期日，這麼一來，我打算不睡了，你老的事情，當然要辦好了才能回去休息，不過有一點却要先和你老人家說明，不是別事，便是在這急切的當兒，立着就找房屋，實在是不容易找到合意的房屋，先自勉強住上一兩個月，然後慢慢的找好不好呢？廳長點頭說：「你儘可全權辦理，不要來問我吧，我既託了你，還有什麼不相信麼？牛局長沙沙一陣子吸足了烟，精神又是振作起來，立即下樓，一個電話將他的當差名叫牛八的叫了來，將上項事對他說明，然後又對他說道：「你快些去在半天之內安排好了，到我公館裏來報告我，現在我可不能再支持了，讓我回去睡罷。牛八唯唯稱是，跟他上了汽車到霞飛路貝勒路口跳了下來，從尚德坊的弄堂進去，逕往八號去，一撤電鈴立即有人出來開門了，這人年紀不大，三十多歲的樣兒，穿着一套灰色囉吱的中山裝，原來他便是牛局長的私人秘書壽者相，他是皖南廣德人，跟老牛跑了五六年了，頗得老牛的重用，此番老牛做了局長，他也跟着當

了第一科的科長了，牛八知道方才頂下這一幢兩間一廂的房子來，該沒有到一個禮拜呢，當然是有餘屋分租的了，壽科長向牛八笑道：「八爺怎麼來得這麼早，他笑道：是來贈送一個好機會與你的，他忙道：不敢當，是什麼好機會，是不是開頑笑的呢？」牛八慎重將事說，笑話，我會幾次與你科長說過不老實的話的，你說壽科長點頭道：「對啦，我也這樣想呢。」牛八道：「府上的空房間已經租出多少了？」樓上還有沒有空房間呢？壽科長道：「有，樓上的全部皆沒有出租，牛八忻然道：那麼，活該是你交到好運了，廳長新娶一位十七八歲的漂亮小太太，不敢領到公館中去，所以囑我到法租界來租賃或買一宅小洋房，作為小公館之用，不過買房子不是立時就可以成交的，只要先在這兒住下來，然後再找適當的小洋房，那就便當，而不性急了，可是樓上共有幾個房間呢？」壽科長道：「房間共有四個，夠不夠呢？」牛八道：「夠了！我希望你們夫婦倆將小太太哄得好了。枕頭邊一句話，你還怕一個局長跑逃了嗎？注意！注意！不要忘了我的交代，我現在先要到永安公司的傢具部去辦東西，你不要出去。停一回兒，各色伙俱來時，請你為我瞧着照應，及樓上佈置，要快要清潔，說不定下午五時小太太便要來了，他說罷匆匆而去。壽科長立即打一個電話到糊壁公司去，叫他們上等的老司務，帶些巴黎新式的花紙來，將樓上全部糊得非常的華美。一小時後，永安公司的送貨卡車已經開到了弄口，四個小工由車上下來，將若干件的傢具用物，一齊搬到樓上，壽科長不住價的指揮他們，某物應置某處，某具應擺何方，結果是如此的安排，客堂樓共設紅木大炕一，八仙檯一，靠背紅木椅四，茶几二，衣架一，這兒是預備給廳長吸煙與會客的，隔壁的廂房裏是分着住房與一室，一大一小，這間住房中，大而至於半銅床，小而至香煙盤兒，無不齊全，紅木大衣櫥，梳粧檯，五斗櫥，面湯檯，手巾，香粉之屬，都一樣不少的買得齊全了，直

忙到了下午一時二十分，才將大小四個房間佈置得妥當。牛八與壽科長都已熬肚飢不得了，一齊到樓下用飯。牛八一面吃一面關照壽科長：道你要注意。

第十一章 金屋藏嬌春光泄漏

廳長是一個『不怕閻王不怕天，只怕夫人站一邊』的寶貝。他這一次想竭力的避免了家中知道，但是他的新太太在廳裏放了不少的暗差，在監視着廳長的行動呢，因此我很希望你在言語方面，小心爲妙。壽者相對牛八點頭道：我久已知道了，而且我還知道他老人家所怕的，既不是太太，也不是二太太，更不是三太太，乃是這位以外的一位太太，是不是牛八點頭晃腦的說：對極啦，正是她，正是她。牛八不和老壽多說閒話，便動身走了，可是壽者相來不及和他的夫人說：太太，這一個上好的巴結機會，只要你能夠將這一位小太太吡得好了，那你便要做局長的太太了。壽太太點頭道：別的不會，關於拍馬這頑兒不消你教得，我是拿手，便在平常的當兒，受你的薰陶，當然是不會怎樣不靈光的了，對嗎？壽者相連連的點頭說：對啦，對啦，我但願你能夠說得到做得到，這位壽太太據說出身於八仙橋畔的大門堂內，頗有幾分姿色，風騷潑辣，有一些像銀幕上的大山貓黎灼灼。這一天的下午五時許，張廳長的汽車在坊口停下了，由牛局長領導到了一壽家門外，一揷電鈴，一個娘姨將門上一扇小門拉開一些，朝外一望，見是張廳長和牛局長一同來了，她一面來不及的開門，一面却回頭向廂房內報告道：廳長和局長一同來了，壽者相夫妻倆連忙趕出來迎接了，一個九十五度的鞠躬大禮，將兩位上司與五太太的喬紅梅讓到會客室，張大吼就問道：我們五太太的住

房在下面，還是上面？
壽者相連忙躬身答道：「我已經將樓上的房間完全騰出來了，廳長點頭笑道：「這一來倒難爲了你啦，他忙道：「這倒算什麼，祇恐我們這兒屋子太小，不大清潔，太太一定是住不來的，大吼笑逐顏開的說，到上面去睡睡，於是壽者相先趕到樓梯邊去開了電燈，扶着廳長，上得樓來，便在前樓與廂樓兜了一轉，只見四個房間中的陳設齊全，舉凡日常所用的東西，可以說色色俱全，就在此刻，一陣樓梯上的脚步声，午八搬了三隻裝玻璃外套的銀鼎銀塔銀地球禮物，後面跟着四個人，挑的抬的，扛的，除掉若干真華絲葛的軸障與銀盾而外，羊幫辦了別出心裁的購了兩床粉紅華絲葛的絲棉被，一對鴛鴦戲水的湘繡天鵝絨的枕頭，另有一幅顧繡的十字圖，此外還有一頂珠羅細紗的帳子，都是牛八沒有預爲購買的東西，因爲羊幫辦早就知照他了，大吼見床上除掉一條木棉的墊子而外，什麼也沒有，正是要問，見牛八等送了進來，非常歡喜，那一張西門子新式半銅床上配上了被褥枕頭，這些東西，頓覺眼前一亮，羊幫辦真是太會拍上司的馬屁了，異想天開的在那一條鋪在墊子的洋縐襪子的中間，繡成七個小字，乃是「弟子羊達達謹獻」，這個地方，如果你仔細的想一下子，便可想得到了，他的用意至爲刁鑽而又週到的，無論什麼東西送給了廳長，皆沒有送床上的東西來得好，因爲贈碗送箸意義在令人每飯不忘，贈被送褥，這不消說，當然是令人每睡不忘的了，他這個法子，是學的嚴世蕃門生李某，贈送一把古磁的夜壺，在上面用黑漆油寫了自家的名字，祇爲後世的笑話，羊幫辦却深深佩服李某的想入非非，他也就改頭換面來一下子了。至於若干的幃屏軸對，銀塔銀鼎等，當然是他屬下的一班局長科長等送來的了，大吼對牛局長笑道：「我本來是預備瞞住了他們，不叫他們破費了，我知又不曉得是誰放出這個風聲去，這一來倒又要備上兩席酒在一品香

酬謝他們呢。牛局長却笑着搖手道：「這些都是過煩的，下僚送一點禮物給現在的老上司，還不是鼻涕溜到唇邊順便的事麼？請什麼呢？」一請倒反而卑喧揚出去了，他說罷，忽然回頭向壽者相含笑問道：「每一個下僚都有些東西爲大人恭賀，獨有閣下預備送一些什麼呢？可能告訴我麼？」廳長立即立起來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好啦！你又來亂說，老壽自己將房間讓出給我倆居住，已是天大的人情，還要他送什麼給我呢？」壽者相正待開口，瞥見他的夫人親自捧着一只白銀的盃盤，盤中共放着煙槍一枝，燈一坐，大土膏一罐，六楞籤子三根，紫沙烟斗一只，安放到前樓的大木炕床上，壽者相對牛局長笑道：「這是家祖傳留下來一副玩兒，廳長既住到舍間，當然是不能再做帚自珍了，獻給廳長以供清玩。」張大吼見了，將雙眼笑成兩條縫，對牛局長笑道：「老牛，我真鉤佩服你，你屬下的人們，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聰明幹練，善解人意的。」牛局長一面歪身到下首，拿了籤子來便燒煙，一面含笑笑道：「這當然是你老人家的德量寬宏，所以四海俊傑奔走而歸了，是我的屬下，不就是你老的屬下麼？我是候你的命令，意旨幹事的，他們又聽我的命令，充其量我不過是你的一架傳聲機器罷了，他這一個比喻，又將廳長比得十分樂了，連連的點頭道：「牛局長越來越會說話了，而且所說的話又能令人十分的動聽……」他說罷，就在上首側身躺下來，壽夫人立即過來，將廳長足上的一雙皮鞋解鬆了帶子，含笑問道：「大人要否換一雙玄紗的風涼拖鞋來，今天悶熱的很啊。」廳長朝她一望，知道是壽者相的女人，還恐不實在，又向牛局長問道：「老牛，這位是不是我們這兒的房東太太？」老牛笑道：「你又來了，就稱她叫壽者相家的，或者是壽嫂便得了。」幹麼這樣的客氣呢？壽夫人已經將一雙拖鞋拿來，先將他足上的皮鞋褪了下來，又將拖鞋給他換了上去，廳長向她笑道：「壽太太……啊也！折煞我啦！我可當不起你這樣的稱

呼啊……廳長笑道：這是海稱有什麼稱不得，你不要以為你的丈夫是我的屬下。你便處處以卑微地位自居，那是要不得的，要知道你丈夫與我到辦公的地方，大家才分位置的高下，一出了公門，便沒有大小了，何況你丈夫是我的下屬，你却不是我的下屬呀，何必特殊的客氣呢？我是一個不歡喜板起面孔搭鼻架子的舊官僚，我們現在是維新文明了，中山先生方在策動全民起來實行男女平等呢。牛局長早已將一筒煙裝上了斗，抓槍尾，將呼吸的牙嘴兒對定廳長的鬍子嘴，手都有些酸了，忙道：烟冷了，吸起來又要不爽快，起焦壳兒，吸一口再談罷，他這才打斷了話頭，將槍嘴拉到了口中，閉起雙眼，沙沙沙……壽夫人早就預備好拌去皮的生梨與蘋果，捧了兩盤上來，放到了烟盤的旁邊，笑道：這種粗糙的水菓，大人一定是不合口的，不知你老歡喜喫些什麼？使我們去買了些來。廳長笑道：這樣的囉唆，你們算什麼呢？以後去每天見面請勿再這麼客氣下去了。壽太太轉身又去與紅梅敷衍了一回，這才匆匆的下樓去，在灶間裏監督着一個揚州娘姨，辦出八色小菜來，在樓上的簾堂中擺列齊整，廳長與牛局長過足了癮之後，當然肚子也就餓了。壽太太忙邀他兩個同到西邊的餐室中來，一同吃晚飯了，廳長知道紅梅一定是不肯來同生人同桌吃飯的，便暗裏向壽太太照知了兩句，她唯唯答應，立即狗顛屁股也似的跑到西樓的前一間，向紅梅笑道：太太定是腹飢了，去一同用晚飯去？紅梅果然推辭不去，她倒並不是怕陌生人，倒是她瞧不慣牛局長那一付時喜時愁瞬息千變萬化的嘴臉，再則她還有一種未了的心事，不是別事，乃是廳長答應她的，在成婚之後，將凌雲閣放了出來，今天一天他竟未曾提及，不知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藥呢？所以她好生的納悶，對壽太太說：請自便罷，我覺得心頭有些不大爽快，我不會請客，有什麼

言語得罪了你，惹得你生氣的呢。紅梅無奈只得起身隨她一同到餐室中來，眉頭不展的快快入座。廳長面南上座，牛局長與壽者相兩對面，本來請紅梅伴着廳長一排坐，可是她却拉着壽夫人一同坐在廳長的對面。廳長見她的眼角眉梢似乎哭過的樣子，料到她的心思了，却故意的假癡假呆向她問道：「太太有什麼不舒服麼？」紅梅搖頭道：「沒有什麼，不過我要求廳長的第一個條件，你說在婚後第二天便履行這一種諾言，爲什麼今天提也不提起，倒底那個姓凌的怎樣了，廳長是願不願意放他，也可以老實的告訴我，我是不能夠強自要求的。」廳長現出了一副狡猾的笑容來說：「這要到你這一會子問麼？今天上午九時就放了那個姓凌的了。」叫他到晚間八時到此地來見你一面，可是他憤憤的說：「煩你轉知她一聲罷，便道我姓凌的不要再見那種女子了，祝她前途幸福，永遠做太太做下去。」：他說這麼說，顯見是含有一種醋意了。可是我却瞧在你的面上，不願意再去爲難他的，否則那我一定是要槍決了他再說。紅梅聽得這幾句話，幾乎氣得暈了過去，禁不住眼眶一紅，將要落下淚來了。壽夫人連忙用閑話岔開了，廳長也就識相不再說什麼。晚餐後，他又與牛局長等在烟榻上盤旋了兩小時，望望手錶已是十一點鐘了，不敢再留，到紅梅的房中來關照道：「你早點睡吧，我今天要到老公館去了。」紅梅也不答話，躺在沙發上，只是尋思着，她以爲凌雲閣絕對不會說出這樣不三不四的話來的，何況他對我一向是抱着一個同情於我的態度，絕不夾雜其他的成份，怎麼說出這種類似吃醋的話來呢？這一定是這老兒杜造出來的，他爲什麼要杜撰來激動我的怒氣嗎？不見得罷，他沒有釋放他罷？或者他忽然的伸手將自家的粉面掩遮起來了，她不敢再往下想，可是越是不要想下去，却偏生要想下去，停一會一個小丫頭捧了一碗銀耳湯上來了，放到了她的面前，她睜眼一看，張廳長早已走了。

心中好像是一寬，立即拿了電話來打到強民醫院，請劍華聽電話，一分鐘劍華來接了，第一句便以埋怨的口吻說：你怎麼悶聲不響的出去了兩天一夜不回來，這兒派人到你府上去問。你們老太爺含含糊糊的說不清楚，又道不曉得，又道停會讓問問親戚家去沒去，你爲什麼要瞞住我們走出去，你現在在什麼地方打電話來的……紅梅斬釘截鐵的回答她道：韋小姐，我瞞得任何人，我須瞞不了你的，實對你說罷，我已下嫁與張大吼廳長了，劍華這一驚非同小可，將電話筒握着楞住了半天才又開口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明白的告訴我啊，她道：『這還不明瞭麼？我是六分爲了你，四分爲了凌先生，寧可犧牲了我這個尋常無用的女子，倒可以爲你倆解除了一切的威脅危害了，我要問你張大吼說是已經將凌先生釋放了回來啦，未知有這一回事嗎？』劍華道：『沒有來啊！紅梅長嘆一聲道：犧牲得太不值得了，我早知他不肯釋放凌先生，抵死也不會上了這一種惡當啊！咳……劍華姐，我希望你能早日將醫院委託黃博士管理，我倒願你早一些到香港去住上幾個月，讓過他的惡焰，然後再悄悄地回來，那是比較最妥當的一個辦法，你要知道，這老淫僧依然還有得隴望蜀之心咧，我已經上了他的圈套，不要你再上當啦！劍華忙道：你怎知道雲閣的確是在局中或廳中呢？』她回答道：『口氣已經給我昨天套出來了，他對我說，先要我依從了他，然後他才允許釋雲閣出來呢，在吃晚飯的當兒，他對我說了許多的鬼話，我就疑心是靠不住了，不料果然他沒有到你這裏來，你想他會不會害他的性命呢？』劍華喟然道：『這個誰能夠保得到呢？我想這一定是凶多吉少了，你要知道老淫僧以小人之心猜君子之腹，自家是一個無所不爲的東西，也竟疑心到別人像他一樣了，他的意思我是全知的，他在疑雲閣與我們二人皆有某種關係，所以他便拿雲閣來作對頭星仇視了，他以爲將雲閣放在外邊一天，我

與你也不會跟他走了……由此看來，雲閣此時不死即傷，斷無倖免之理了，我希望你平心靜氣使用一種方法去騙他說出真相來，我們再定行止罷，你能夠到我這裏來那是最好的。不能來也希望你時常與我通通電話，免得我們牽記着你哦……我真糊塗了，談到現在還沒有問你住在何處呢，這真是笑話，紅梅便將現在的住址告訴與她，然後才掛上了電話回到床邊去坐下了，不住價想像到雲閣身上的事情了，她暗自忖度道：他不致於死了罷？因為老淫賊與他到底是沒有什麼仇恨的啊，但是爲了未能證實的吃乾醋未見得他就下了毒手對他罷！她想到這裏，又覺得心中寬一些了，噹噹噹時鐘已經報了三下子了，她這才和衣躺到床上，翻來覆去再也莫想睡得着，直到天色黎明倒老爺上街的當兒，倦極闔眼，昏然睡去，到了上午十一時半，小丫頭才來叫醒了她，聽到廳長已在前樓的大炕上大過其癡癮了，此刻她正要起床梳嗽，忽然聽得隔壁便是煙榻之前有兩個探目模樣躬身報告道：廳長令我們去幹了那個姓凌的……便聽張大吼揚聲罵道：混蛋滾下去這裏又不是辦公廳，誰叫你們來到這兒報告公事？八蛋！一個突如其來的聽差，本來想到廳長面前來討好的，方欲報告一個秘密消息時，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會給廳長罵得血噴狗頭，抱頭鼠竄的下樓而去了，可是這一幕活劇怎能瞞得過紅梅的眼睛呢，她冷笑一聲，並不過來有什麼表示，壽者相的夫人換上了一件新製的晚裝，是洪祥公司定做的西式碧綢晚禮服，短袖子，穿腰闊下擺等於馬夾之下，又加上了一條裙子，並沒有穿鞋襪，赤着白細如玉的雙腳，跋黑花拖鞋，一面爲張廳長燒炷，一面低聲向廳長說：方才來的那人說是來報告一個很重要的消息給你聽，爲什麼倒將他趕走了呢？張廳長低聲道：壽嫂，子你是不明白這內中的情形的，我這個新太太有一將要訂婚的情人，名字叫個凌雲閣，這小子非常的陰

險，已經破壞過我好幾次的事情了，所以我這一次已經命人請他嚙嚙××水的滋味了，方才那個狗蚤，一定是預備來丑表功的啦！這消息給我們新太太聽得了，那還得了麼？而且她對於那個姓凌的開口恩公，閉口恩公，得了這個消息不逼着她去尋死麼？壽嫂嫂得便爲我勸勸她，叫她不必癡心妄想了，便道你要去想他見他，他却恨你已經切骨了，你自家還在夢中咧。壽夫人連連的點頭說：你老有什麼事情，只要託到了我的頭上來，一定會舒齊服貼的給老人來辦到就得了。張大吼是一個見不得女人的傢伙，這也是壽夫人生得太漂亮，太風騷了吧，只有第二次雙方交談，已經將一個張大吼撩得背頭都痒了起來，恨不得將她用一口冷水夾活吞了下去，他暗自說，我老張真是交了桃花運啦，怎麼碰了來是漂亮女人，碰了去，又是美貌姑娘。半月前，牛局長的妹子，和羊幫辦的長女兒，却不道今天又在這兒碰到這位壽太太，太好了，多麼活潑，多麼知趣，多麼可人意兒，想不到老壽那樣一個癆病鬼子，竟討了這麼一個人間尤物。可是我想老壽那麼瘦得一把卡子，就可以聯想到這位太太如何的擦雲撥雨勾風弄月的叫老壽不能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他一口煙嚙嚙吸到了肚中，忽然泛起一個主意來了。向立在房門外邊的了頭說：給我去將壽秘書請上來，你說廳長有話要與你說呢，快些來。小了頭狗顛屁股也似的奔下樓去叫壽秘書了，他的夫人忙道：廳長叫他有什麼事情罷，張大吼涎着臉，左眉一高，右眼一低，便是一個特殊的暗號子。壽太太是什麼人，還有一個不明白的嗎？一會子壽者相上來了，恭恭敬敬立在炕前問道：是什麼一回事情呢？請大人吩咐。大吼故意將眉頭一皺說：聽說不到五七天政府的司法官有什麼檢查專員來滬了，我們有若干的案子都沒有閱過卷宗和沒有判決蓋印過。你立刻就給我去將這一大批文件代拆代行衡情酌理，但憑你的意思去幹完得

啦！時間催促不容再緩了，可不是麼，這一大批公文給我辦了，那另外有賞的，壽者相唯唯退下，廳長又道：「如果有了爲難的地方，或是不易着筆的文件，立即打電話來問我。我在這兒是不會走開的。」壽者相道：「知道了，祇多五小時功夫就可以批閱判決得停當了。」張大吼頗自笑道：「我的兒啊，只要你有三小時不回來，你家廳長的目標已可達到了。」在壽者相去了之後，廳長忽然起身道：「過一會子，或者我有一個老朋友要來尋我談話，但是我却不願他到樓上，知道我在最近又討了一位夫人，所以我來樓下的會客室與他相見了。」壽夫人嫣然一笑道：「便是來了，我們且到樓下去來得及呢。」廳長却搖手說：「不行不行，請你依了我的話把烟盤傢伙一齊拿了下去罷。」壽太太只得依了他的主張，將吸烟傢伙一齊移了下來。壽太太明知這老傢伙肚皮裏害的是什麼毛病了，她本來的目的，當然是希望他能夠伸長了頭頸的投到老娘的網中來，她更欺這位新太太是一個善與的女孩子，便是知道，也沒有道理的，何況是冠冕堂皇的奉着廳長的命令呢。於是在烟盤傢伙移到她的房中來之後，便施展出渾身的解數來，將一個色迷迷的老甲魚騙得有些渾淘淘了。壽太太正在一面裝烟，一面將粉臉湊到鬚子嘴的傍邊，噓噓不知道說些什麼，張大吼連含笑點頭的當兒，猛可裏一聲冷笑，從房門口發出，在壽太太耳中，不過是詫異的一楞，在張廳長賽如一個焦雷當頭打下了，他倆豁地分開四隻眼睛，銅鈴一般的朝外邊望去，有兩道冷酷怕人的目光回射過來，一個十八歲的漂亮女子，不與其說她是女子，倒不如說她是少婦，因爲她已經張廳長正式向家人們宣佈過了。他是他的正式夫人了，而家中的奴僕婢她們皆呼她爲太太呢，本來這個太太的名稱在二年前，還是她母親黃氏太太的諡號，後來一本『家天下』的古法，遂以位傳女，母親年老色衰，應該退位了，而且還有一個天大的

理由，也便真應長大人用以打敗許多親友的標語，便是這位接位正宮黃氏太太的父親，却是黃義興老秀才，而絕不是張大吼，當年大吼未得時的當兒，一根光棍，成日價日住茶館夜浴堂的當兒，可巧黃秀才死了，遺下了兩三千元的家產來，沒有兒子，祇是這一顆掌上明珠，在臨死的時候，曾經將老友張大吼請去，垂淚託孤，大吼大拍胸脯說：黃大哥，請安心去了，一切有我負責到底，在黃義興死後他爲了實踐前言，便一切作了黃秀才的代表，甚至於代表到……像他這樣顧全朋友的義氣，真可以說舉世無雙了。後來他因爲得了兩三千元的活動資本，便一帆風順，由警察而巡長，而巡官而區長分局長，最後昇到總局局長。他忽然心血來潮，在老黃死去的十週年，他爲了實現實踐負責到底的一句話，朝這位年交二八的黃小姐望望，真夠像秀發的春花，負責照顧到底的一句話，非實現不可了，於是擇一個良辰吉日，實行將照顧她母親的全套手續，移來照顧她了，真奇怪，這也是好心有好報罷，今天轉移照顧手續，明天上司的電報到了，一昇便是三級，由警察局長一下子便昇到一省的警察廳長了，因此我們廳長便恍然大悟，知道小的幫夫運要比老的好上萬分呢。於是位立正宮，女頂母職的命家中人等一體知曉，若有阿誰退而有言，定以軍法從事。爲了這，將一位王氏太太大哭大鬧了三天三夜，終於沒有挽回的餘地，可巧沒有兩個月，張太太壽終內寢，諸親好友一齊登門叩奠，大吼一手拉着這位穿麻布重孝的「小」黃氏夫人，一手緊握着二十發的新式手槍，一同到靈堂上來，一幕孝子孝媳哭靈牌的活劇，舅太爺氣得小腿肚子轉筋，表叔大人氣得像碰了橋樑的河豚魚，伯伯叔父更是氣得喘月的吳牛，大家正待發作，預備來一次總攻擊，可是廳長却先發制人，一入靈堂，先將一枝手槍豎起來說：我辦的事，任何人不可以是妄加批評或是多話，如有阿誰竟敢故違，那麼，必

以軍法從事。這一來可將大家嚇住了，今人不比古人，誰肯陳尸上諫呢？於是也只有六月裏蛤蚧不開口了。廳長更來上一個恩威並濟的辦法，乃是一面大發神威，一面派出四五個助手夾在人叢中，趁大家不注意的當兒，娘舅太爺叔太爺的手中，各自飛來了一大捲鈔票，厚而且重，這一來竟將他倆的嘴堵塞起來了，有了鈔票，阿誰都不願意開口多說了，於是他們便抱着各掃自家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結果大吼的「照顧」計劃，全部勝利了。

第十二章 鏡花水月遺恨無窮

不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便是這一位位列正宮的黃氏太太，年紀雖然很輕，可是醋心很重，將他管束得十分的嚴緊，每一個月她要大吼到她房中住上二十天，餘下的十天，則聽他自便，歡喜到誰的房中，便到誰的房中，張廳長如奉綸音，有時候便是在外邊嚙嚙野味兒，也只能夠揀在二十號之後，將她的功課做完，才能夠呢。這是廳長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只見柳眉倒豎，杏眼睜圓，三脚兩步，奔到了床前，一把將一枝鴉片烟槍奪了過來，沒頭沒腦的直向壽夫人打去，打得壽夫人直喊冤枉，廳長蜷伏在床角上，眼睛嚇得像銅鈴也似發亮了，口中咕嚕道：好太太，不要錯打了人，她是壽祕書的太太啊，人家不過是恭維我是她丈夫的老上司，才給我來裝烟的……黃氏正宮娘娘，不聽這話還可，一聽到老傢伙給她在辯讓，越發酸性大發，也不答話，打得更加上勁，張大吼的膝頭和股拐上也着了兩下子，痛入骨髓忙道：好太太，不能再打，打不得了，再打你可要準備着招人命啦，黃氏太太氣得烏眼雞也似拍的將烟槍往那一隻銅方盤中噓啣一擲，燈

翻泡碎，豆油和烟灰濺得張大吼一身一臉，壽太太那一件淺碧色巴黎綢的旗袍，彷彿已經打翻了五彩畫碟了，紅的是血，黑的是灰，黃的是油，頭破了，右手和臂灣處受了重傷，差一點兒將骨頭打斷，右腿的膝頭上，也被烟斗撞破了一大塊，鮮紅的血漬，不住價的由裏面印漬出來，只見抱頭痛哭，黃氏太太冷笑一聲道：「這老不死倒還有臉，這種爲臭窖姐兒辯白呢，你欺我是不會吸烟的外行麼，請問你是那一家裝烟的，像你這樣無恥的，恨不鑽到你這老混帳的懷中來，這個且不去說他，現在我聽得人們說，你已經又娶了一位第五太太了，並且有人告訴我，是牛局長馬科長這兩個牛生馬養的賊崽子拉他媽的皮條，這一會我且不和你说，快將五太太請了來，我們大家忝爲姐妹行，怎麼可以不見呢。」張大吼暗自急忖道：「如果漏出風來，那樓上的那個可憐女子，還想性命麼，打就打死了，他立刻堅決否認道：「決絕沒有這回事，太太你老人家絕不能聽那班混帳唆潑的，太太是明白不過的人。我張大吼早就赤了全身對着燈光菩薩發過毒咒了，我是絕對不會再去愛……她立即手指指到他的蒜頭鼻子上說，你給我安逸一點罷，我絕不會來聽你這種鬼話的，話猶未了，瞥見一個十七八歲的清秀女郎，穿一件陰丹司令布長袖旗袍，頭髮已經剪去，足上穿一雙平底學生鞋，不慌不忙的走到房中來，張廳長一眼瞧見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氣，暗道：「她飛蛾投火，自己來討死了，可恨，可恨。」紅梅到了黃太太的面前，恭恭敬敬的鞠上一躬道：「太太請息雷霆之怒，你方才說是「五太太」不敢當，就指的是我，我一切皆實逼處此，太太海量仁慈，定能容許小女子申訴一番，如果太太認爲不對，那麼，不要你老人家光火生氣，我立刻用剪自戕了，敢請太太到樓上去坐一會兒，平平氣，這些都是我的不是，又累得壽太太代人受過，我真該死，怎麼對得起人呢，她說罷，又自躬身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大禮，

黃太太一瞧見紅梅，印像先不惡劣，又加話是說得那麼婉轉，不獨不恨她，反而有些同情她了。何況她自家位列正宮，何嘗不是強迫出此呢？於是對喬紅梅說：什麼瘦太太，肥太太，我打的一些也沒有冤枉，今天總算是便宜她一條狗命，下次再和這個老不死了七搭八扯那她真個在活得不耐煩了，好我們且到樓上去，你只要爽快的將發生的事實告訴我，我是一個非常講道理的人，絕不願碰你一碰呢，你儘管放心就得啦，她說着頭也不回的隨着她上樓來了。黃太太到了樓上，紅梅立刻讓她在自己的房中坐下了。親自去倒了一杯茶，捧到的她的身邊放在茶几之上，她便開始訴說她的遭遇了，用極平和的語氣，娓娓婉婉的將自家被張廳長用強逼來作妾的事情仔細的說了一遍，黃氏太太是一個欺硬怕軟的人物，聽得這一番話，十二分同情與她，連連點頭說：這一切我皆明白了，你儘可以放心罷，不遇到我一切都不用說，既遇到了我，那麼我當然是要盡我的力量，為你盡一些兒義務，人家皆說我是一個雌老虎，其實這些話，真是冤枉也，無論什麼人，他只要睜得起我，敬我一尺，那我必然要還她一丈的，這裏的事情，老不死鬼鬼祟祟的想瞞了我，其實掩耳盜鈴，瞞了自家瞞不了別人的，可不是麼，下邊的那個賊貨壽者相的女人，太不要臉了，她想借此機會，做一個狐媚來休惑老不死了，早晨我得到了秘密的報告，午後我就要來的，可是因為有兩個小姐妹來看我，一時不得分身，直到這會來才，想不到這賊東西竟敢明目張胆的做出這一套，這真是無恥已極，她打算用狐媚子手段來給男人求昇官發財的機會，該是觸了五月裏的霉頭了吧，此番我決定叫老不死銷了壽者相的差，她越說越有氣的當兒，張廳長哭喪着臉，像個瘟神菩薩也似的，慢慢的趕上樓來了，黃氏太太見他這一副樣子，越加有氣，立即縱身起來，要跳過抓他的鬚子，嚇得他雙手捧着下頰，倒躲倒躲，幸而紅梅趕

來，來不迭的央求着，才勸止了她的行動。她雙手又到腰間，鼻子裏冷笑一聲道：「怎麼辦？你自家還不識相些，快一點說出來麼？」廳長忙道：「太太吩咐罷，我是無不照辦。」她斬釘截鐵的說：「你色濛了心，忍害天理，強迫了人家，還不將那個姓凌的放了麼？既已佔了姓喬的身體，當然正大光明的接了回去，還要那個亡八書記的壽者相，立刻給我撤職，這三件事，立刻就要給我辦到了，否則可不要怪我存心與你胡亂，你得仔細點了。」張廳長道：「前兩條當然照辦，可是姓壽的也沒有一點差池，怎好平白地壞了人家的差事呢？」黃太太冷笑道：「是的，果然是個好下僚，連自家的女人，也會不惜工本的給人家做白相頭具，你要他，我偏不要他的。」廳長一聽到聲口不對，立刻答應道：「是是，照辦，照辦。」明天準定撤他的職位。她爭吵了半天，這一會渾身有些發軟了，廳長知道和解的機會來了，立即叫丫頭下去，將那一副傢伙換了一隻燈頭，拿到上面來，親自動手給太太燒烟，太太抽了十數筒，精神又來了，便將廳長趕到沙發上去躺着，叫紅梅在對面躺着，閑話了一番，天已欲亮了。丫頭辦好了麵點捧上來，大家胡亂用了點，她也不回去了，就與紅梅在一張床上和衣而臥，到了十二點鐘才起身，廳長在沙發上蜷伏到九點鐘，不能再睏，悄悄的先自回去了。黃太太起來，第一件事先打電話到搬場公司，叫了兩部搬場車子來，將樓上的傢伙完全搬了回去，最後她與紅梅一同下樓上了自備汽車，風馳電掣的開回老公館了。好者張公館的屋宇宏大，房間多如蓬蓬，不上一小時，紅樓一角精緻華麗的兩個大房間，已經佈置得妥當了。紅梅見她對待自己並不像想像中那麼惡劣，她是一個容易自解知足的人，只要雲閣能夠真的沒有什麼危險放出了，她便是受一些精神上的苦痛，也能夠拿物質來賠償的，誰知道在第四天的下午，她突然接到劍華一個緊急的電話，告訴她說：雲閣不獨沒有放下來，而且已經被大吼的

衛隊害死了，這是確確實實毫無虛假的事情，她幾乎昏厥在電話的旁邊，她呆呆的不能回答，含着眼淚將電話掛上了，奔到黃太太的房中撲地跪在她的面前放聲大哭，小黃太太忙問原因，她一面哭，一面將上項的事情告訴了她，她也不勝的憤怒，連忙將她從地上提了起來，只能用好言安慰罷了，迨到晚間廳長回來了，小黃太太仗義執言將廳長批責得體無完膚，初起他還嘴強狡賴，後來這才軟了下來，從實說出來，原來那一天有一個聽差的到壽家去，當着紅梅向張大吼方欲報告某一項消息時，却給張大吼罵退了，也便是那一天的晚間，由四名衛隊將凌雲閣從拘留所中提出來，押赴南市斜土路黑橋頭槍斃之後，順手掩埋了。大吼深恐露出馬脚來，便將他叱開了，其實紅梅的心中却早有些兒明白，不過她還不能確定凌雲閣究竟遭受的命運如何，所以在當時紅梅並沒有問她，如今黃氏太太聽得這一番話，真是十二分的為她不平。待到了廳長回來，立刻板下了面孔來，嚴厲追詰，廳長知道瞞得了一時，却瞞不了許久，索性老老實實對他倆說明白了，黃太太首先跳起來用手指着老頭子的鼻尖切齒問道：你倒底犯了什麼星宿在身上了，怎麼動不動的就要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舉止來呢？你說罷，姓凌的與你往日無仇今日無冤，平白的送斷了人家一條性命，你將必須害他的理由，且來說一點與我聽聽看。張大吼哭喪着臉半嚮才說：這些皆怪那班野狗雜種不好，在我的面前說好說惡，弄得我心悻意亂，無所適從了，現在我也在後悔啊，我所以討厭他者，不過是怕他從中作祟，如今紅梅已經服服貼貼的成了我的側室了，我何苦要去為難他呢，現在唯一的辦法，便是厚恤死者的家屬，和好生下葬，請僧道來超度他，除此別無他法可想了。紅梅悲不自勝的眼對窗外呆呆的望了好半天，歎了口一氣道：「雲哥，我沒齒不忘的恩公，你死了……你……你的性命斷送在我的手中

啊，我不來嫁與廳長，你或者不致被殺呢，我怎麼對你得起，談什麼慚愧，他是一個獨養兒子，爲了反對父母爲他強制訂婚，一怒而到上海來的，他父親也是皖省一位知名的人物，家財雖沒有你廳長這麼大，可是在我們一邑中，却沒有第二家及得上他家富有了。你廳長便是送上十萬元的撫恤費到他家去，我敢說不見得會收下去的，還有僧道超度的一回事，更可不必，一個人已經無端被殺，則魂飛魄散，那個瞧見超度有益於冥鬼，他能提出什麼證據來算？廳長，祝你朱衣萬代，姓凌的四房共此一子，却輕輕的送在你輕輕的一領首之中了，我實在不懂，廳長瞧中我，已來給你老人家消愁解悶，作玩物了，你不是再三答應我第二天就放他的嗎？你必然要殺了他，是不是還怕我不是真心誠意來嫁給你，難道已經給你污了的身體，再去獻與有恩與我的人麼？這種卑鄙不齒的行動，只有畜類才幹得出來呢，有理性的人，我想絕不肯這樣的做。大吼一言不發，小黃也在一邊嘮嘮叨叨的說：狼心狗肺的老不死，將來死了，連野狗也不願走過你的墳墓，稍稍修一點餘步地，給兒孫罷！我的聰明太爺，張大吼垂頭喪氣的說：好了，事情已經在這兒了，還有什麼可說。總之事情已經做錯了，一切都遵照你們的吩咐便了，紅梅拭乾了淚痕望着窗外，呆呆的不發一言，終於小黃太太排解，準於明日以高貴的壽衣壽材，將死者妥爲安葬，除此之外實無他法，可使紅梅出一口氣了。紅梅辭出回到自家的房中來，真個是心如刀絞，窗外淒風颯颯秋雨森森，一盞二百枝光的電燈，似乎也了解室中主人的悲哀，淡黯得一點兒光芒也沒有。她坐在窗前，悶悶無言，低下頭來，腦海中儘在回映着過去的一幕一幕，還記得胡四福是如何來向她老父逼債，這個見義勇爲不畏強暴的英俊青年，竟給流氓們一頓嚴重的教訓，後來又如何的到劍華醫院中去養傷，第一次已入虎口，是劍華去替換他出來，第二次……唉，

想不到這第二次……她淚下如雨。她呆想着一個英俊端正有熱血有靈魂的青年毫無緣無故的被惡魔吞了。更想不到自家失了聖潔的童貞，依然沒有換得轉他一條生命來。想到這裏越覺得悲從中來，好似萬箭穿心，沙沙沙窗外一陣秋風，一陣涼雨。她飲泣到一時以後，力竭聲嘶可憐，一手支頤，一霎時矇朧起來。瞥見一個蒙面人悄悄的走進來，將她的雙手握住，她嚇得一跳，正待……忽聽他低聲說，紅梅賢妹，快別聲張，更勿害怕，尤其不要作無謂的悲傷，你知道麼？我並沒有死啊，我要向這惡魔報復。你也得放出胆量與勇氣幫助我成功……她又驚又喜的問道：你……雲哥，你現在住在那兒，那知她一言未了，他忽然怒形於色，恨恨的說：人家與談正經事，你却問我住處幹什麼，他說着伸手一推，她驚呼一聲，星眼微睜原來南柯一夢。窗外的淒風苦雨，依然淅淅瀝瀝的不停，她望慘淡的檯燈，又自流淚了。這正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讀者如欲知詳細的結果請待下集中詳細交代明白了。

封面繪意：一發千鈞，奸人天助。



洋裝一冊